



十三經注疏

禮記三

5712
476
57

五十七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七

檀弓上

禮記

鄭氏注

孔穎達疏

大公封於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

齊大公受封留

為大師死葬於周子孫生焉不忍離也五世之後乃葬於齊

君子曰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

言其似禮樂之

義。樂樂並音岳一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丘首

仁也

正丘首正首丘也仁恩也。首手又反注同

疏

此大節論忠臣不欲離

王室之事太公封於營丘者周之大師大公子孫比及五世雖死也反葬於鎬京陪文武之墓其大公子孫比及五世雖死於齊以大公在周其子孫皆反葬於周也言反葬者既從周嚮齊今又從齊反往歸周君子善其反葬似禮樂之意故云

波
18
87

禮記

所錄支
實批那
長卷禮記
同前禮記

先王制禮。樂者樂其所自生。謂愛樂已之王業。所由生以制樂名。若舜愛樂其王業。所由能紹堯之德。即樂名大韶。禹愛樂其王業。所謂由治水。廣大中國。則樂名大夏。禮不忘其本者。謂先王制禮。其王業根本由質。而與制禮尚文。也是不忘其本也。禮之與樂。皆是重本。今反葬於周。亦是重本。故引禮樂以美之。君子既引禮樂。又引古之人有遺言云。狐死正丘首。而嚮丘。所以正首而嚮丘者。丘是狐窟穴。根本之處。雖狼狽而死。意猶嚮此。丘是有仁恩之心也。今五世反葬。亦仁恩之心也。但樂之與禮。兩文相互。樂云樂其所自生。則禮當云反其所自本。禮云不忘其本。則樂當云不忘其生也。樂云樂其所自生者。初生王業。因民之所樂。而得天下。今王者制樂。自愛樂已之所由得天下。樂者是王者自樂。不據民之所樂也。○注齊大。公受封至齊。曰營丘。正義曰。知留為大師者。案詩大雅。云維師尚父。毛傳云。師。大師也。史記齊世家云。大公望呂尚者。東海上人也。四嶽之後。尚佐武王伐紂。為大師。云死葬於周。子孫是。大公所生焉。故不忍離其先祖。非謂子孫生在於周。子孫生焉者。不忍離其生處。必五世者。五世之外。則服盡也。然觀經及注。則太公之外。為五世。便是玄孫之子。服盡亦反者。其實反葬。正四世。知者案世本。大公望生。丁公伋。

飯生心。公得得生。猶公慈母慈母生哀。公不臣案齊世家。哀公荒淫。被紀侯譖之。周周夷王烹哀公。亦葬周也。哀公是大公玄孫。哀公死。弟胡公靖立。靖死。獻公山立。山死。武公壽立。若以智生為五世。則武公以上皆反葬於周。若以為君五世。則獻公以上反葬。周二者未知孰是。云齊曰營丘者。地理志云。臨淄縣。齊大公所封。案釋丘云。水出其前。而左曰營丘。以水營遶。故曰營丘。然周公封魯。其子孫不反葬於周者。以其有次子。在周。世守其地。則春秋周公是也。故鄭康成作詩譜云。元子伯禽封魯。次子君陳。世守采地。下云。延陵季子葬於贏博之間者。古禮也。故舜葬蒼梧。周則族葬。故家人云。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為左右。凡諸侯居左。○伯魚之母死。右以前卿大夫士居後。各以其族是也。○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伯魚孔子子也。名鯉。猶去。子聞之曰。誰與哭者。門人曰。鯉也。夫子曰。嘻。其甚也。○伯魚聞之。遂除之。疏。伯魚聞之。遂除之。與音餘。下餘。閣也。與同。伯魚聞之。遂除之。疏。伯魚聞之。遂除之。之。○正義曰。此一節論過哀之事。注。嘻。悲恨之聲。○正義曰。悲恨之聲者。謂非責伯魚悲恨之聲也。時伯魚母出。父在。

為出母亦應十三月詳十五月禫言期而猶哭則是祥後禫
前祥外無哭于時伯魚在外哭故夫子怪之恨其甚也或曰
為出母無禫期
○舜葬於蒼梧之野舜征有苗而死
後全不合哭
舜曰陟方乃死蒼梧於周南越之地
蓋三妃未之從也
今為郡。梧音吾陟知力反升也。一蓋三妃未之從也
古者不合葬帝嚳而立四妃矣象后妃四星其一明者為正
妃餘三小者為次妃帝堯因焉至舜不告而取不立正妃但
三妃而已謂之三夫人離騷所歌湘夫人舜妃也夏后氏增
以三三而九合十二人春秋說云天子取十二即夏制也以
虞夏及周制差之則殷人又增以三九二十七合三十九人
周人上法帝嚳立正妃又三二十七為八十一人以增之合
百二十一一人其位后也夫人也嬪也世婦也女御也五者相
參以定尊卑。嚳苦毒反高辛氏帝也騷素刀反一音蕭湘
差初佳反又初。季武子曰周公芟禘禘。禘謂合葬合
宜反嬪嬪人反。季武子曰周公芟禘。禘謂合葬合
來。禘。禘葬至蓋禘。正義曰此一節論古者不合葬
音父。禘之事。舜葬於蒼梧之野者。舜南巡守因征有苗
而死以古代不合葬且天下為家故遂葬於蒼梧之野。蓋
三妃未之從也者從猶就也古不合葬故舜之三妃不就蒼

梧與舜合葬也云蓋者錄記之人傳云舜時如此未知審也
故云蓋未之從者記人以周公始附舜時未有此禮故云未
之從也記者既論古不合葬與周不同引季武子之言云周
公以來蓋始附葬附即合也言將後喪合前喪武子去周公
不遠無可疑亦云蓋者意有謙退不敢指斥事雖不疑亦云
蓋也故孝經夫子云蓋天子之孝也蓋諸侯之孝也非是不
知謙為疑辭。注舜征至為郡。正義曰鄭案淮南子云舜
征三苗而遂死蒼梧山記云舜踐帝位三十九年南巡守崩
于蒼梧之野葬于九疑山是為零陵案尚書竄三苗于三危
在西裔今舜征有苗乃死於蒼梧者張逸荅焦氏問云初竄
西裔後分之在南野漢書地理志有蒼梧郡是今為郡名也
。注古者至尊卑。正義曰知帝嚳立四妃者案大戴禮帝
繫篇云帝嚳卜四妃之子皆有天下長妃有邵氏之女曰姜
嫫生稷次妃有娥氏之女曰簡狄生契次妃陳豐氏之女曰
慶都生堯次妃厥氏之女曰常宜生帝摯帝摯崩帝摯即位
摯崩而堯立鄭此注用帝繫之文稷為堯之異母弟也及注
詩生民之篇與此異也以爲姜嫫是高辛之世妃謂高辛後
世子孫之妃用命麻序之文以爲帝嚳傳十世姜嫫是帝嚳
十世以後子孫之妃云象后妃四星案援神契云辰極橫后
妃四星縱曲相扶案祭法云帝嚳能序星辰以著衆明象星

立妃也云帝堯因焉者以此經云舜三妃未之從明堯亦四
妃也云舜不告而取者案孟子萬章問孟子云舜不告而取
何也孟子曰告則不得取父母終不為取妻是絕其後也云
但三妃而已者案帝王世紀云長妃娥皇無子次妃女英生
商均次妃癸比生二女宵明燭光是也云離騷所歌湘夫人
者案楚辭九歌第三曰湘夫人云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
愁予是也王逸注離騷云娥皇女英墮湘水溺焉又秦紀云
死而葬焉非溺也山海經以爲二女此云三者當以記爲正
山海經不可用云周人上法帝警立正妃者案昏義后一夫
人三是也若然案鄭注尚書帝乙妾生微子後立爲正妃生
紂殷已有后者謂三妃裏之正仍無后也云夫人也者即舜
之三妃也嬪也者即夏所增九女也世婦也者即殷所增二
十七人也女御也者即周所增八十一人也自夏以下節級三
倍加之

曾子之喪浴於

爨室

見曾元之辭易簣矯之以謙儉也禮死浴於適
室○爨七亂反矯居表反儉其檢反適于麻反

曾子至爨室○正義曰此一節論曾子故爲非禮以正其子
也○注見曾至適室○正義曰案上易簣之後反席未安而
沒焉得有浴爨室遺語者以反席之前欲易之後足可有言
但記文不備必知謂曾元之辭易簣故矯之者曾子達禮之

人應須浴於正寢今乃浴於爨室明知意有所爲故云矯之
也云禮死浴於適室者士喪禮死於適室下云甸人掘坎于
階間爲塗於西牆下新盆槃瓶造于西階下乃浴於○大功
適室也於爨室爲謙無甸人掘坎爲塗之事是儉也○大功

廢業或曰大功誦可也

許其口○疏○正義曰此

一節論遭喪廢業之事大功廢業者業謂所學習業則身有
外營思慮他事恐其忘哀故廢業也誦則在身所爲其事稍
靜不慮忘哀故許其口習言或曰者以其事疑故稱或曰然
錄記之人必當明禮應事無疑使後世作法今檢禮記多有
不定之辭仲尼門徒親承聖旨子游祔裘而弔曾子襲裘而
弔又小斂之奠或云東方或云西方同母異父昆弟魯人或
云爲之齊衰或云大功其作記之人多云蓋多云或曰皆無
指的並設疑辭者以周公制禮永世作法時經幽厲之亂又
遇齊晉之強國異家殊樂崩禮壞諸侯奢僭典法訛舛是以
普天率土不閑禮教故子思聖人之脣不喪出母隨武子晉
之賢相不識殺烝作記之人隨後撰錄善惡兼載得失備書
但初制禮之時文已不具略其細事舉其大綱況乃時經離
亂日月懸遠數百年後何能曉達記人所以不定止爲○子
失禮者多推此而論未爲怪也亦兼有或人之言也

張病召申祥而語之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

申祥子張子欲使執喪成已志也死之言漸也事卒為終消盡為漸太史公傳曰子張姓類孫今日申祥周秦之聲二者相近未聞孰是語魚據反漸本又

乎言易成也疏張子張至幾乎正義曰此一節論子張將終戒勗其子之事子張病困召

張言此欲令子執治其喪每事從禮使我得成君子吾今日其庶幾乎者庶幸也幾冀也言吾若平生為惡不可幸冀為君子之人吾即平生以善自修今日將死其幸冀為君子乎汝但執喪成禮以助我意則功名得存但身終而已注申祥至孰是正義曰知申祥子張子者以病而召之與曾子召申元同故知子張子也云大史公傳曰子張姓類孫者案史記大史公姓司馬名談前漢人作太史官修史未成而卒其子遷續成史記作仲尼七十二弟子傳云子張姓類孫今日申祥者謂今禮記作申祥云周秦之聲二者相近者謂周國秦國之人言申與類聲音相近今不知類是知申是

故云未聞孰是也。曾子曰始死之奠其餘閣也與改新

謂度藏食物。奠田練反閣音各。度字又作廢同九毀反又居僞反。疏曾子至也與正義曰此一節論初死奠之所用之事始死之奠者鬼神所依於飲食故必有祭酌但始死未容改異故以生時度閣上所餘脯醢以為奠也士喪禮齎醢畢以脯醢升自阼階奠于尸東此之謂也注不容至食物正義曰閣架橙之屬人老及病飲食不離寢恐忽須無常故並將近置室裏閣上也若死仍用閣之曾子餘奠者為時期切促急令奠酌不容方始改新也

曰小功不為位也者是委巷之禮也譏之也

親疏敘列哭也委巷猶街里委曲所為也街音佳子思之哭嫂也為位善之也

嫂叔無服。嫂有服者姊姒婦小功倡先也婦人倡踊倡昌尚反注同踴音勇姊

姒大計反。申祥之哭言思也亦然說者云言思子游

弟亦無服過此以疏曾子至亦然正義曰此一節論無

往獨哭不為位

曾子以為哭小功之喪當須為位時有哭小功不為位者故
曾子非之云若哭小功不為位者是委細屈曲街巷之禮言
禮之末略非典儀正法既言其失乃引得禮之人子思之哭
嫂為親疏之位於時子思婦與子思之嫂有小功之服故子
思之兄弟言思亦於是亦如子思也。注位謂至為也。正義
曰知位謂親疏敘列者以其子思哭嫂為位下云婦人倡踊
庶人微賤在街巷里邑委細屈曲所為不能方正也此子思
哭嫂是孔子之孫以兄先死故有嫂也皇氏以為原憲字子
思若然鄭無容不注鄭既注不注皇氏非也孔氏連叢云一子
相承以至於九世及史記所說亦同者不妨雖有二子相承者
唯存一人或其兄早死故得有嫂且雜說不與經合非一也
○注婦人弟長也鄭注婦人弟者兄弟之妻相名也長婦謂
報傳云弟長也鄭注婦人弟者兄弟之妻相名也長婦謂
婦為弟婦婦謂長婦為弟婦謂據婦年之長幼則不據夫
年之大小故成十一年左傳云聲伯之母魯宣公弟叔舒
以妾為嫂穆姜魯宣公夫人聲伯之母魯宣公弟叔舒之妻
是弟妻為嫂又昭二十八年左傳云子容之母走謁諸姑曰
長叔姒生男子容之母伯華之妻也長叔姒是伯華之弟叔

盼之妻是亦謂弟妻為嫂也皆不繫夫身長幼云倡先也者
案詩云倡予和女是倡為先。注言思子游之子中詳妻之
昆弟者謂妻之親昆弟也自此以外皆不為位故奔喪禮
禮哭妻之黨於寢鄭引逸奔喪禮云一哭而已不為位矣。
古者冠縮縫今也衡縫 縮從也今禮制衡縫讀為橫
縮所六反縫音逢又扶用反下同 故喪冠之反吉非
衡依注音橫華彭反從子容反 故喪冠之反吉非

古也 解時人之惑喪冠縮縫 疏 古者至古也。正義曰
之惑也古者自殷以上也縮直也殷以上質吉凶冠皆直縫
直縫者辟積攝少故一前復直縫之。今也衡縫者今周
也衡橫也周世文冠多辟積下復一直縫但多作攝而并
橫縫之。故喪冠之反吉非古也者周吉冠文故多積攝而
橫縫也若喪冠質猶疏辟而直縫是喪冠與吉冠相反故云
喪冠之反吉也而時人因謂古時亦喪冠與吉冠反故記者
釋云非古也正是周世如 曾子謂子思曰彼吾執
此耳古則吉凶冠同從縫 曾子謂子思曰彼吾執
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七日 言已以疾時
禮而不如此。

飯音急漿
子良反

子思曰先王之制禮也過之者俯而

就之不至焉者跂而及之故君子之執親之

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三日杖而后能起

子言難繼以禮抑之。俯音甫。跂。丘。反。為。于。偽。反。疏。曾子至能起。正義曰此一

禮子思以正禮抑之事。曾子謂子思。已居親之喪

能行於禮。故云。吾水漿不入於口。七日。意疾時。人行禮不如

已也。故子思以正禮抑之云。古昔先代聖王制其禮法。使後

人依而行之。故賢者俯而就之。不肖者跂而及之。以水漿不

入於口。三日尚以杖扶病。若曾子之言。即後人難為繼也。曾子曰。小功不稅。據

而言也。日月已過。乃聞喪而服。曰稅。大功以上。則。是。遠。兄

弟。終。無。服。也。言相離遠者。而可乎。以已思。疏。曾子

乎。正義曰。此一節論曾子怪於禮。小功不著稅。服之事。曾

子以為依禮。小功之喪。日月已過。不更稅。而追服。則是遠處

兄弟。聞喪。恒晚。終無服。而可乎。言其不可也。曾子仁厚。禮雖

如此。猶以為薄。故怪之。此據正服。小功也。故喪服小記云。降

而在。絕小功者。則稅之。其餘則否。鄭康成。義若限內。聞喪。則

追全服。若王肅。義限內。聞喪。但服。殘日。若限滿。即止。假令如

王肅之義。限內。祇少一日。乃始聞喪。若其成服。未得。伯

成。即除也。若其不服。又何名。追服。進退無禮。王義非也。伯

高之喪 伯高死時在衛。未聞何國人。孔氏之使者未至。謂賻者

反賻音附。冉子攝束帛乘馬而將之。冉子孔子弟

賻芳用反。冉子攝束帛乘馬而將之。冉子孔子弟

賻也。乘繩證反。四馬曰乘。貸他代反。孔子曰。異哉。徒使我不誠於

伯高 徒猶空也。禮所以副忠信也。忠信而無禮。何

至伯高。正義曰。此一節論禮所以副忠信之事。各依文解

之。注冉子至貸也。正義曰。案仲尼弟子傳。冉有名求。魯

人也。攝猶貸也。謂冉子見孔子。使人未至。貸之以束帛。乘馬

而行禮。孔子至伯高。孔子既聞冉有貸之行禮。故怪恨

之云。空使我不得誠信。行禮於伯高。注徒猶至傳乎。正

而無禮謂無忠信也既無忠信禮何傳乎言不可傳行也冉
有代孔子行弔非孔子本意是非孔子忠信虛有弔禮若孔
子重遣人更弔即彌為不可故云伯高死於衛赴於

空使我不得誠信行禮於伯高孔子曰吾惡乎哭諸以其

孔子赴告也凡有舊恩孔子曰吾惡乎哭諸以其

尚新。惡音烏兄弟吾哭諸廟父之友吾哭諸廟

門之外別親疏也。別師吾哭諸寢朋友吾哭諸

寢門之外所知吾哭諸野別輕於野則已疏

於寢則已重已猶夫由賜也見我吾哭諸賜

氏本於愚哭於子貢寢門之外。夫音音拱遂命子貢

為之主明思曰為爾哭也來者拜之知伯高而

來者勿拜也異於正主。為于偽反下注為其疾為瘞

疏伯高至拜也。正義曰此一節論親疏所哭之處各

必哭諸廟及廟門外者兄弟是先祖子孫則哭之於廟此殷

禮周則哭於寢故雜記云有殯聞遠兄弟之喪哭之側室若

無殯當哭諸正寢父之友與父同志故哭諸廟門外非先祖

之親故在門外也。注別輕重也。正義曰師友為重所知

為輕所以哭師於寢寢是已之所居師又成就于已故哭之

在正寢此謂殷禮若周禮則奔喪云師哭諸廟門外故鄭答

趙商之問亦以為然孫炎云奔喪師哭諸廟門外是周禮也

依禮而哭諸野若不依此禮則不可故下云惡野哭者以違

禮為野哭也。曰為至拜也。夫子既命子貢為主又教子

貢拜與不拜之法若與女相知之人為爾哭伯高之故而來

弔爾者則爾拜之若與伯高相知而來哭者女則勿拜也凡

喪之正主知生知死來者悉拜今與伯高相知而來不拜故

鄭云異於正主○曾子曰喪有疾食肉飲酒必有草木之

滋焉增以香味為其疾不嗜以為薑桂之謂也為

者謂薑桂。薑居良反。曾子至謂也。正義曰此一節

注為記至薑桂。正義曰知非曾子之言而云為記者以上云草木之滋焉下云以為薑桂之謂也是解上草木之滋豈可曾子自言還自解乎故。子夏喪其子而喪其

明。明目精。而喪息浪。曾子弔之曰吾聞之也朋

友喪明則哭之。曾子哭子夏亦哭曰天乎

予之無罪也。曾子怒曰商女何無罪也

吾與女事夫子於洙泗之間。言其有師也洙泗魯

洙音殊泗音四。退而老於西河之上。西河龍門至華

使西河之民疑女於夫子爾罪一也。言其不

喪爾親使民未有聞焉爾罪二也。言居親喪無

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言隆於而曰女何

無罪與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過矣吾過矣

也。與音餘。吾離羣而索居亦已久矣。羣謂同門朋

也。離羣羣朋友也。上音晉索。疏。子夏至久矣。正義曰

悉各反猶散也。下注索居同。此一節論子夏恩隆於

子之事案仲尼弟子傳云子夏姓卜名商魏人也哀喪其子

而哭喪失其明曾子是子夏之友故云朋友喪明則哭之子

夏喪子之時曾子已弔今為喪明更弔故曾子先哭子夏始

哭云疑女於夫子者既不稱其師自為談說辨慧聰睿絕異

於人使西河之民疑女道德與夫子相似皇氏言疑子夏是

夫子之身然子夏魏人居在西河之上姓卜名商西河之民

無容不識而言是魯國孔丘不近人情皇氏非也。夫晝居於內問其疾可

也。晝知又反。夜居於外弔之可也。似有是故君

子非有大故不宿於外。大故謂喪憂。非致齊也非疾

也不晝夜居於內。內正寢之中。齊側皆反。疏。夫晝至於內。

正義曰此一節

論君子居處當合於禮各依文解之。○注大故謂喪憂。○正義曰上文云夜居於外弔之可也。○鄭云似有喪此注兼云憂者以其文云大故語意既寬非獨喪也。故周禮每云國有大故皆據寇戎災禍故此兼云憂也。身既有憂而夜在於外者既憂禍難不暇入內或與臣下外人夜裏在外圖謀禍患此謂中門外也。故禮斬衰及期喪皆中門外為廬。室是有喪夜居中門外也。非致至於內。○平常無事之時或出或入雖晝居於外亦有入內雖夜居於內亦有出外時唯致齊與疾無間晝夜恒居於內。故云非致齊也。非疾也不晝夜居於內。○注內正寢之中。○正義曰恐內是燕寢故云正寢之中必知正寢者以其經云非致齊不居於內致齊在正寢疾則或容在內寢若危篤亦在正寢上文云晝居於內問其疾可也不問齊者齊是為祭之事衆所共知不須問也。此齊在內祭統云君致齊於外夫人致齊於內對夫人之寢為外內耳。○高子臯之執親之喪也。○弟子名柴。泣血三年。言泣無聲。○未嘗見齒。○言笑之微。○君子以為難。○言不能如血出。○高子至為難。○正義曰此一節論高柴居喪過禮然不能如血出。○高子至為難。○正義曰此一節論高柴居喪過禮

義曰案史記孔子弟子傳高柴鄭人字子臯。○注言泣無聲如血出。○正義曰凡人涕淚必因悲聲而出若血出則不由聲也。今子臯悲無聲其涕亦出如血之出故云泣血。○注言笑之微。○正義曰既云泣血三年得有微笑者凡人之情有哀有樂哀至則泣血樂至則微笑。○凡人大笑則露齒本中笑則露齒微笑則不見齒。○君子以為難。○君子以高柴所為凡人難可為之何者凡人發聲始涕出樂至為。○哀與其不當物也寧無哀。○惡其亂禮不當物謂精龕廣狹不應法此不復音當丁浪反注同惡烏路反。○齊衰不以邊坐。○本又作儻七奴反狹音洽應應對之應。○齊衰不以邊坐。○大功不以服勤。○為喪喪服邊偏倚也。○衰息。○疏。○至服勤。○正義曰此一節論衰裳升數形制必須依禮及著服不得為衰之事各依文解之。○衰與其不當物也者此語乃通於五服而初發斬衰也。衰喪服也。當猶應也。物謂升縷及法制長短幅數也。衰以表情故制有法度若精龕不應廣狹乖法便為失禮故云寧無衰也。是雖有不如無也。○齊衰不以邊坐者因上寧無衰以廣其事也。邊坐謂偏倚也。喪服宜敬

坐起必正不可著衰而偏倚也齊衰輕既不倚斬重不言亦可知也○大功不以服勤者大功雖輕亦不可著衰服以為勤勞事也齊衰言不邊坐則大功可也○孔子之衛遇大功不勤則齊衰固不可而小功可也

舊館人之喪前日君所使舍已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貢

說驂而賻之賻助喪用也驂馬曰驂○稅本又作說同他活反徐又始銳反下及注同驂七南反

夾服馬也驂芳非反子貢曰於門人之喪未有所說驂說

驂於舊館無乃已重乎言說驂大重比於門人恩為偏頗○頗破多反夫

子曰予鄉者入而哭之遇於一哀而出涕也舊館人恩雖輕我入哭見主人為我盡一哀是以厚恩待我我為出涕恩重宜有施惠○鄉本又作嚮許亮反出如字

徐尺遂反涕音體施始豉反予惡夫涕之無從也小子行之無他物可以易之者使遂

疏孔子至行之○正義曰此節論孔子欲示人行禮副忠

信之事各依文解之○注前日君所使舍已○正義曰知非舊所經過主人必以為君所使舍已者若是經過主人當云

遇舊主人之喪故禮稱皆云主人是以前傳云以為東道主

又云昔吾主於趙氏皆主人為主今此云館人明置館舍於

已故以為君所使舍已者○注賻助至曰驂○正義曰謂助

生者喪家使用故既夕禮知死者賻知生者賻是賻為助生

也熊氏以此賻助喪用謂助死者因云賻得生者死兩施熊氏

非也案隱元年穀梁傳云錢財曰賻此用馬者即財也故少

儀云賻馬不入廟門云驂馬曰驂者說文云驂旁馬是在服

馬者案王度記云天子駕六馬諸侯四大夫三士二古毛詩

云天子至大夫皆駕四孔子既身為大夫若依王度記則有

一驂馬也若依毛詩說則有二驂馬也○子貢至行之以子

貢不欲說驂故夫子語其說驂之意云我所說驂者我鄉者

入而哭之遇值主人盡於一哀是厚恩待我我為之出涕既

為出涕當有厚施惠予惡夫涕之無從者謂我感舊館人恩

深涕淚交下豈得虛然客行更無他物易換此馬女小子但

將驂馬以行之副此涕淚然論語云顏回之喪子哭之慟慟

比出涕慟則為甚矣又舊館之恩不得比顏回之極而說驂

於舊館惜車於顏回者但舊館情疏厚恩待我須有賵賻故

於舊館惜車於顏回者但舊館情疏厚恩待我須有賵賻故

說駢賻之顏回則師徒之恩親乃是常事則顏回之死必當以物與之顏路無厭更請賣車為椁以其不知止足故夫子抑之

○孔子在衛有送葬者而夫子觀之曰善哉為喪乎足以為法矣小子識之子貢曰夫子

何善爾也曰其往也如慕其反也如疑慕謂小兒隨父

母啼呼疑者哀親之在彼如不欲還然識子貢曰豈

若速反而虞乎疾子曰小子識之我未之能

行也哀戚本也疏孔子至行也正義曰此一節論喪

注慕謂至還然正義曰言慕如小兒啼呼者謂父母在前

在後恐不逮及如嬰兒之慕疑者謂凡人意有所疑在傍徨

不進今孝子哀親在外不知神之來否如不欲還然故如疑

問喪云其反也如疑鄭注云疑者不知神之來否與此相兼

乃足子貢曰豈若速反而虞乎子貢之意葬既已竟神

靈須安豈如速反虞祭安神乎但哀親在彼是痛切顏淵

之本情反而安神是祭祀之末禮故下文夫子不許之喪饋祥肉

饋遺也饋其孔子出受之入彈

琴而后食之彈琴以孔子與門人立拱而尚

右二三子亦皆尚右做孔子也拱恭勇反做孔

子曰二三子之嗜學也嗜貪嗜市我則有姊

之喪故也二三子皆尚左復正也喪尚右右疏

孔子至尚左正義曰此一節論拱手之禮注喪尚至陽

也正義曰此既凶事尚右吉事尚左案特牲少牢吉祭皆

載右胖士虞禮是凶事載左胖者取義不同吉祭載右胖者

從地道尊右士虞禮凶祭載左胖者取其反吉故士虞禮設

洗于西階西南鄭注反吉是也孔子蚤作蚤起負手曳杖消

搖於門欲人之怪已拙羊世反歌曰泰山其頽

亦作曳消搖本又作道遙巴流卷七

上

乎

泰山衆山所仰

梁木其壞乎

梁木衆木所放

折口

人其萎乎

哲人亦衆人所仰放也以上二句喻之萎病也詩云無木不萎○委本又作萎同紆危反

注既歌而入當戶而坐

蚤坐急見人也

子貢聞之曰泰

山其頽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

吾將安放夫子殆將病也

覺孔子歌意殆幾也幾音祈又音機

遂

趨而入夫子曰賜爾來何遲也

坐則望之

夏后氏

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於兩楹

之間則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上

則猶賓之也

以三王之禮占已夢○阼才故反楹音盈夾本又作俠古洽反下注同

而

丘也殷人也予疇昔之夜夢坐奠於兩楹之

間

是夢坐兩楹之間而見饋食也言奠者以爲凶象疇發聲也昔猶前也○食如字又音嗣疇直留反

夫

明王不興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將死也

孰誰也宗尊也兩楹之間南面鄉明人君聽治正坐之處今無明王誰能尊我以爲人君乎是我殷家莫殯之象以此自知將死○嚮本又作鄉同許亮反治

直更反坐才卧反又如字處昌慮反蓋寢疾七日而

沒

明聖人疏孔子至而沒○正義曰此一節論孔子自

已○正義曰杖以扶身恒在前面用今乃反手卻後以曳其杖示不復杖也又夫子禮度自守貌恒矜莊今乃消搖放蕩

以自寬縱皆是特異尋常陵且如此故云欲人之怪已杖曳於後示不復用消搖寬縱示不能以禮自持並將死之意狀

○注梁木衆木所放○正義曰衆木棖楠之屬依放橫梁乃存立放則依也故論語云放於利而行孔曰放依也○注以

上至不萎○正義曰泰山梁木並指他物哲人其萎指夫子

之身以二物比已故云以上二句喻之云詩云無木不萎者此小雅谷風刺幽王之詩言天下俗薄朋友道絕其詩云無

草不死無木不萎證萎病○注蚤坐急見人也○正義曰君

子尋常不自當戶已歌而入即當戶而坐故云登坐坐不在
隱處是急欲見人○泰山至安放者上既云泰山梁木哲人三
句今子貢所云泰山梁木共喻哲人子貢意在忽遽不暇句別
安放者以泰山梁木共喻哲人子貢意在忽遽不暇句別
言故直引梁木哲人相喻而足揔云吾將安放○夏后至之
也者夏后氏殯於東階則猶在阼周人殯於西階則猶賓之
夏與周並言猶者以其既死無所知識孝子不忍以生禮待
之猶尚阼階以為主猶尚西階以為賓客故言猶也殷人殯
於兩楹之間不云猶者庚蔚云東階西階平生賓主所行禮
之處故云猶兩楹之間生無此禮故不云猶然禮賓主敵者
授受於兩楹之間又是南面聽朝之處庚云生無此禮於義
疑也蓋以夫子夢在兩楹而見饋食知是凶象無聽朝之事
不得云則猶尊之以有賓主二事故云與也鄭注考工記宗
廟路寢制如明堂周之明堂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則五室每
室二筵則五室之外堂上窄狹得容殯者以路寢廣大故得
容之其上圓下方五室之屬如明堂曰至明堂具解○注言
奠者以為凶象○正義曰時夫子夢見饋食不夢凶奠也但
奠禮既死之後未葬之前柩仍在未立尸主唯奠停飲食
故云奠也○注孰誰至將死○正義曰孰誰也釋語文禮有
大宗小宗故云宗尊也知兩楹之間人君聽治正坐之處者

案觀禮天子負斧依南面又顧命云牖間南嚮是天子兩楹
治事之處也每日視朝雖在路門外退坐當路寢兩楹也其
諸侯視朝亦南面知者以諸侯一國之尊故論語云雍也可
使南面鄭注言任諸侯治也則在路寢南面聽政若其燕饗
則在阼階西面燕禮大射是也案莊子聖人無夢莊子意在
無為欲令靜寂無事不有思慮故云聖人無夢但聖人雖異
人者神明同人者五情五情既同焉得無夢故禮孔子之
記文王世子有九齡之夢尚書有武王夢協之言孔子之
喪門人疑所服無喪師之禮子貢曰昔者夫子之喪

顏淵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請喪夫子

若喪父而無服無服不為哀弔服而加麻心喪三年疏孔子至無服○

論弟子為師喪制之禮各依文解之○門人疑所服者依禮
喪師無服其事分明今夫子之喪門人疑者以夫子聖人與
凡師不等當應特加喪禮故疑所服○注弔服至三年○正
義曰知為師弔服加麻者案喪服朋友麻其師與朋友同故
知亦加麻也必知喪師與朋友同者案下云孔子之喪二三
子皆經而出羣居則經出則否是弟子相為與為夫子同但

經出與不出有異明其服同也云弔服而加麻謂經與帶也皆以麻為之故云加麻也又喪服總麻章云朋友麻鄭云朋友雖無親而有同道之恩相為服總之經帶是也鄭知服總之經帶者總為五服之輕又與錫衰等同為弔服之限故知總之經帶也論云為師及朋友皆既葬除之案司服云王為三公六卿錫衰為諸侯總衰為大夫士疑衰其首服皆弁經鄭司農云錫衰者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布無事其縷鄭康成云無事其縷哀在內以服稍重故但治事其布不治事其縷鄭司農又云縷哀在內以服稍輕故得治縷也司農又云康成云無事其布哀在外以其稍輕故得治縷也司農又云疑衰十四升康成云疑之言擬也擬於吉服謂比擬吉服十升也首服弁經者鄭注司服云弁經如爵弁而素加環經鄭知如爵弁者見下文云般人啤而葬又云弁經葛而葬與神交之道呼是祭冠也故知弁經是爵弁也知加環經者以雜記云小斂環經公大夫士一也天子弔諸臣之服無問當事與不當事皆弁經也諸侯以錫衰為弔服但首服有異弔他國皆首服皮弁故喪服小記云諸侯弔必皮弁錫衰是也若弔已臣當事則弁經故服問云公弔當事則弁經於士雖當事亦皮弁諸侯雖以錫衰為常弔之服其弔士亦有總衰疑衰故鄭注文王世子云同姓之士則總衰異姓之士則疑衰鄉

大夫亦以錫衰為弔服當事亦弁經故鄭注喪服云諸侯及鄉大夫亦以錫衰為弔服當事乃弁經否則皮弁碎天子也其士之弔服則疑衰故鄭注喪服云士以總衰為喪服其弔服則疑衰也舊說以為士弔服布上素下鄭注云此實疑衰也改其裳以素碎諸侯也當事亦弁經故鄭注喪服云士弁經皮弁之時如鄉大夫凡弔服惟有弁經皆無帶也知無帶者周禮司服及服問但云弁經不云帶故知然也其朋友之服諸侯及大夫等則皆疑衰故鄭注喪服云朋友之相為服則士弔服也既特云士弔服明諸侯大夫等皆用士之弔服唯加總之經帶為異耳是以喪服朋友麻鄭注云服總之經帶又下文云子游襲裘帶經而入鄭注云所弔者朋友是朋友相為加帶几朋友相為者雖不當事亦弁經故下文云羣居則經是也其庶人鄭注喪服云庶人不爵弁則其弔服素冠委貌鄭注不顯所著之服文承疑衰素裳之下則庶人亦用疑衰或者庶人布深衣也○孔子之喪公西赤為志當服布深衣冠素委貌也

焉

公西赤孔子弟子

飾棺牆

牆之障也猶

置妻

牆柳

以布衣木如攝與○置知吏反妻所甲反衣於既反攝所甲反又所洽反與音餘

設披周也設

崇殷也 綱練設旒夏也

夫子雖殷人兼用三王之禮尊之披柩行夾引棺者

崇牙旒旗飾也綱練以練綱旒之杠此旒葬乘車所建也旒之旒縹布廣充幅長尋曰旒爾雅說旒曰素錦綱杠○披彼義反綱吐刀反韜也徐直留反注同旒直小反杠音江竿也乘繩證反廣光浪反凡度廣狹曰廣他皆放此幅方木反也乘繩證反廣光浪反凡度廣狹曰廣他皆放此幅方木反也

疏

孔子至夏也○正義曰此一節論孔子之喪送葬用三

尼弟子傳云公西赤字子華少孔子四十二歲鄭云魯人也○飾棺至夏也○孔子之喪公西赤以飾棺榮夫子故為盛禮備三王之法以章明志識焉於是素為褚褚外加牆車邊置晏恐柩車傾虧而以繩左右維持之此皆周之法也其送葬乘車所建旒旗刻繒為崇牙之飾此則殷法又韜盛旒旗之竿以素錦於杠首設長尋之旒此則夏禮也既尊崇夫子故兼用三代之飾也○注牆柳至攝與○正義曰牆之障柩猶垣牆障家故謂障柩之物為牆柳至攝與○正義曰牆之障帷荒中央材木摠而言之皆謂之為柳也縫人注云柳聚也諸飾所聚前文注云牆柳者以經直云周人牆置晏文無所對故注直云牆柳也此文為下對設披設崇設旒之事皆委曲備言故亦委曲解之故注云牆柳衣也其實牆則柳也雜

記喪從外來雖非葬節以裳帷障棺亦與垣牆相似故鄭注不毀牆之下云牆裳帷也皆望經為義故三注不同云翼以布衣木者鄭注喪大記云漢禮翼以木為筐廣三尺高二尺四寸方兩角高衣以白布畫雲氣柄長五尺云如攝與者攝與漢時之扇與疑辭鄭恐人不識翼體故云如今攝與○注披柩至綱杠○正義曰案喪大記國君熏披六鄭云設之於旁所以備傾虧也故此云披柩行夾引棺者云崇牙旒旗飾也者對下綱練設旒故為旒旗飾也謂旒旗之旁刻繒為崇牙殷必以崇牙為飾者殷湯以武受命恒以牙為飾云此旒葬乘車所建也者案既夕禮陳車門內右北面乘車載廬道車載朝服桌車載簋笠故知此旒乘車所建也凡送葬之旒經文不具案既夕禮而有二旒一是銘旒是初死書名於上則士喪禮為銘各以其物書名於末曰某氏某之柩置於西階上葬則在柩車之前至壙與茵同入於壙也二是乘車之旒則既夕禮乘車載廬亦在柩之前至壙柩既入壙乃斂乘車所載之旒載於柩車而還故鄭注既夕禮云柩車至壙祝脫載除飾乃斂乘車道車稟車之服載之而還不空以歸送形而往迎精而反此是士之二旒也其大夫諸侯則無文其天子亦有銘旒與士禮同故司常云大夫喪共銘旒鄭注云王則大常也士喪禮曰為銘各以其物初死亦置於西階將葬

移置於茵從遣車之後亦入於廣也是其一旌也司常又云
建廡車之旌廡謂與作之則明器之車也其旌則明器之旌
止則陳建於遣車之上行則執之以從遣車至壙從明器而
納之壙中此二旌也案士禮既有乘車載旌攝孤鄉之旌則
天子亦當有乘車載大常謂以金路載之至壙載之而歸但
禮文不具耳此其三旌也然則天子三旌也士以禮無遣車
故無廡車之旌但二旌耳諸侯及大夫無文熊氏以為大夫
以上有遣車即有廡旌並有三旌也云旌之旒縹布廣充幅
長尋曰旒者爾雅釋天文引之者證經中設旒夏也案鄭注
明堂位云有虞氏當言綏夏后氏當言旒以此差之古代尚
質有虞氏但注旒竿首未有縹帛故云綏也夏后漸文故有
素錦綢杠又垂八尺之旒故夏云旒也旒是太古名非交龍
之旒周則文物大備旒有九等垂之以縵繫之以旒又有交
龍之旒龜蛇之旒與夏不同夏雖八尺之旒更無餘飾又引
爾雅素錦綢杠者亦爾雅釋天文引之者
證經文綢練練則素錦用以為綢杠也

明儀為志焉

志亦謂章識

褚幕丹質

以丹布幕為褚幕覆棺不牆不娶

褚張呂反幕音莫褚幕覆棺者

蟻結于四隅

書褚之四角其文如蟻行往來相交錯蟻蚍蜉也殷

子張之喪公

之蟻結似今蛇文畫。蟻魚綺反又殷士也。學於孔子
作蚍蚍避尸反徐扶夷反蚍音浮。殷士也。殷禮
子張至士也。正義曰此一節論孔子弟子送葬車飾學孔
子行殷禮之事各隨文解之。子張之喪公明儀為志焉公
明儀是其弟子亦如公西赤為章識焉此公明儀又為曾子
弟子故祭義云公明儀問於曾子曰夫子可以為孝乎是也
。褚幕丹質者褚謂覆棺之物若大夫以上其形似幄士則
無褚今公明儀尊敬其師故特為褚不得為幄但似幕形故
云褚幕以丹質之布而為之也。蟻結者蟻蚍蜉也又於褚
之四角畫蚍蜉之形交結往來故云蟻結於四隅所以不牆
不娶者用殷禮也所以畫蟻者殷禮士葬之飾也棺蓋亦或
取蚍蜉夫子聖人雖行殷禮弟子尊之故葬兼三代之禮今
公明儀雖尊其師祇用殷法不牆不娶唯特加褚幕而已上
葬夫子用三代之飾案士喪禮既非聖人亦用夏祝商祝彼
謂祝習夏禮商禮揔是周祝也故鄭注士喪禮云夏祝習
夏禮者也夏人教以忠其於養宜故主饋食商祝習商禮
者商人教之以敬於接神宜故主衣服襲斂周人之喪皆有
夏商二祝與夫用三代之禮其義不同夫子用三代之禮
不為僭者用其大夫之禮耳必用三代文物故也。○子夏問於孔子

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夫子曰寢苦枕干不

仕雖除喪居處猶若喪也干盾也。仇音求讎也苦始弗占反草也枕之鳩反楯木又作盾食允反又音允

與共天下也不可以並生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鬪言雖

適市朝不釋兵。曰請問居昆弟之仇如之何曰

仕弗與共國銜君命而使雖遇之不鬪為負而廢君命

如之何曰不為魁魁猶首也天文北斗魁為首杓為末

主人能則執兵而陪其後為其負當成之陪步回反

疏子夏至其後。正義曰此一節論親疏報仇之法各依

雖不仕或有事須入朝故得有遇諸朝也不反兵而鬪者言

執殺之備是常帶兵雖在市朝不待反還取兵即當鬪也然

朝在公門之內兵器不入公門身得持兵入朝者案閤人掌

中門之禁但兵器不得入中門耳其大詢衆庶在臯門之內

則得人也且朝文既廣設朝或在野外或在縣鄙鄉遂但有

公事之處皆謂之朝兵者亦謂佩刀已上不必要是矛戟皇

氏以為市朝正謂市也市有行肆似朝故謂市朝此辭非也

上曲禮唯云不與共載天文不備也上曲禮云兄弟之讎不

反兵此父母之仇云不反兵又此昆弟之仇不云不反兵者

父母與昆弟之仇皆不反兵上曲禮昆弟之讎云不反兵者

謂非公事或不仕者故恒執持殺之備此文昆弟之仇據身

任為君命出使遇之不鬪故不得云不反兵也二文相互乃

足。注為負而廢君命。正義曰負猶不勝也為其鬪而不

勝廢君命也下注云為其負當成之負亦謂不勝也。注天

文北斗魁為首杓為末。正義曰案春秋運斗樞云北斗七

星第一天樞第二旋第三機第四權第五衡第六開陽第七

搖光第一至第四為魁第五至第七為杓是魁為首杓為末

仇魁首若主人能自報。孔子之喪二三子皆經而

出尊師也出謂有所之適然則凡弔羣居則經出則

服加麻者出則變服。經大結反

否

羣謂七十二弟子相為朋友。服子夏曰吾離羣而索居。

○易墓非古也

易謂芟治

草木不易者丘陵也。易以豉反注同芟所銜反。

疏

易墓非古也。正義曰此一節論墓內不合芟治之事。易謂至陵也。正義曰墓謂冢旁之地易謂芟治草木不使荒穢不易者使有草木如丘陵然言易墓非古也則古者殷以前墓而不墳。是不治易也。

○子路曰吾聞諸夫子喪禮與其

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

也。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

禮不足而敬有餘也。

祭主敬之事。吾聞諸夫子者諸之也。據所聞事於孔子也。○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此所聞事喪禮居喪之禮也。與及也。禮有餘。明器衣衾之屬也。言居喪及其哀少而禮物多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者。若物多而哀少則不如祭禮之禮也。而禮有餘謂俎豆牲牢之屬多也。言敬少而牢

多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者。若牲器多而敬少則不如牲器少而敬多也。○曾子弔於負

夏

負夏

主人既祖填池

祖謂移柩車去載處為行始也。填池當為奠徹聲之誤也。

奠徹謂徹遺奠設祖奠。填池依注音奠徹聲。王並如字處昌慮反。下同。遺奠。棄戰反。本或作遷奠。非。推柩

而反之。反於載處。榮曾子弔欲更始。○降婦人而后

行禮。禮既祖而婦人降。今反。柩婦人辟之。復升堂矣。柩無

辟音避。下辟賢辟不。從者曰禮與。怪之。從音才。用反。懷並同。復扶又反。下同。與音餘。下同。

曾子曰夫祖者且也。且未定之辭。且胡為其不

可以反宿也。從者又問諸子游曰禮與。疑

子言。子游曰飯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

阼殯於客位袒於庭葬於墓所以即遠也故

喪事有進而無退

明反極非。飯煩晚反。牖羊久反。斂力驗反。禮家凡小斂大斂之字。

皆同不重出。昨才故反。

曾子聞之曰多矣乎予出祖者善

游言且服。且服。疏。曾子至祖者。正義曰此一節論負本或作且服過。夏氏葬禮所失之事。既祖填池者案既夕禮啓殯之後。柩遷于祖重先奠。從柩從自西階正。柩于兩楹間。用夷床。鄭注云是時柩北首。設奠于柩西。此謂啓殯之奠也。質明徹去。啓奠乃設。遷祖之奠于柩西。至日側乃卸。下柩載於階間。乘蜃車載訖。降下。遷祖之奠設於柩前。西當前來時。柩猶北首。前東。近北前來者。謂棺於車東。有前後故云。前來時。柩猶北首。前東。近北前來者。謂棺於車東。有而為行始謂之祖也。婦人降即位于階間。乃設祖奠于柩西。至厥明徹祖奠。又設遺奠於柩車之西。然後徹之。苞牲取下。體以載之。遂行。此是啓殯之後。至柩車出之節也。曾子弔於負夏氏。正當主人祖祭之明。且徹祖奠之後。設遺奠之時。而來弔主人榮。曾子之來。乃徹去遺奠。更設祖奠。又推柩少退。而返之嚮北。又遣婦人升堂。至明且婦人從堂更降。而後乃行。遣車禮從。曾子者。意以為疑問。曾子云。此是禮與曾子既見主人榮。已不欲指其錯失為之隱諱云。夫祖者且也。且

是未定之辭。祖是行始。未是實行。且去住二者皆得。既得且住。何為不可以反宿。明日乃去。注祖謂至祖奠。正義曰。祖謂移柩車去載處。為行始者。案既夕禮注云。束棺於柩車。賓出。遂匠納車於階間。柩從兩楹。卸下載於車。乃迴車南出。是為祖也。祖始也。謂將行之始也。云奠徹謂遺奠。設祖奠者。案既夕禮。祖曰。明且徹祖奠。設遺奠。曾子正當設遺奠時。來主人。乃徹去遺奠。還設祖奠。似若不為遺奠。然經云。主人既祖。祖之明日。既徹祖奠之時。故謂之既祖。鄭云。祖謂移柩車去載處者。解正祖之名也。皇氏熊氏皆云。曾子雖今日來弔。遙指昨日為既祖。於文賒緩其義非也。注禮既祖而婦人降。正義曰。既夕禮。文以既祖。柩車南出。階間既空。故婦人得降。立階間。今柩車反還階間。故婦人辟之。升堂。婦人既已升堂。柩車未迴。南出。則婦人未合降也。今乃降之者。以曾子賢人。欲矜誇賓於此。婦人也。言皆非者。柩無反而反之。是一非。既反之未迴。車南出。不合降。婦人而降之。是二非也。注給說。正義曰。論語云。禦人以口給。謂不顧道理。以捷給說於人也。曾子至祖者。多猶勝也。曾子自知已說之非。聞子游之荅。是故善服子游也。故言子游所說。出祖之事。勝於我所說。○曾子襲裘而弔。子游裼裘而弔。曾出祖也。

子指子游而示人曰夫夫也為習於禮者如

之何其裼裘而弔也曾子蓋知臨喪無飾夫夫猶言此丈夫也子游於時名為習禮

○裼星麻反夫夫上音扶下主人既小斂袒括髮子

游趨而出襲裘帶經而入於主人變乃變也所弔者朋友。袒括徒旱反

下古活反曾子曰我過矣我過矣夫夫是也服是善子游

疏曾子至是也。正義曰此一節論弔禮得失之事各依

文解之。子游趨而出襲裘帶經而入凡弔喪之禮主人未變之前弔者吉服而弔吉服謂羔裘玄冠緇衣素裳又袒去上服以露裼衣則此裼裘而弔是也主人既變之後雖著朝服而加武以經又掩其上服若是朋友又加帶則此襲裘帶經而入是也案喪大記云弔者襲裘加武帶經注云始死弔者朝服裼裘如吉時也小斂則改襲裘而加武與帶經矣武吉冠之卷也加武者明不改冠但加經於武喪大記所云亦據朋友故云帶經帶既在臂鄭注加武與帶經似帶亦加武者其實加武唯經連言帶耳主人成服之後弔者大夫

則錫衰士則疑衰當事皆首服弁經此子游之弔未知主人小斂以否何因出則有帶經服之而入但子游既及弔喪豫備其事故將○子夏既除喪而見見於孔子。見賢帶經行也

予之琴和之而不和彈之而不成聲樂由人心。予羊汝反下同和音禾或胡卧反

作而曰哀未忘也先王制禮

而弗敢過也作起。忘音亡子張既除喪而見予之

琴和之而和彈之而成聲作而曰先王制禮

不敢不至焉雖情異善其俱順禮疏子夏至至焉。正義曰此

禮之事此言子夏子張者案家語及詩傳皆言子夏喪畢夫子與琴援琴而絃衍衍而樂閑子騫喪畢夫子與琴援琴而絃切切而哀與此不同者當以家語及詩傳為正知者以子夏喪親無異聞焉能彈琴而不成聲而閑子騫至孝之人故孔子善之云孝哉閑子騫然家語詩傳云援琴而絃切切以為正也熊氏以為子夏居父母之喪異故不同也○司

寇惠子之喪

惠子衛將軍文子彌牟之弟惠叔蘭也生虎者○彌牟反牟莫侯反

子

游爲之麻衰牡麻經

惠子廢適立庶爲之重服以譏之麻衰以吉服之布爲衰○爲

之于僞反注爲之重服下爲之服皆同適丁麻反下文及注同

文子辭曰子辱與彌

牟之弟游

謝其存時

又辱爲之服敢辭

止之服也

子游

曰禮也文子退反哭

子游名習禮文子亦以爲當然未覺其所譏

子游

趨而就諸臣之位

深譏之大夫之家臣位在賓後

文子又辭曰

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爲之服又辱臨其

喪敢辭

止之在臣位

子游曰固以請

再不從命

文子退扶

適子南面而立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

爲之服又辱臨其喪虎也敢不復位

覺所譏也虎適子名

文子親扶而辭敬子游也南面而立則諸臣位在門內北面明矣

子游趨而就客位

行

疏

司寇至客位○正義曰此一節論子游譏司寇惠

虎者○正義曰案世本靈公生昭子郢郢生文子木及惠叔

蘭蘭生虎爲司寇氏文子生簡子瑕瑕生衛將軍文氏然則

彌牟是木之字○注爲之至爲衰○正義曰子游旣與惠子

爲朋友應著弔服加總麻帶經今乃著麻衰牡麻經故云重

服譏之云麻衰以吉服之布爲衰者案詩云麻衣如雪又間

傳云大祥素縞麻衣皆吉服之布稱麻故知此麻衰亦吉服

之布也案喪服云公子爲其母麻衣鄭注云小功布深衣者

以大夫之子爲其母厭降大功則公子爲其母厭降宜小功

布衰與此別也案弔服錫衰十五升輕於弔服而云重服以譏之者據

子游麻衰乃吉服十五升輕於弔服而云重服以譏之者據

牡麻經爲重弔服弁經大如總之經一股而環之今乃用牡

麻絞經與齊衰經同故云重也○注深譏至賓後○正義曰

大夫之賓位在門東近北大夫之家臣位亦在門東而南近

門並皆北嚮故在賓後也故盧云喪賓後主人同在門東家

臣定後則近南也○注南面至明矣○正義曰然鄭亦不知

面對子游故知臣位在門內北面也案鄭注之意前既云大夫家臣位在賓後則此又云臣位在門內北面則凡賓位在門東亦得與盧合也而前檀弓云趨而就伯子於門右注云去賓位就主人之兄弟賢者若案彼注云則未趨時賓位應在門左者以檀弓之弔當在小斂前同國并異國並在門左若諸侯禮大國賓辟寄公故在門右耳或云檀弓為異國禮譏於仲子故自處異國之賓故在門西也 ○將軍文子之喪既除喪而

后越人來弔主人深衣練冠待于廟垂涕洟

主人文子之子簡子瑕也深衣練冠凶服變也待于廟受弔不迎賓也○涕音他計反洟音夷自目曰涕自鼻曰洟音遐本又作暇音古雅反

幾乎亡於禮者之禮愷也其動也中○中禮之變○丁仲反注及

下注禮中 疏 將軍文子之喪至其動也中○正義曰此一

文子其身終亡既除喪大祥祭之後越人來弔謂遠國之人始弔其喪主人文子之子身著深衣是既祥之麻衣也首著

練冠謂未祥之練冠也待賓於廟目垂於涕鼻垂於洟子游觀之曰將軍文氏之子其庶幾乎亡於禮者之禮也者亡無也其始死至練祥來弔是有文之禮祥後來弔是無文之禮言文氏之子庶幾堪行乎無於禮之禮也所以堪行者以其舉動也中當於禮之變節也○注主人至賓也○正義曰文子之子簡子瑕也知者世本云深衣練冠凶服變也者深衣即開傅麻衣也但制如深衣練冠者謂祭前之冠若祥祭則曰長衣練之以采曰深衣○練冠者謂祭前之冠若祥祭則禘冠也此謂由來未弔者故練冠若曾來已弔祥後為喪事更來雖不及祥祭之日主人必服祥日之服以受之故雜記云既祥雖不當禘者必禘然後反服注云謂有以喪事贈賜來者雖不及時猶變服服祥祭之服以受之重其禮也其於此時始弔者則衛將軍之子始來者故練冠故雜記注引此文者者故縞冠衛將軍之子始來者故練冠故雜記注引此文者證詳後束弔之事一邊耳推此而言禫後始來弔者則著祥冠若禫後更來有事主人則著禫服其吉祭已後或來弔者其服無文除喪之後亦有弔法故春秋文九年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禭是也云待于廟受弔不迎賓也者以其死者遷入於廟故今待弔於廟就死者案士喪禮始死為君命出小斂以後為大夫出是有受弔迎賓今以除服受弔故不迎賓

也或曰此非已君之命以敵禮待之故不迎也或云此是禫後吉時來也故不在寢而待於廟也禮論亦同 幼

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謚周道也經也者實

也。所以表哀戚。掘中雷而浴毀竈以綴足及葬

毀宗躡行出于大門殷道也。明不復有事於此周

掘求月反又求勿反雷力救反綴丁劣反又丁衛反躡良輒

反復扶 學者行之。學於孔子者 疏 幼名至行之。正

周禮異之事各依文解之。幼名冠字者名以名質生若無

名不可分別故始生三月而加名故云幼名也。冠字者人

年二十有為人父之道朋友等類不可復呼其名故冠而加

字而加謚凡此之事皆周道也然則自殷以前為字不在冠

時伯仲不當五十以殷尚質不諱名故也又殷以上有生號

仍為死後之稱更無別謚堯舜禹湯之例是也周則死後別

立謚故摠云周道也士冠禮二十已有伯某甫仲叔季此云

五十以伯仲者二十之時雖云伯仲皆配某甫而言五十之

時直呼伯仲耳禮緯舍文嘉云質家稱仲文家稱叔周代是

文故有管叔蔡叔霍叔康叔聃季等末者稱季是也。掘中

至道也。此以下三句明殷禮也每一條義兼二事也中雷

室中也死而掘室中之地作坎所以然者一則言此室於死

者無用二則以牀架坎上尸於牀上浴令浴汗入坎故云掘

中雷而浴也。毀竈以綴足者亦義兼二事一則死而毀竈不

示死無復飲食之事故毀竈也二則恐死人令強足辟戾不

可著履故用毀竈之壤連綴死人足令直可著履也。及葬

毀宗躡行出于大門者亦義兼二事也毀宗毀廟也殷人殯

於廟至葬柩出毀廟門西邊牆而由于大門所以然者一則

明此廟於死者無事故毀之也二則行神之位在廟門西邊

當所毀宗之外若生時出行則為壇幣告行神告竟車躡行

壇如生時之出也故云毀宗躡行出于大門也。殷道也者

謂中雷竈宗所以掘中雷毀竈及宗是明不復有事於此處

也云周人浴不掘中雷者用盤承浴汁也是以喪大記浴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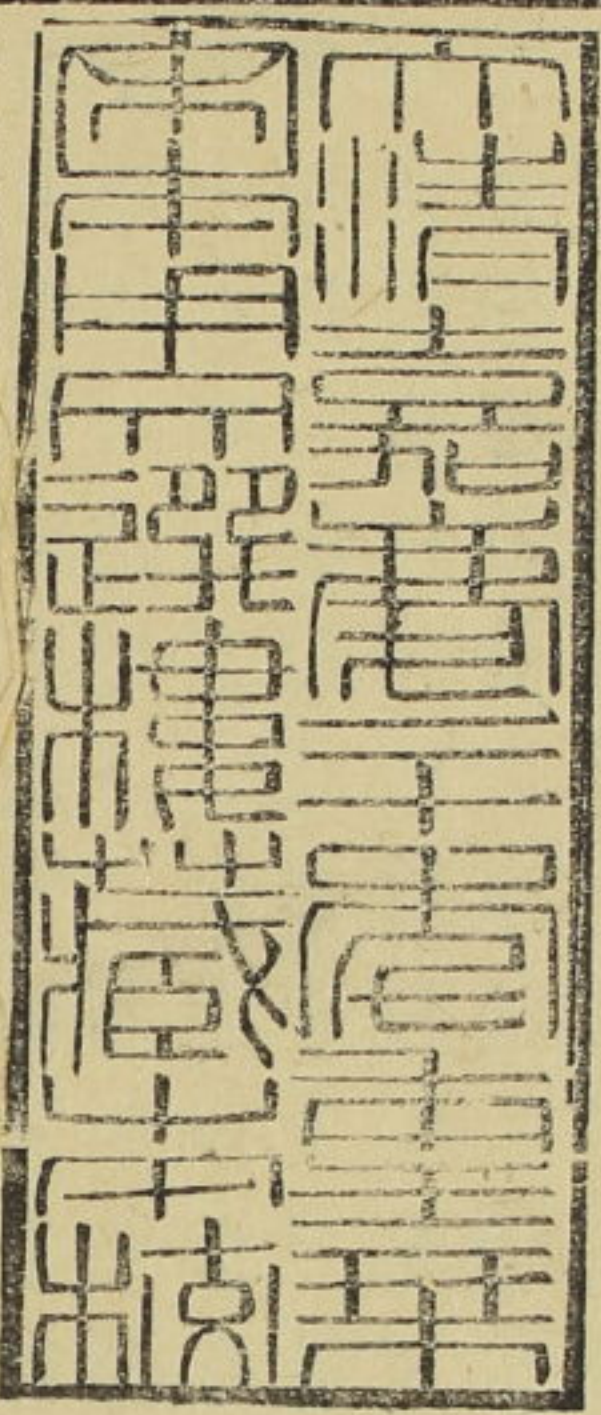
用盆沃水用料沐用瓦盤鄭注云浴沃用料沐於盤中文相

變也案鄭旨則知浴用盤也云葬不毀宗躡行者周殯於正

也。已說卷七

寢至葬而朝廟從正門出不毀宗也故士喪禮不云躡行也然周家亦不毀竈綴足而鄭注不云者以周綴足用燕几其文可見故此不言耳至於毀宗躡行掘中霤周雖不爲而經文無云不掘不毀故鄭注言之也但舉首末言之則中從可知也云毀宗毀廟門之西而出者廟門西邊牆也云行神之位當毀處之外者以其毀宗故云躡行故知行神在廟門之外當毀處之外也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七



江西南昌府學棗

禮記注疏卷七技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檀弓上

大公封於營邱節

故云先王制禮樂者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無禮字制上有所字續通解同

若舜愛樂其王業所由閩監毛本作舜此本舜誤爲

禹愛樂其王業所謂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謂作由續通解同

狐死正邱首而嚮邱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作狐死正邱首謂狐之死正邱而嚮邱續

通解同

雖狼狽而死閩監本同毛本狼作狽衛氏集說同續通解同

注齊大公受封至齊曰營邱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無受封齊曰四字

大公望生丁公彼

監毛本作丁此本誤下閩本同

舜葬於蒼梧之野節

五者相參

閩監毛本同嘉靖本同惠棟按宋本參作三宋監本同岳本同通典五十八引作五者相參

周公蓋祔

閩監毛本同岳本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按宋本祔作附石經同注放此

且天下為家

閩本同惠棟按宋本同監毛本且誤目

未知審也

閩監毛本也作悉衛氏集說作未之審悉

記人以周公始附

閩監毛本附作祔下蓋始附葬附即合也同

南巡守

閩監本同毛本守作狩

次妃陬氏之女曰常宜

閩監毛本同浦鏜云陬下脫嘗字從大戴禮按也

云舜不告而取者

閩監本同毛本取作娶下而取何也不得取取妻皆同

次妃癸比

閩監毛本作比此本誤北

大功廢業節

謂所學習業則身有外營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習業下重習業二字

今檢禮記

閩監本同毛本檢作檢。按作檢避所諱全書皆然

子張病節

吾即平生以善自脩

閩監毛本同浦鏜按云即當既字誤

與曾子召申元同

閩本同監毛本申元作元申

始死之奠節

恐忽須無當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當作常衛氏集說同

小功不為位也者節

言禮之末略

閩監毛本作末此本未誤未

鄭注娣姒婦者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注下有云字

故奔喪禮哭妻之黨於寢

閩監毛本如此此本禮誤重

古也冠縮縫節

解時人之惑

閩監毛本作惑岳本嘉靖本同此本惑誤感

辟積攝少

閩監毛本攝作禱衛氏集說同下但多作攝

曾子謂子思曰節

言已以疾時禮而不如

閩監毛本同岳本嘉靖本同浦鏗

按從衛氏集說改禮而不如作人之不然非也正義云意疾時人行禮不如已也是正疏禮而不如

小功不稅節

若限滿卽止

閩監毛本作卽此本誤節

進退無禮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禮作理

伯高死於衛節

夫由賜也見我

惠棟按宋本同石經同宋監本岳本嘉靖本

石經考文提要宋大字本宋本九經南宋巾箱本余仁仲本

爲爾哭也來者

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嘉靖本同正義同

依禮而哭諸野

惠棟按宋本作諸此本諸誤謂閩監毛

子夏喪其子節

而曰女何無罪與

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嘉靖本同衛氏

集說同釋文於上出女何云音汝下同坊本女作爾石經考文提要云案上文女何無罪也此作爾歧

記纂言皆作女

夫晝居於內節

無間晝夜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閒作問衛氏集說同

高子臯節

言人不能然

閩監毛本作能然岳本同此本能誤禮衛氏集說作言人不能然也嘉靖本作言人不能也惠棟按宋本同

案史記孔子弟子傳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孔子作仲尼

衰與其不當物也節

謂精麓廣狹

閩監毛本同嘉靖本同惠棟按宋本麓作麤宋監本岳本同衛氏集說作粗釋文出精鹿云本又作麤。按段玉裁云篇韵麤訓不精俗作鹿今人概用作粗粗行而麤廢矣

孔子之衛節

使子貢說驂而賻之

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嘉靖本同衛氏集說本同正義同釋文出稅驂云本

又作說下及注同

子鄉者入而哭之

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正義同釋文出正子鄉皆是也云本又作嚮非考文引古本作嚮

故既夕禮知死者贈

閩監毛本作贈此本贈誤賻

惜車於顏回者

閩監毛本作惜此本誤精

須有賄賂

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宋板賄作贈是也

孔子在衛節

惠棟按云孔子在衛節顏淵之喪節宋本合為一節

在傍徨不進

閩本同惠棟按宋本監毛本在作則衛氏集說同

孔子蚤作節

負手曳杖

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嘉靖本同衛氏集說本同正義同釋文出榘云亦作曳

消搖於門

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嘉靖本同衛氏集說本同正義同釋文出消搖云本又作逍遙考文引古本作逍遙

欲人之怪已

閩監毛本同岳本嘉靖本同惠棟按宋本已作已宋監本同衛氏集說同

泰山其頽乎

閩監毛本同岳本同衛氏集說同嘉靖本頽作頽釋文出頽石經頽作頽下其頽同

哲人其萎乎

閩監毛本同正義同石經同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釋文出委乎云本又作萎注同

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

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困

學紀聞曰家語終記云泰山其頽則吾將安放梁木其壞吾將安杖哲人其萎吾將安杖四字或謂廬陵劉美中家古本禮記梁木其壞之下有則吾將安杖五字蓋與家語合齊召南曰案古本以無此五字故孔疏云于貢

意在忽遽不暇別言是也或所見別本必好事者為之

南面鄉明

閩監毛本同岳本嘉靖本同釋文出嚮明云本又作鄉衛氏集說作嚮考文引古本同

陵且如此

監毛本同閩本且作且續通解同

子貢意在忽遽

閩監本同惠棟按宋本忽作忿毛本作恩

如明堂日至明堂具解

惠棟按宋本日作耳至字同閩監毛本日至今月令

尚書有武王夢協之言

毛本同閩監本協作協○惠棟按宋本此下另行標禮記正義

卷第九終記云凡二十五頁

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節

惠棟按宋本自此節起至孔子曰之死而致死之節

止為第十卷卷首題禮記正義卷第十

孔子至無服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與神交之道

監毛本同閩本交誤父

卿大夫亦以錫衰為弔服

閩監毛本作卿此本卿誤鄉

孔子之喪公西赤為志焉節

牆之障柩猶垣牆障家

閩監毛本同岳本嘉靖本同衛氏集說亦有考文古本無此九字盧

文弔云牆下注九字古本無乃疏中語也山井鼎云下注

如攝與

閩本同岳本嘉靖本同監毛本攝作禭衛氏集說同惠棟按宋本亦作攝宋監本同釋文同

崇牙旌旗飾也

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岳本崇字重宋監本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又云宋板

崇牙上闕字似脫一崇字嘉靖本亦作崇崇牙

此旌葬乘車所建也

閩監毛本同岳本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按宋本此作是

孔子至夏也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注牆柳至攝與

閩本同監毛本攝作禭下皆同

攝與漢時之扇

閩監毛本同浦鏜按云與當衍字考文引宋板與作是

國君熏披六

閩監毛本熏作纁與喪大記合

橐車載簞笠

閩本同惠棟按宋本監毛本簞作蓑與宋本儀禮合衛氏集說同

大喪共銘旌

惠棟按宋本閩監本同毛本共誤其

攝孤卿之旌

惠棟按宋本閩本同監毛本攝誤禭

夏后漸文

閩監毛本作漸此本漸誤斬考文引宋板后作家

旂是大古名

閩監毛本同浦鏜云古疑共字誤

子張之喪節

似今蛇文畫

閩監毛本同岳本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按宋本蛇作虵宋監本同

倣殷禮

續通解倣作倣

子張至士也

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

皆有夏商二祝

閩監本同毛本二誤三考文云宋板作二

子夏問於孔子曰節

惠棟校云子夏問節孔子之喪節宋本合為一節

于盾也

閩監毛本同岳本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釋文出于楯云本又作盾考文引古本作楯

不反兵而鬪

石經作鬪衛氏集說同閩本作鬪監本作鬪毛本作鬪岳本同

子夏至其後

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

此一節論親疏報仇之法

閩監本同衛氏集說同毛本報誤執

是常帶兵

閩監毛本同惠棟校宋本是作身是也衛氏集說同

不與共載天

閩監毛本載作載

既不為報仇魁首

閩監本同衛氏集說同毛本報誤執

易墓節

是不治易也

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治易作易治孫志祖云集說是也

子路曰節

子路至餘也

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

明器衣衾之屬也

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作謂明器衣衾之屬多也

言居喪及其哀少而禮物多也

閩本同監毛本及作與

曾子弔於負夏節

善子游言且服

閩監毛本同嘉靖本同岳本服下有也字釋文出且服也云本或作且服過考文引

古本作且服過也足利本無也字案正義云故善服子游也服亦屬子游則服善非服過也

曾子至祖者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賓出遂又納車於階間

閩監毛本如此此本出誤仕又誤文按又字亦誤惠棟按宋本作匠。按作匠是也遂匠指遂人匠人而言

祖曰明且徹祖奠設遣奠

閩監毛本同浦鏜按云之誤

曾子襲裘而弔節

服是善子游

此本游下空闕閩監毛本游下有言字衛氏集說同惠棟按宋本無言字是作且宋監本同岳本嘉靖本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

曾子至是也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小斂則改襲裘而加武與帶經矣

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無裘字。按無

裘是也否則與喪大記不合

帶既在署

閩監毛本署作要考文引宋板作署

子夏既除喪而見節

先王制禮而弗敢過也

石經同岳本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閩監毛本王誤生

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

石經同岳本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毛本同閩監本王誤生

善其俱順禮

惠棟按宋本作其宋監本同嘉靖本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此本其誤。閩監毛本作同岳本同衛氏集說同

子夏至至焉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援琴而絃衍衍而樂

閩本同惠棟按宋本同監毛本絃作弦衛氏集說同下而絃字同

援琴而絃切切以為正也

閩監毛本同浦鏜按云切切下脫而哀二字

司寇惠子之喪節

禮記注疏卷七十一

八

止之服也

閩本同岳本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監本止字殘闕不全毛本止誤上

司寇至客位

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

今以此為證

閩監毛本作今此本誤合

將軍文子之喪節

將軍文子之喪至其動也中

惠棟校宋本無此十一字

知者世本云

閩監毛本同惠棟校宋本云上有文字

則衛將軍文子之子為之

閩本同衛氏集說同監毛本文子作文氏是也

而待於寢也

閩監毛本同惠棟校宋本寢作廟是也

幼名節

明不復有事於此

閩監本同岳本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宋板同毛本此誤北

學於孔子者行之微殷禮

閩監毛本同岳本嘉靖本同衛氏集說作學於孔子行之微殷

禮也續通解倣倣

幼名至行之

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

年至五十者艾轉尊

閩監毛本同惠棟校宋本者作者衛氏集說同

末者稱季是也

監毛本作稱此本誤舞閩本同

以其毀宗故云躐行

閩監毛本如此此本毀故二字實闕惠棟校宋本故作即

禮記注疏卷七校勘記

禮記注疏卷七校勘記

九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八

檀弓上

禮記

鄭氏注

孔穎達疏

子柳之母死子碩請具具葬之器用子柳魯叔仲皮之子子碩兄。碩音石。子

柳曰何以哉言無其財。子碩曰請粥庶弟之母粥謂嫁之。

母以葬其母也不可也妾賤取之曰買。鬻本又作粥音育賣也注同。子柳曰如之何其粥人之

之餘具祭器古者謂錢為泉布所以通布貨財。子柳曰不可吾聞

之也君子不家於喪惡因死者以為利。惡烏路反。請班諸兄

弟之貧者以分死者所給也。祿多則與鄰里鄉黨。疏子柳至貧者。正義曰此一節論不

禮記卷八

檀弓上

粥人之母及因死為利之事各依文解之。○注子柳至碩兄正義曰案下檀弓云叔仲皮學子柳故知子柳是叔仲皮之子知子碩兄者以此云子碩曰請粥庶弟之母故知子碩兄也。○注古者至貨財。○正義曰解布名也言古者謂錢為泉布所以然者言其通流有如水泉而徧布貨買天下貨財也而鄭注周禮云藏曰泉其行曰布取名於水泉其流行無不徧也鄭又云泉始蓋一品周景王鑄大泉而有二品後數變易不復識本制至漢唯有五銖久行案鄭此者云五銖者其重五銖凡十黍為一參十參為一銖二十四銖為一兩故錢邊作五銖字也鄭又云王莽改貨而異作泉布多至十品今存於民間多有貨布大泉貨泉貨布長二寸五分廣寸首長八分有奇廣八分其圓好徑二分半足枝長八分其右文曰貨左文曰布重二十五銖直貨泉二十五大泉徑一寸二分重十二銖文曰大泉直十五貨泉貨泉徑一寸重五銖右文曰貨左曰泉直一也案食貨志云今世謂之笨錢是也邊猶為貨泉之字大泉即今大四文錢也四邊並有文也貨布之形今世難識世人或耕地猶有得者古時一箇準二十五錢也然古又有刀刀有二種一是契刀一是錯刀也契刀直五百錯刀直一千契刀無縷而錯刀用金縷之刀。○君子形如錢而邊作刀字形也故世猶呼錢為錢刀也。○君子

曰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邦邑危則

亡之利已亡。衆非忠也言亡之者雖辟賢非義退。○公叔文子升於瑕丘

蘧伯玉從二子衛大夫文子獻公之孫名拔。蘧本又作蘧其魚反從才用反又如字拔皮入反徐

蘧伯玉從蘧本又作蘧其魚反從才用反又如字拔皮入反徐。○文子曰樂哉斯丘也死則我欲葬焉蘧伯

玉曰吾子樂之則瑗請前刺其欲害人良田瑗伯玉名。樂音洛下同一

讀下樂五教反瑗于卷反又於願反刺七賜反。○疏公叔至請前。正義曰此一節論蘧伯玉仁者刺文子欲害人

有其母死而孺子泣者言聲無節。弁皮。○孔子曰

哀則哀矣此誠而難為繼也失禮。○夫禮為可

傳也為可繼也故哭踊有節傳直。○疏弁人至

已說卷六

正義曰此一節論孔子譏弁人哀過之事。而難為繼也者。此哀之深後人無能繼學之者也。夫禮為可傳也。為可繼也。故哭踊有節者。又廣述其難繼為失也。夫聖人禮制使後人可傳。可繼。故制為哭踊之節。以中為度耳。豈可過甚。皆使後人不可傳。繼乎。然雜記曾申問於曾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曰。中路嬰兒失其母。何常聲之有。則與此違者。云曾子所言。是始死之時。悲哀志慙。未可為節。此之所言。在襲斂之後。可以制禮。故哭踊有節也。所以知然者。曾申之問。泛問於哭。哭踊有節。節哭之時。在於後也。○叔孫武叔之母死。武叔公子牙之六世孫名州。仇毀孔子者。既小斂。舉者出戶。出戶袒且投其冠。括髮。尸出戶。乃變服。失哀節。子游曰。知禮。咄之。○咄。昌之反。疏。叔孫至知禮。正義曰此一節論武叔失禮。曰。案世本桓公生僖叔。牙生戴伯。茲茲生莊叔。得臣。臣生穆叔。豹。豹生昭子。媯媯生戌子。不敢。敢生武叔。州仇。仇是公子牙。六世孫。故云。公子牙。六世孫也。云毀孔子者。論語云。叔孫武叔毀仲尼是也。○注尸出至委貌。正義曰案士喪禮。

卒斂。徹帷。主人西面。馮尸。踊無筭。主婦東面。馮亦如之。主人髻髮。袒。衆主人免。下云。士舉男女奉尸。夷于堂。喪大記亦云。卒小斂。主人袒。說髦。括髮。以麻。下云。奉尸。夷于堂。是括髮在。小斂之後。奉尸。夷于堂之前。主人為欲奉尸。故袒而括髮。在前。今武叔奉尸。夷于堂之後。乃投冠。括髮。故云。尸出戶。乃變服。失哀節。云。冠素委貌者。案雜記云。小斂。環經。公大夫。士一也。注云。士素委貌。大夫以上。素爵弁。而加此。經焉。鄭知然者。以喪大記云。君將大斂。子弁。經大夫。大斂。無文。明亦弁。經大斂。既爾。明小斂。亦然。故云。大夫以上。弁。經案。武叔投冠。武叔是諸侯。大夫。當天子之士。故云。士素委貌。若然。案士喪禮。主人括髮。鄭注云。始死。將斬。衰者。雞斯將。括髮者。去筭。纒而紒。無素委貌者。熊氏云。士喪禮。謂諸侯之士。故無素冠也。崔氏云。將小斂之時。已括髮。括髮後。大夫以上。加素弁。士加素委貌。至小斂。訖。乃投去其冠。而見括髮。今案。士喪禮。及大記。皆小斂。卒。乃括髮。無小斂之前。為括髮者。崔氏之言。非也。案。士喪禮。小斂。括髮。鄭注。喪服。變除云。襲而括髮者。彼據大夫以上。之禮。死之明日。而襲。與士小斂。同日。俱是死後二日也。鄭注。士喪禮。一括髮之後。比至大斂。自若。所以大記云。小斂。主人袒。說髦。括髮。是諸侯小斂之時。更括髮者。崔氏云。謂說去其髦。更正括髮。非重為括髮也。○子游曰。知禮。○子游是習禮。

之人見武叔失禮反謂之知禮故知嗤之也。○扶君卜人師扶右射人師

扶左謂君疾時也。卜當為僕聲之誤也。僕人射人皆平生。僕也。本或無師字者非也。卜人師依注音僕師長也。謂大前儒如字卜人及醫師也。君薨以是舉不忍變也。周禮射人大喪與僕

人遷疏扶君至是舉。正義曰此一節論君薨所舉遷尸。以下云君薨以是舉故知君疾時也。知卜當為僕者以卜人無正君之事案周禮大僕職掌正王之服位射人職掌國之三公孤卿大夫之位及王舉動悉隨王故知也。○從母之夫舅之妻二夫人

相為服君子未之言也。二夫人猶言此二人也。時者甥居外家而非之。○從才用反。夫人音。或曰同爨總

者甥居外家而非之。○從才用反。夫人音。或曰同爨總以同居生總之親可。○疏從母至爨總。正義曰此一節爨總上七亂反。下音思。論失禮之事各依文解之。注時有至非之。正義曰知同居者以下云同爨總故知同居也。云甥居外家而非之者以言從母及舅皆是外甥稱謂之

辭故知甥也。若他人之言應云妻之兄弟婦夫之姊妹夫相為服不得云從母之夫舅之妻也。言甥居外家而非之者謂甥來居在外姓舅氏之家見有此事而非之。或云外家者以二人同住甥居外旁之家遙識之。或曰同爨總者甥既將為非禮或人為於禮可許既同爨而食合有總麻之親此皆據總麻正衰非弔服也。故云相為服若是弔服疏人皆可何怪此二人何庸以為弔服加麻經如朋友然非也。凡弔服不得稱服故上云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時朋友弔服而稱無服故知此相。○喪事欲其縱縱爾趨事貌。縱讀為服非弔服也。

○縱依注音。○喪事欲其折折爾安舒貌。詩云好人提提。○折大兮反。注同。○急遽貌。吉事欲其折折爾安舒貌。詩云好人提提。○折大兮反。注同。

故喪事雖遠不陵節吉事雖止不怠立侯事時也。怠惰也。○職力。故騷騷爾則野。謂大疾。○騷素刀反。輒反。惰徒卧反。故騷騷爾則野謂大疾。○騷素刀反。輒反。惰徒卧反。

鼎鼎爾則小人謂大。君子蓋猶爾。疾舒也。下注同。鼎鼎爾則小人謂大。君子蓋猶爾。疾舒也。下注同。

疏喪事至猶爾。正義曰此一節論吉凶趨容之事各依文解之。○注詩云好人提提。○正義曰所引者魏風葛

已疏卷六

履之詩也魏俗褊薄遣新來婦人縫作衣裳故述而刺之云
美好婦人初來之時提提然引之者證安舒之意○故喪至
猶爾○正義曰以上喪事欲疾吉事欲舒因上生下故云喪
事雖須促遽亦當有常不得陵越喪禮之節吉事雖有行止
住之時不得怠惰寬慢故喪事騷爾不自嚴敬則如小人然形體
之人急切無禮若吉事鼎鼎爾不自嚴敬則如小人然形體
寬慢也若君子之人於喪事之內得疾之中於吉事之內得
舒之中蓋行禮之時明閑法則志意猶猶然猶猶是曉達之
貌○喪具君子恥具具不懷也喪具棺衣之屬一日二日而可
為也者君子弗為也謂絞給衾冒○絞戶交反疏
喪具至弗為也○正義曰此一節論孝子備喪具之事各依
文解之○注碎不至之屬○正義曰此碎不懷宜八年左傳
云禮卜葬先遠日碎不懷也懷思也葬用近日則是不思念
其親今送死百物皆具是速棄其親今未即辦具是碎不思
親之事也云喪具棺衣之屬者棺即預造衣亦漸制但不一
時頓具故王制云六十歲制七十時制入十月制九十日倍
唯絞給衾冒死○喪服兄弟之子猶子也蓋引而
而后制是也

進之也嫂叔之無服也蓋推而遠之也

或引或推重親

遠別○遠于萬

反別彼列反姑姊妹之薄也蓋有受我而厚之

者也

欲其一心於厚之者姑姊妹

疏

喪服至者也○正義曰喪服是儀禮

正經記者錄喪服中有下三事各以釋之其兄弟之子期姑
姊妹出適大功皆喪服經文嫂叔無服喪服傳文所以嫂叔
無服進在姑姊妹之上者取或引或推二者相對其子服重
是引而進之其嫂無服是推而遠之並云蓋者記人雖解其
義猶若不審然故謙而言蓋○注或引至遠別○正義曰已
子服期今昆弟之子亦服期牽引進之同於已子案喪服傳
昆弟之子期報之也此云引者喪服有世父母叔父母期又
云昆弟之子何以亦期也有相報答之義故云報也已子服
期昆弟之子應降一等服大功今乃服期故云引也二文相
兼乃備或推者昆弟相為服期其妻應降一等服大功今乃
使之無服是推使疏而斥遠之也言重親解或引言遠別解
或推遠別者何平叔云夫男女相為服不有骨肉之親則有
尊卑之異也嫂叔親非骨肉不異尊卑恐有混交之失推使
無服也○姑姊妹之薄也者未嫁之時為之厚今姑姊妹出

嫁之後為之薄蓋有夫婿受我之厚而重親之欲一心事於厚重故我為之薄○食於有喪者

之側未嘗飽也助哀也○曾子與客立於門側其

徒趨而出徒謂客也曾子曰爾將何之曰吾父

死將出哭於巷以為不可發也曰反哭於爾次次舍也

館人使專之曾子北面而弔焉曾子至弔焉

若其自有然曾子北面而弔焉正義曰此一節論館客使如其己有之事

之門故曾許其反哭於汝次舍之處依禮喪主西面曾子所以北面弔

者案士喪禮主人西面其賓亦在東門北面謂同國之賓曾子既許其哭於次故以同國賓禮北面弔焉○孔子

曰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為也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而不可為也

是故竹不成用瓦不成味木不成斲成猶善也

竹不可善用謂邊無膝味當作沫沫饋也○味依注音沫亡曷反斲陟角反膝本又作膝徒登反饋音悔洗面

瑟張而不平竽笙備而不和無宮商之調○竽笙

反調直有鐘磬而無簠六虞不縣之也橫曰簠植曰虞

力反又其曰明器神明之也言神明死者也神明者非人所知故其器如此

音值疏孔子至之也○正義曰此一節論生人於死者不可致

往送葬於死者而致死之意謂之無復有知是謂生者以物

而不可為也○之死而致生之意謂之無復有知是謂生者以物

猶致生之意是謂不知之事而不可為也○注之往至知也○

正義曰謂生者以物往送死者故何胤云言往死者處而致

此死之者之意謂死如草木無知如此用情則不仁不可行

於世也往死者處而致此死者於全生之物則不知而不可

行也捨此二塗不仁不知之間聖人之所難言付之不測之

竟言無知與有知者即下云夏后氏用明器示民無知殷人

用祭器示民有知也○是故竹不成用者聖人為教使人子

不死於亡者不便謂無知不生於死者不便謂有知故制明

器也

已說卷之六

器以神明求之不死不生不可測也成善也故為器用並不
精善也竹不善用謂竹器邊無膝緣也何屑云若全無知則
不應若全有知則亦不應不成故有器不成是不死不生
也○瓦不成味者味猶黑光也今世亦呼黑為沫也瓦不善
沫謂瓦器無光澤也○木不成斲者斲雕飾也木不善斲鄭
注云味當作沫沫醜也醜謂醜面證沫為光澤也琴瑟張而
不平者亦張弦而不調平也○竽笙備而不和者亦備而無
宮商之調和也有鐘磬而無龔虞者龔虞縣鐘磬格也亦有
鐘磬而不用格懸掛之鄭云不縣之也者案典庸器云大喪
廡筍虞明知有而不縣之也云橫曰龔植曰虞者虞距也以
用力故曰虞也○注言神至所知○正義曰○有子問於
神明微妙無方不可測度故云非人所知也

曾子曰問喪於夫子乎

有子孔子弟子有若也夫子卒後問此庶有異聞也喪謂喪問或作聞喪息浪反注及下皆同孫音遜

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

○貧朽非人所欲曾子曰參也聞諸夫子也有

子又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與子
游聞之有子曰然然則夫子有為言之也曾
子以斯言告於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
似夫子也昔者夫子居於宋見桓司馬自為
石椁三年而不成桓司馬宋向戌之孫名臯○有為于僞反下為桓司馬為敬叔則為
之注為民作為嫁母皆同向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
不如速朽之愈也死之欲速朽為桓司馬言
之也靡侈○侈昌氏反又申氏反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
敬叔魯孟僖子之子仲孫閱蓋嘗失位去魯得反載其寶來朝於君○朝直遙反注同僖許宜反閱音悅夫子
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喪之欲

速貧為敬叔言之也曾子以子游之言告於

有子有子曰然吾固曰非夫子之言也曾子

曰子何以知之有子曰夫子制於中都四寸

之棺五寸之椁以斯知不欲速朽也

中都魯邑名也孔子

嘗為之宰為民作制孔子由中都宰為司空由司空為司寇昔者夫子失魯司寇

將之荆將應聘於楚蓋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

冉有以斯知不欲速貧也

言汲汲於仕得疏有

至貧也。正義曰此一節論喪不欲速貧死不欲速朽之事

各隨文解之。有子問於曾子者此孔子卒後弟子相問莫

有所異聞也問喪謂問失本位居他國禮也有子問於曾子

云汝曾聞失位在他國之禮於孔子否乎。注有子至何稱

正義曰案仲尼弟子傳有若少孔子四十三歲彼注云魯人

也曾參南武城人字子輿少孔子四十六歲云魯昭公孫於

齊曰喪人其何稱者引公羊證失位者稱喪也昭公孫于齊

次于楊州齊侯唁公于野井昭公曰喪人其何稱。有子至

言也。以曾子云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云如是之語非

君子之言也夫子既死君子必不為此言時有子唯問喪不

問死曾子以喪死二事報有子者以喪死俱為惡事貧朽又

事類相似既言喪欲速貧遂言死欲速朽案此速貧在前速

朽在後而下子游之對先云死欲速朽後言喪欲速貧隨孔

子所見言之先後也且孔子為中都宰之時制其棺椁不用

速朽其事在前夫子失魯司寇使子夏冉有先適楚不欲速

貧其事在後故子游先言速朽後言速貧亦隨夫子之事前

前後。注桓司至名。正義曰案世本向戌生東鄰叔子

趙超生左師眇眇即向巢也。是巢之弟故云向戌孫也。

注孔子至司寇。正義曰孔子世家定公九年孔子年五十

由司寇為司寇定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由中都宰為司寇

由司寇為司寇定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由中都宰為司寇

由司寇為司寇定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由中都宰為司寇

為小司寇也。崔所以知然者，魯有孟叔季三卿為政，又有臧氏為司寇，故知孔子為小司寇。崔解可也。昔夫至之荆，案世家定十四年，齊人歸女樂，孔子去魯，適衛，從衛之陳，過匡，邑匡人圍之，又復去，過蒲，又反於衛，又去，衛過曹，適宋，時定公卒，宋桓魋欲殺孔子，伐夫，子所過之樹，削夫子所過之跡，去宋，適鄭，去鄭，適陳，居三歲，又適衛，既不見用，將西見趙簡子，至河，而聞殺實鳴犢與舜華也，又反於衛，復行如陳，時哀公三年，孔子年六十，明年孔子自陳遷于蔡，三歲，孔子在陳，蔡之間，楚使人聘孔子，陳蔡乃圍孔子，絕糧，乏食，七日，於是使子貢至楚，楚昭王與師迎孔子，將書社七百，里封孔子，楚令尹子西諫而止之，是歲，楚昭王卒，孔子自楚反于衛，孔子年六十三，是魯哀公六年，以此言之，失司寇在定十四年，之楚，在哀公六年，其間年月甚遠，且失司寇之後，嚮宋，不嚮楚，而云失魯司寇，將之荆者，謂失魯司寇之後，將往之荆，則哀公六年之荆，亦是失司寇之後，非謂失司寇之年，則之荆也。

○陳莊子死，赴於魯，魯人欲勿哭，君無哭鄰國大夫之禮，陳莊子齊大夫陳恒之孫名伯，繆公召縣子而問焉，縣子曰：古之大夫束脩，之間不出

竟雖欲哭之，安得而哭之？以其不外交。今之繆音木竟音境。

大夫交政於中國，雖欲勿哭焉，得而弗哭。言時

而哭之，有畏而哭之。以權微勸之。公曰：然則如之

何而可？縣子曰：請哭諸異姓之廟。明不當哭。於是與

哭諸縣氏。疏陳莊至縣氏。正義曰：此一節論哭鄰國臣之法。注陳莊至名伯。正義曰：案世

氏用明器，示民無知也。所謂致死之仲憲孔子弟子原憲。殷人用

祭器，示民有知也。所謂致生之。周人兼用之，示民

疑也。言使民疑於無知與有知。曾子曰：其不然乎？其不然乎？

君弱臣強，政在大夫，專盟會以交接。焉於度反。且臣聞之，哭有二道，有愛

非其說也。夫明器鬼器也。祭器人器也。夫古之人

胡為而死其親乎？言仲憲之言三者皆非。此或用鬼器或用人器。

乎。正義曰：此一節論不可致意於死人為死為生之事。各隨文解之。○注：仲憲孔子弟子原憲。○正義曰：案仲尼弟子傳云：原憲字子思，彼注云：魯人也。其時與曾子評論三代送終器具之義也。○曰：夏后至親乎？此以下是原憲所說，並非也。其言夏后氏所以別作明器送亡人者，言亡人無知，故以不堪用之器送之，表示其無知也。○殷人用祭器，示民有知也。者憲又言：殷家不別作明器，而即用祭祀之器送亡人者，祭器堪為人用，以言亡者有知，與人同，故以有用之器送之。表示其有知也。○周人兼用之，示民疑也。者憲又言：周世并用夏殷二代之器送亡者，不知定無知如夏為當，定有知如殷，周人為之，惑不可定者，故并用之，是示於民疑惑不定也。○曾子曰：其不然乎？其不然乎？曾子聞憲所說，不覺故重稱不然，深鄙之也。○夫明器鬼器也，祭器人器也。者曾子鄙憲言畢而自更說其義也。言二代用此器送亡者，非是為有知與無知也。正是質文異耳。夏代文言鬼與人異，故純用鬼器送之，非言為無知也。殷世質言，雖復鬼與人有異。

亦應恭敬是同，故用恭敬之器，仍貯食送之，非言為有知也。說二代既了，則周兼用之，非為疑可知。故不重說尋周家極文言亡者亦宜鬼事，亦宜敬事，故并用鬼敬二器，非為示民言疑惑也。然周唯大夫以上兼用耳。士唯用鬼器，不用人器。崔靈恩云：此王者質文相變耳。○夫古之人，胡為而死其親乎？曾子說義既竟，又更鄙於仲憲所言也。古謂夏時也。言古人雖質，何容死其親乎？若是無知，則是死之義也。然憲子言三事皆非，而曾子此獨譏無知者，以夏后氏尤古，故也。譏一則餘從。○公叔木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可知也。

於子游。木當為朱。春秋作戍，衛公叔文子之子，定公十四年奔魯。○木音式，樹反。又音朱，徐之，樹反。子

游曰：其大功乎？疑所服也。親者屬大功。狄儀有同母異父

之昆弟死，問於子夏。子夏曰：我未之前聞也。

魯人則為之齊衰。狄儀行齊衰，今之齊衰

狄儀之問也。疏。公叔木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子游，至狄儀之問也。○正義曰：此一

節論為同母異父昆弟死著服得失之事各依文解之。注
木當為朱至十四年奔魯。正義曰案世本衛獻公生成子
當當生文子拔拔生朱故知木當為朱也言春秋作戌者定
十四年衛公叔戌來奔是也。○注疑所服也親者屬大功是
正義曰同母異父昆弟之服喪服無文故子游疑之其大功
乎乎是疑辭也云親者屬大功是者鄭意以為同母兄弟母
之親屬服大功是也所以是者以同父同母則服期今但同
母而以母是我親生其兄弟是親者血屬故降一等而服大
功案聖證論王肅難鄭禮稱親者血屬謂出母之身不謂出
母之子服也若出母之子服大功則出母之父母服應更重
何以為出母之父無服王肅云同母異父兄弟服大功者
謂繼父服齊衰其子降一等故服大功馬昭難王肅云異父
昆弟恩繼於母不繼於父肅以為從繼父而服非也張融以
為繼父同居有子正服齊衰三月乃為其子大功非服之差
互說也。○今之齊衰狄儀之問也。○不云自狄儀始者
庾蔚云狄儀之前魯人先已行之故不云自狄儀始也。○

子思之母死於衛子思孔子孫伯魚之子柳若謂

子思曰子聖人之後也四方於子乎觀禮子

蓋慎諸柳若衛人也見子思欲為嫁母子思曰吾何

慎哉吾聞之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也謂

可行而財不足以備禮有其禮有其財無其時君子弗行

也謂財足以備禮吾何慎哉行無所疑也喪之禮如

子贈遜之屬不踰疏子思至慎哉正義曰此一節論為

主人。○遜音遂。○正義曰孔子世家文鄭言之者以下云子

子孫伯魚之子。○正義曰孔子世家文鄭言之者以下云子

聖人之後故具言之。○注柳若至衰期。○正義曰云嫁母齊

衰期者嫁母之服喪服無文案喪服杖期章云父卒繼母嫁

從為之服報則親母可知故鄭約云齊衰期也又鄭止言齊

衰期不言嫡庶故謙周表準並云父卒母嫁非父所絕嫡子

雖主祭猶宜服期而喪服為出母期嫁母與出母俱是絕族

故知與出母同也張逸問舊儒世本皆以孔子後數世皆一

子禮適子為父後為嫁母無服檀弓說子思從於嫁母服何

鄭答云子思哭嫂為位必非適子或者兄若早死無繼故云

數世皆一子。○注謂財至行者。○正義曰謂若嫁母之家主

人也。○惟

○小斂之奠子游曰於東方曾子曰於

西方斂斯席矣

曾子以俗說非又大斂奠於堂乃有席

小斂之奠在

西方魯禮之末失也

禮之為

○疏

曾子至失也。正義曰此一節論小

斂失禮之事各依文解之。○注言方至人也。○正義曰知方亂非者以小斂之後豈無夫婦方亂之事何故徹帷乃云方亂明為動搖尸柩故帷堂案春秋定五年魯有仲梁懷是仲梁魯人之姓故知仲梁子魯人也。○曾子至西方。○依禮小斂之奠設於東方奠又無席魯之衰未奠於西方而又有席曾子見時如是謂將為禮故云小斂於西方斯此也其斂之時於此席上而設奠矣曾子之言失禮故記者正之云小斂奠所以在此西方是魯人行禮末世失其法也。○注曾子至有席。○正義曰知曾子所言非者案士喪禮小斂之奠設於尸東今曾子言西方故為非也云大斂奠於堂乃有席者案士喪禮大斂之奠設於室今云堂者後人轉寫之誤當云奠於室故鄭荅趙商堂當為室也。○縣子曰綌衰總裳非古也。○非時尚輕涼慢禮。○綌衰去逆反麤葛也。○下七回反總音歲布細而疎曰總涼

音良

○疏

縣子至古也。○正義曰此以下論縣子非當時人尚輕涼慢禮之事綌葛也總布疏者漢時南陽鄧縣能

葛為衰總布為裳故云非古也古謂周初制禮時也。○子

蒲卒哭者呼滅

滅蓋子

子臯曰若是野哉

非

也唯復呼名子臯孔子

哭者改之

○疏

子蒲至改之。正義曰此一節

論哭者呼名非禮之事滅子蒲名子蒲卒哭者呼其名故子臯曰若是野哉野不達禮也唯復呼名冀其聞名而反哭則

敬鬼神不復呼其名而此家哭獨呼滅子臯深譏之故云野哉也非之乃改也。○杜橋之母之

喪宮中無相以為沾也

沾猶略也。○相

○疏

杜橋至

正義曰此一節論喪須立相導之事沾麤略也禮孝子喪親悲迷不復自知禮節事儀皆須人相導而杜橋家母死宮中不立相侍故時人謂其於禮為麤略。○夫子曰始死羔裘玄冠者易

之而已羔裘玄冠夫子不以弔

不以吉服弔喪。○易音亦徐以豉反

疏 夫子至以弔。正義曰此一節論始死易服小斂後不得吉服弔之事但養疾者朝服羔裘玄冠即朝服也始死則易去朝服著深衣故云易之而已記時有不易者又有小斂後羔裘弔者記人引論語鄉黨孔子身自行事之禮以譏當時之事故曰羔裘玄冠夫子不以弔。子游問喪時多失禮唯孔子獨能行之故言之也。

具夫子曰稱家之有亡子游曰有無惡乎齊

惡乎齊問豐省之比。稱尺證反有亡皇如字無也一音無下同惡音烏注同齊才細反又如字注同省所領反比必利

反 夫子曰有毋過禮苟亡矣斂首足形形體。母音無

還葬還之言便也言已斂即葬不待三月。還音旋斂力驗反 縣棺而封不設碑

禮封當為窆空下棺也春秋傳作塋。縣音玄封依注作窆彼驗反徐又甫鄧反碑彼皮反絳音律塋比鄧反 豈有非之者哉不責於人所不能

疏 子游至者哉。正義曰此一節論問送終所須當辨具也夫子曰稱家之有亡稱猶隨也亡無也言各隨其家計豐薄有無也子游曰有無惡乎齊惡乎猶於何也子游

言若必隨家之有無貧富於何可齊故子游疑而問之。夫子曰有毋過禮此答是稱富家也毋猶不也禮有節限設若家富有正禮可依而不得過禮。苟亡矣斂首足形此答貧家也亡無也家無財也但使衣衾斂於首足形體不令露見而已還葬還便也禮雖衆多葬日有數若貧者斂竟便葬不須停殯待其月數足也還之言便也言已斂即葬不待三月也。縣棺而封封即窆也下棺內壙中也貴者則用碑絳若負而即葬者但手縣棺而下之同於庶人不待碑絳不設碑絳不設碑絳不備禮。注封當至作塋。正義曰春秋傳作塋者案左傳昭十二年鄭簡公卒將為葬除司墓之室有當道者毀之則朝而崩弗毀則日中而崩杜注云司墓之室鄭之掌公墓大夫徒屬之家塋下棺也。司士賁告於子游曰請襲於牀時失之也禮唯始死廢牀。賁音奔人名 子游曰諾縣子聞之曰汰哉叔氏專以禮許人當言禮然言諾非也叔氏子游字。汰本又作大音泰自於大 **疏** 此一節論不可以禮許人之事案喪大記始死廢牀至遷尸及襲皆在於牀當時失禮襲在於地故司士賁告子游子游曰諾者子游知襲在牀

為是故以許諾之。縣子聞之曰：「汰哉叔氏，專以禮許人，汰自矜大也。」叔氏子游別字也。言凡有來諮禮事，當據禮以荅之。今子游不據前禮以荅之，專輒許諾，如似禮出於己，是自矜大故。縣子聞而譏之曰：「汰哉，當言禮也。言諾非禮也。」

宋襄公葬其夫人，醯醢百甕。曾子曰：「既曰明器矣，而又實之。」

言名之為明器，而與祭器皆實之，是亂器矣。言名之為明器，而與祭器皆實之，是亂器矣。言名之為明器，而與祭器皆實之，是亂器矣。

言名之為明器，而與祭器皆實之，是亂器矣。言名之為明器，而與祭器皆實之，是亂器矣。言名之為明器，而與祭器皆實之，是亂器矣。

言名之為明器，而與祭器皆實之，是亂器矣。言名之為明器，而與祭器皆實之，是亂器矣。言名之為明器，而與祭器皆實之，是亂器矣。

言名之為明器，而與祭器皆實之，是亂器矣。言名之為明器，而與祭器皆實之，是亂器矣。言名之為明器，而與祭器皆實之，是亂器矣。

言名之為明器，而與祭器皆實之，是亂器矣。言名之為明器，而與祭器皆實之，是亂器矣。言名之為明器，而與祭器皆實之，是亂器矣。

言名之為明器，而與祭器皆實之，是亂器矣。言名之為明器，而與祭器皆實之，是亂器矣。言名之為明器，而與祭器皆實之，是亂器矣。

言名之為明器，而與祭器皆實之，是亂器矣。言名之為明器，而與祭器皆實之，是亂器矣。言名之為明器，而與祭器皆實之，是亂器矣。

言名之為明器，而與祭器皆實之，是亂器矣。言名之為明器，而與祭器皆實之，是亂器矣。言名之為明器，而與祭器皆實之，是亂器矣。

言名之為明器，而與祭器皆實之，是亂器矣。言名之為明器，而與祭器皆實之，是亂器矣。言名之為明器，而與祭器皆實之，是亂器矣。

言名之為明器，而與祭器皆實之，是亂器矣。言名之為明器，而與祭器皆實之，是亂器矣。言名之為明器，而與祭器皆實之，是亂器矣。

言名之為明器，而與祭器皆實之，是亂器矣。言名之為明器，而與祭器皆實之，是亂器矣。言名之為明器，而與祭器皆實之，是亂器矣。

言名之為明器，而與祭器皆實之，是亂器矣。言名之為明器，而與祭器皆實之，是亂器矣。言名之為明器，而與祭器皆實之，是亂器矣。

言名之為明器，而與祭器皆實之，是亂器矣。言名之為明器，而與祭器皆實之，是亂器矣。言名之為明器，而與祭器皆實之，是亂器矣。

言名之為明器，而與祭器皆實之，是亂器矣。言名之為明器，而與祭器皆實之，是亂器矣。言名之為明器，而與祭器皆實之，是亂器矣。

言名之為明器，而與祭器皆實之，是亂器矣。言名之為明器，而與祭器皆實之，是亂器矣。言名之為明器，而與祭器皆實之，是亂器矣。

言名之為明器，而與祭器皆實之，是亂器矣。言名之為明器，而與祭器皆實之，是亂器矣。言名之為明器，而與祭器皆實之，是亂器矣。

言名之為明器，而與祭器皆實之，是亂器矣。言名之為明器，而與祭器皆實之，是亂器矣。言名之為明器，而與祭器皆實之，是亂器矣。

言名之為明器，而與祭器皆實之，是亂器矣。言名之為明器，而與祭器皆實之，是亂器矣。言名之為明器，而與祭器皆實之，是亂器矣。

言名之為明器，而與祭器皆實之，是亂器矣。言名之為明器，而與祭器皆實之，是亂器矣。言名之為明器，而與祭器皆實之，是亂器矣。

言名之為明器，而與祭器皆實之，是亂器矣。言名之為明器，而與祭器皆實之，是亂器矣。言名之為明器，而與祭器皆實之，是亂器矣。

言名之為明器，而與祭器皆實之，是亂器矣。言名之為明器，而與祭器皆實之，是亂器矣。言名之為明器，而與祭器皆實之，是亂器矣。

言名之為明器，而與祭器皆實之，是亂器矣。言名之為明器，而與祭器皆實之，是亂器矣。言名之為明器，而與祭器皆實之，是亂器矣。

言名之為明器，而與祭器皆實之，是亂器矣。言名之為明器，而與祭器皆實之，是亂器矣。言名之為明器，而與祭器皆實之，是亂器矣。

言名之為明器，而與祭器皆實之，是亂器矣。言名之為明器，而與祭器皆實之，是亂器矣。言名之為明器，而與祭器皆實之，是亂器矣。

言名之為明器，而與祭器皆實之，是亂器矣。言名之為明器，而與祭器皆實之，是亂器矣。言名之為明器，而與祭器皆實之，是亂器矣。

言名之為明器，而與祭器皆實之，是亂器矣。言名之為明器，而與祭器皆實之，是亂器矣。言名之為明器，而與祭器皆實之，是亂器矣。

禮云：饗三醢，醢，醢，醢。又云：醢，醢，醢。酒也。若夏后氏專用明器，則分半以實之。殷人全用祭器，則亦分半以虛之。周人兼用明器，人器，人器，人器。實之。孟獻子之喪，夫仲孫蔑，司徒旅歸。

四布。旅下士也。司徒使下。夫子曰：「可也。」

讀贈曾子曰：「非古也，是再告也。」

主人之吏又讀。疏：孟獻子之喪，送終，既具，賻布有餘，其家臣司徒敬子稟承主人之意，使旅下士歸還四方賻主人之泉布也。謂四方賻者，泉布本助喪用，今既有餘，故歸還之也。時人皆貪獻子之家，獨能如此，故夫子曰：「可也。」善其能廉皇氏以為獻子有餘布歸之於君，君令國之司徒歸賻於四方。案春秋魯上卿季氏也。仲孫蔑之卒，季氏無諡，曰敬子者，皇氏之言非也。熊氏以為獻子家臣為司徒，故左傳叔孫氏之司馬驥是也。成子高寢疾，國成伯高父也。家臣亦有司徒司馬也。

慶遺人請曰：「子之病革矣，如至乎大病則如。」

左

記疏卷八

左

左

左

左

左

左

左

左

左

左

之何

觀其意革急也。遺慶封之族。遺于季反又如字革紀力反。

子高曰吾聞之

也生有益於人死不害於人吾縱生無益於

人吾可以死害於人乎哉我死則擇不食之

地而葬我焉

不食謂不墾耕。墾苦很反。

疏

成子至我焉。正義曰此一節論臨死不

忘儉之事。注成子至父也。正義曰知者以其有慶遺入請齊有慶氏故知是齊大夫齊有國子高故知姓國又見齊

世本懿伯生貞孟貞孟生。成伯高父國氏以此知也。○子夏問諸夫子曰居君

之母與妻之喪居處言語飲食衎爾

衎爾自得貌為小君

惻隱不能至。衎苦且反注同為于。偽反下為之殷為其久為君服同。

○賓客至無所館

夫子曰生於我乎館死於我乎殯

仁者不厄人

疏

夏子

至衍爾。正義曰此一節論臣服小君議容之事上子夏問居君之母與妻之喪此居處言語是夫子答辭不云子曰者

記人略也。○國子高曰葬也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

弗得見也是故衣足以飾身棺周於衣槨周

於棺土周於槨

言皆所以為深遠難人發見之也國子高成子高也成謚也。遂先遂反難乃

且反見如字。反壤樹之哉。反覆也怪不如大古也而反

又賢遍反。

疏

國子至之哉。正義曰此一節論

壤而丈反復扶又反。舊音服非大音泰。

疏

重古非今之事于高之意人死可

惡故備以衣衾棺槨欲其深遠不使人知今乃反更封壤為

墳而種樹以標之哉言不可封壤種樹也國子意在於儉非

周禮之法。注怪不至周禮。正義曰唐虞以上謂之大古

怪不如大古也。○孔子之喪有自燕來觀者舍於子夏氏

子夏曰聖人之葬人與人之葬聖人也子何觀

焉

與及也。燕烏田反。

昔者夫子言之曰吾見封之若堂者

矣

封築土為壟堂形四方而高。壟力勇反。

見若坊者矣

坊形旁殺平上而長。坊音防。

殺色戒反下同。

見若覆夏屋者矣

覆謂茨瓦也。夏屋今之門廡也。其形旁廣而卑。茨

徐在私反。茅覆屋廡音武卑如字。又音婢。

見若斧者矣

斧形旁殺刃上而長。從若斧

者焉

孔子以為刃上難登狹又易為功。狹戶甲反。易以豉反。

馬鬣封之謂也

俗間名。鬣力輒反。

今日而三斬板而已封

板蓋廣二尺長六尺。斬板

謂斷其縮也。三斷止之旁殺蓋高四尺。其廣袤未聞也。詩云縮板以載。斷音短。下同。上時掌反。下以上同。廣袤古曠反。

尚行夫子之志乎哉

尚庶幾也。疏哉。孔子至乎

又亡侯反。

曰此一節論葬夫子封墳之法。

燕國人間葬聖人恐有異禮。故從燕來魯觀之。舍於子夏氏舍。住也。燕人來往子夏家也。子夏曰。聖人之葬人與人之葬聖人也。子何觀焉。與及也。子夏謂燕人云。若聖人葬人及人葬聖人。皆用一禮。而子遠來何所觀乎。王肅云。聖人葬人與屬上句。以言若聖人葬人與則人庶有異聞。得來觀者若人之葬聖人與凡人何異而

子何觀之。然公西赤為志。編用三王禮。子夏謂葬聖人與凡人

聖師別自表。義不施世為法。而子夏恐燕人學此禮。故懸

而拒之。云其禮本應如一也。而下又述昔聞夫子見四封之

異者。此處可共是許。燕人學之。故備陳其教。以赴遠觀之意。

○昔者夫子言之曰。吾見封之若堂者矣。既已語燕人無觀

又此歷述孔子之言者。欲以此語與燕人為法。封謂墳之也。

若如堂。基四方而高。○見若坊者矣。坊提也。堤坊水上平而

兩旁殺其南北長也。言又見有築墳形如坊者也。見若覆夏

屋者矣。般人以來始。屋四阿。夏家之屋唯兩下而已。無四阿

如漢之門廡。又言見其封墳如覆夏屋。唯兩下而殺。卑而寬

廣。又見封如斧之形。其刃嚮上。長而高也。既言四墳之異。夫

子之意。從若斧者焉。以為刃上難登。狹又易為功。力子夏既

道從若斧形。恐燕人不識。故舉俗稱。馬鬣封之謂也。以語燕

人。馬鬣鬣之上。其肉薄。封形似之。○今日而三斬板。子夏

前。述明夫子語。又引今會古。竟更述其今日而三斬板。子夏

之墳。今日者。謂今作孔子墳。正用一日之功。儉約不假多

時於一日之中。而三斬板者。謂作墳法也。築墳之法。所安板

側於兩邊。而用繩約板。令立後復內土於板之上。中央築之

令土與板平。則斬所約板。繩斷而更置於見築土上。又載土

記疏卷六

七

其中三編如此其墳乃成故云今日而三斬板也而已封者為三編設板築土而止已其封也故鄭注板蓋廣二尺長六尺板廣二尺疊側三板應高六尺而云四尺者但形旁表漸斂上狹下舒如斧刃之形使三板取高四尺以合周制也○尚行夫子之志乎哉者尚庶幾也言今日三斬板是庶幾慕行於孔子平生所志也以示燕人○注板蓋至以載○正義曰知板蓋廣二尺案祭義曰築宮仞有三尺是牆高一丈公羊傳云五板為堵則板廣二尺故五板高一丈也知板長六尺者以春秋左氏說雉長三丈高一丈公羊傳云五板為堵五堵為雉按五堵而為雉則堵長六尺故詩箋云雉長三丈則板六尺知蓋高四尺者以上合葬於防崇四尺今葬夫子不可過之又板廣二尺三板斜殺唯高四尺耳其東西之廣南北之袤則未聞也引詩縮板以載是大雅緜之篇也引之者證縮為約板之繩孫毓難云孔子墓魯城北門外西墳四方前高後下形似卧斧高八尺今無馬鬣封之形不止于三板記似誤者孫毓云據當時所見其墳或後人增益不與元葬墳同無足怪也○婦人不葛帶婦人帶要經也葬後卒哭變麻易葛而婦人重要而質不變所重故不葛帶至期除之

婦人不葛帶

婦人帶要經也葬後卒哭變麻易葛而婦人重要而質不變所重故不葛帶至期除之

卒哭直變經而已大功以下輕至卒哭並變為葛與男子同經首經也婦人輕首重要故也○有薦新

如朔奠之殷奠

疏

未葬中間得新味而薦亡者如朔奠者謂未葬前月朔大奠於殯宮者大奠則牲饌豐也朔禮視大斂士則特豚三鼎今若有新物及五穀始熟薦於亡者則其禮牲物如朔之奠也大夫以上則朔望大奠若士但朔而不望○既葬各以其服除

卒哭當變衰麻者變之○**疏**既葬至服除○正義曰既葬謂或有除者不視主人○**疏**三月葬竟後至卒哭重親各隨所受而變服若三月之親至三月數滿應除者葬竟○**池視**各自除不待主人卒哭之變故云各以其服除也○**池視**

重雷也如堂之有承雷也承雷以木為之用行水亦宮之飾有承雷云以銅為之○**疏**池視重雷○正義曰池者柳車重直容反衣于既反○**疏**之池也重雷者屋承雷也以木為之承於屋雷入此木中又從木中而雷於地故謂此木為重雷也天子則四注四面為重雷諸侯四注重雷則差降去後餘三大夫唯餘前後二士則唯一在前而生時既屋有重雷以行水死時柳車亦象宮室而在車覆鼈甲之下牆帷之

重雷也如堂之有承雷也承雷以木為之用行水亦宮之飾有承雷云以銅為之○**疏**池視重雷○正義曰池者柳車重直容反衣于既反○**疏**之池也重雷者屋承雷也以木為之承於屋雷入此木中又從木中而雷於地故謂此木為重雷也天子則四注四面為重雷諸侯四注重雷則差降去後餘三大夫唯餘前後二士則唯一在前而生時既屋有重雷以行水死時柳車亦象宮室而在車覆鼈甲之下牆帷之

上織竹爲之形如籠衣以青布以承斃甲名○君即位而

爲柩柩謂柩棺親尸者柩堅著之言也言天子柩內又有水兕革棺○柩蒲厯反徐厯益反觀尸棺柩音移著

直略反兕歲壹漆之○若未成然藏焉力虛之不令○令

合疏君即至藏焉○正義曰此一節論人君尊即位得爲

之堅強斃然也人君無論少長而體尊備物故亦即位而

造爲此棺也柩謂柩棺親尸者也古者天子柩內有水兕而

諸侯無但用柩在內以親尸也○歲一漆之者雖爲尊得造

交未供用故不欲即成但每年一漆示如未成也唯云漆柩

則知不漆柩棺外屬等藏焉者棺中不欲空虛如急有待也

虛之不令也令善也言若虛空便爲不善故藏物於其中一

本爲虛之不合者謂不以蓋合覆其○復楔齒綴足飯

上既不合覆不欲令人見故藏焉復楔齒綴足飯

設飾帷堂並作設飾謂遷尸又加新衣○楔悉節反綴

父兄命赴者謂大夫以上也疏復楔至赴者○正義

事復招魂也模柱也招魂之後用角柩柱亡人之齒令開使

舍時不閉也○綴足者復用燕几綴亡人之足令直使著履

時不辟戾也○飯者飯食也設飾者謂襲斂遷尸之時及又

加著新衣也○帷堂者謂小斂時○並作者作起爲也自復

以下諸事並起以帷堂故云並作○父兄命赴者亦復後之

事赴謂死者生時於他人有恩識者今死則其家宜使人往

相赴告也士喪禮則孝子自命赴者若大夫以上則父兄命

之也何以然尊許其病深故使人代命之也雖代命之猶稱

孝子○君復於小寢大寢小祖大祖庫門四郊

尊者求之備也亦疏君復至四郊○正義曰此一節論人

他日所嘗有事○疏君禮備復處又多自小寢以下明招

魂處所也君王侯也於小寢者前曰廟後曰寢爾雅云室有

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此小寢者所謂高祖以下

寢也王侯同大寢謂天子始祖諸侯大祖廟也兩言於廟求神

備也周禮夏采以冕服復於大祖廟是也其小廟則祭僕復

緩復於四郊此天子之事也其諸侯復則小臣故喪大記云
小臣復案周禮內小臣職小臣上士四人案雜記云復西上
注各如其命數上公九命侯伯七命則小臣不足明更有餘
官又復人雖依命數復處既多則復人不足當於此復了更
轉嚮○喪不剥奠也與祭肉也與肉則巾之為其
他處○久設塵埃加也脯醢之奠不巾○剥那角反疏喪不至也
與音餘下同僕力果反謂不巾覆也埃音哀疏與○正義
曰此一節論祭肉不可露見之事剥猶露也言喪奠脯醢
不復設巾可得露與是語辭謂喪不露奠者為有祭肉
也無祭肉即得露○注有牲至不巾○正義曰案士喪禮
小斂陳一鼎小斂奠于尸東祝受巾巾之是有牲肉則巾
之也士喪禮又云始死脯醢醢酒奠于尸東無巾又殯後朝
夕乃奠醢酒脯醢如初設不巾是脯醢醢酒不巾也案既夕
禮柩朝廟重先奠從奠設如初巾之此亦脯醢醢酒不巾者
為其在堂恐埃塵故雖脯醢亦巾之此文脯醢之奠不巾者
據室也疏既殯旬而布材與明器材木工宜乾腊且豫成
內也既殯至明器○正義曰此一節論葬禮須豫備之事○
既殯旬謂殯後十日也○而布材與明器者布班也材

謂棹材也殯後十日而班布告下覓棹材及送葬明器之材
或云布其木宜乾腊故豫須暴之也士喪禮筮宅吉左還棹
獻明器之材于朝奠日出夕奠逮日陰陽交接庶幾
殯門外是也朝奠日出夕奠逮日遇之○逮音代

或大計反父母之喪哭無時使必知其反也謂既練
君服金革之疏父母至反也○正義曰禮哭無時有三種
事反必有祭疏一是初喪未殯之前哭不絕聲二是殯後
除朝夕之外廬中思憶則哭三是小祥之後哀至而哭或一
日二日而無復朝夕之時也此云哭無時謂小祥之後也何
以知然下云使必知其反是其可使之時也○使必知其反
也者使謂君使之也既小祥無哭時其時可為君所使服金
革之事也反還也若為使還家當必設祭告親之神令知其
反亦出必告反必面之義也○注謂既練或時為君服金革
之事反必有祭者禮運云三年之喪期不使公羊傳亦期不
使是知期內不使則期外可使也而曾子問云卒哭服金革
之事無辟此魯侯有為為之也喪大記云卒哭而服○練練
金革之事鄭云權禮也是知卒哭而使非正禮也○練練

衣黃裏練緣小祥練冠練中衣以黃為內練為飾黃之
色卑於纁纁練之類明外除○練七絹反

淺赤色今之紅也綠悅絹反葛要經繩履無絢角瑱

瑱充耳也吉時以玉人君有瑱○要經一遙反下鹿裘衡

長祛衡當為橫字之誤也祛謂衰綠袂口也練而為裘橫

祛○衡依注作橫華彭反下衡三同祛起魚反祛祛之可

也祛表裘也有祛而祛之備飾也玉藻曰麤裘青豸裘絞

同鹿子也豸音岸胡疏練練至可也○正義曰練小祥也

練衣者練為中衣黃裏者黃為中衣裏也正服不可變中衣

非正服但承衰而已故小祥而為之黃拾裏也練綠者練為

淺絳色也綠謂中衣領及衰綠也裏用黃而領綠用練者領

緣外也明其外除故飾見外也葛要經者亦小祥後事也小

祥男子去葛經唯餘要葛也○繩履者謂父母喪菅屨卒哭

受齊衰蒯蕪屨至小祥受大功繩麻屨也無絢履頭飾也吉

有喪無角瑱者瑱充耳也人君平常吉用玉為之以掩於耳

在初喪亦無至小祥微飾以角為之○鹿裘者亦小祥後也

為冬時吉凶衣裏皆有裘吉時則貴賤有異喪時則同用大

鹿皮為之鹿色近白與喪相宜也○衡長祛者衡橫也祛裘

緣口也小祥之前衰狹而短祛又無祛至小祥稍飾則更易

作橫廣大者也又長之又設其祛也練而為裘者為猶作也

前時已有裘但短小至小祥更作大長者橫廣之又長之為

祛更新造之又加此三法也○祛祛之可也者祛謂裘上未

加衣也吉時裘上皆有祛衣喪已後既因質雖有裘裘上未

有祛衣至小祥裘既橫長又有祛為吉轉文故加祛之可也

案如此文明小祥時外有衰衰內有練中衣中衣內有祛衣

祛衣內有鹿裘鹿裘內自有常著襦衣○注黃之至外除○

正義曰練是赤色也其色華美黃雖是正色質卑於練爾雅

釋器云二染謂之練三染謂之纁故言纁類也華者在於外故

有殯聞遠兄弟之喪雖總必往

非兄弟雖鄰不往疏無親也所識其兄弟不同居

者皆弔就其家弔之成恩舊也疏有殯至皆弔○正義曰此一節論哭弔之事○所識其兄弟不

同居者皆弔者此文連上有殯之下若其骨血兄弟雖總必

往若其非兄弟骨血疏外之人雖都不往今有既非兄弟又

非疏外平生所共知識往來同恩好今若身死者兄弟雖不

同居亦就弔之成其死者之恩舊也其死者兄弟不同居

尚往弔之則死者子孫就弔可知舉疏以見親也已有殯得

弔之者以其死者與我有恩舊也皇氏以為別更起文不連

有殯之事所識者謂識其死者之兄弟是小功以下之親

既識兄弟雖不同居皆一就弔之未知然否故兩存焉○

天子之棺四重尚深遠也諸公三重諸侯再重大夫一

反水兕革棺被之其厚三寸以水牛兕牛之革以

合六寸也此為一重○被皮寄反注為棺被革各厚三寸

同厚胡豆反度厚薄曰厚皆同此音柶棺一爾雅曰柶柶也

柶徒亂反梓棺一梓音子屬音燭四者皆周而

也凡棺因能濕之物○而本又棺束縮一衡三衽每

作匣同子荅反能濕乃代反棺束縮一衡三衽每

束一衡亦當為橫衽今小要衽或作漆或作髹柏梓以

端長六尺徒低反頭也湊七豆反聚也疏天子至

正義曰此一節論天子諸侯以下棺槨厚薄長短之事○天

子之棺四重者尊尚深遠也四重者水牛兕牛皮二物為

一重也又柶為第二重也又屬為第三重也又大棺為第四

重也四重凡五物也其次而差之上公三重則去水牛餘兕

柶屬大棺也侯伯子男再重又去兕餘柶屬大棺大夫一重

又去柶餘屬大棺也士不重又去屬唯單用大棺也天子大

棺厚八寸屬六寸柶四寸又二皮六寸合二尺四寸也上公

去水牛之三寸餘兕柶屬大棺則合二尺一寸諸侯又去兕

之三寸餘合一尺八寸也列國上卿又除柶四寸餘合一尺

四寸也大夫大棺六寸屬四寸合一尺士則不重但大棺六

寸耳故庶人四寸矣而天子卿大夫文不見有通者云天子

諸侯故食不復奏樂也此不以樂食者蓋謂殯斂之間鄭以意斷不用樂之期也諸侯五日殯也然諸侯為其臣或至葬不食肉卒哭不舉樂蓋臣少而已卑不得同王也

以椁 敢木以周龍輅加椁而塗之天子殯以輅車加斧

于椁上畢塗屋 斧謂之黼白黑文也以刺繡於繆幕加椁以覆棺已乃屋其上盡塗之

天子之禮也 疏 天子至禮也 正義甫刺七亦反 繆音消 幕音莫

古天子殯法也敢叢也謂用木敢棺而四面塗之故云敢塗也龍輅者殯時輅車載柩而畫輅為龍故云龍輅也 以椁者亦題漆敢木象椁之形故云以椁 加斧于椁上者斧謂繡覆棺之衣為斧文也先敢四面為椁使上與棺齊而上猶開也以棺衣從椁上入覆於棺故云加斧于椁上也 畢塗屋者畢盡也斧覆既竟又四注為屋覆上而下四面盡塗之也故云畢塗屋鄭云敢木以周龍輅者謂叢衆木直壘周龍輅至上乃題漆則諸侯至上不題漆也

唯天 子之喪有別姓而哭 使諸侯同姓異姓庶姓相從而為位別於朝覲來時朝覲爵同

同位 別彼列反注 疏 唯天至而哭 正義曰此一節論同朝直透反下同 哭天子之事各依文解之 注使

諸至同位 正義曰異姓者鄭注周禮云王昏姻甥舅庶姓者謂與王無親者此言朝覲爵同同位則不分別同姓異姓然覲禮諸侯受舍於朝同姓西面異姓東面鄭注云分別同姓異姓受之將有先後也與此不同者覲禮先公而後侯先侯而後伯是亦爵同同位也 疏 魯哀公誄孔丘曰

天不遺耆老莫相予位焉嗚呼哀哉尼父 其誄

行以為謚也莫無也相佐也言孔子死無佐助我處位者尼父因其字以為之謚 誄力軌反者巨文反相息亮反注同父音甫行 疏 魯哀至尼父 正義曰此一節論哀公誄孔下孟反 疏 子之事孔子以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日卒哀公欲為作謚作謚宜先列其生時行狀謂之為誄 曰天不遺耆老莫相予位焉者作誄辭也遺置也耆老謂孔子也莫無也相佐也言上天不置孔子故無復佐助我處於位也 嗚呼哀哉傷痛之辭也 尼父尼則謚也父且字甫是丈夫之美稱稱字 國亡大縣邑公卿大夫士皆而呼之尼父也

厭冠哭於大廟三日君不舉

軍敗失地以喪歸也厭冠今喪冠其服未

聞○大縣郡縣之縣厭于葉反注同大音泰

或曰君舉而哭於后土

社

國亡至后土○正義曰此一節論人君為國致憂之也○國亡大縣邑者亡失也國之軍敗亡失土邑也

公卿大夫士皆厭冠哭於大廟三日者公孤也士喪禮云也○國既失地是諸侯無德所招故諸臣皆著喪冠而哭於君

謂舉樂也臣入廟三日哭故君亦三日不舉樂也或曰君舉而哭於后土者后土社也又有或者言亦舉樂而自於社中

哭之社主土故也然二處之哭鄭皆不非未知孰是庚蔚云舉者謂舉饌引周禮膳夫王日一舉又王齊日三舉注云殺

牲盛饌曰舉案庚蔚及前通合而為用也○孔子惡野哭者

為其變眾周禮呼歎呼於國中者行歌哭於國中之道者○惡疏孔子

謂之野為變眾故惡之也○未仕者不敢稅人如稅

人則以父兄之命

不專家財也稅謂遺于人○稅始未仕至之命○正義曰此論人子之法也稅人謂以物遺人

也○未仕者則亦不敢專家財餉人也如稅人謂已仕者也雖得遺人亦當必

稱父兄以將遺之○士備入而后朝夕誦

備猶盡也嫌主人哭疏士備至夕誦○正義曰此一節論君喪羣臣

入則誦疏朝夕哭誦之事備盡也國君喪羣臣則朝夕

即位哭誦嗣君孝子雖先入即位哭必待諸臣皆入列位畢

後乃俱踊者也士甲最後故舉士入為畢也所入有前後而

相待踊者孝子哀深故前入○祥而縞

縞冠素紕也○縞也踊須相視為節故俟齊也○祥而縞

古者反注同紕避反是月禫徙月樂

言禫明月可以用樂疏月樂○正義曰祥大祥也縞謂縞冠大祥日著之故小記除成喪者

其祭朝服縞冠是也○是月禫徙月樂者鄭志曰既禫徙月

而樂作禮之正也孔子五日彈琴自省樂哀未忘耳踰月可

以歌皆自身踰月所為也此非當月所受樂名既禫始得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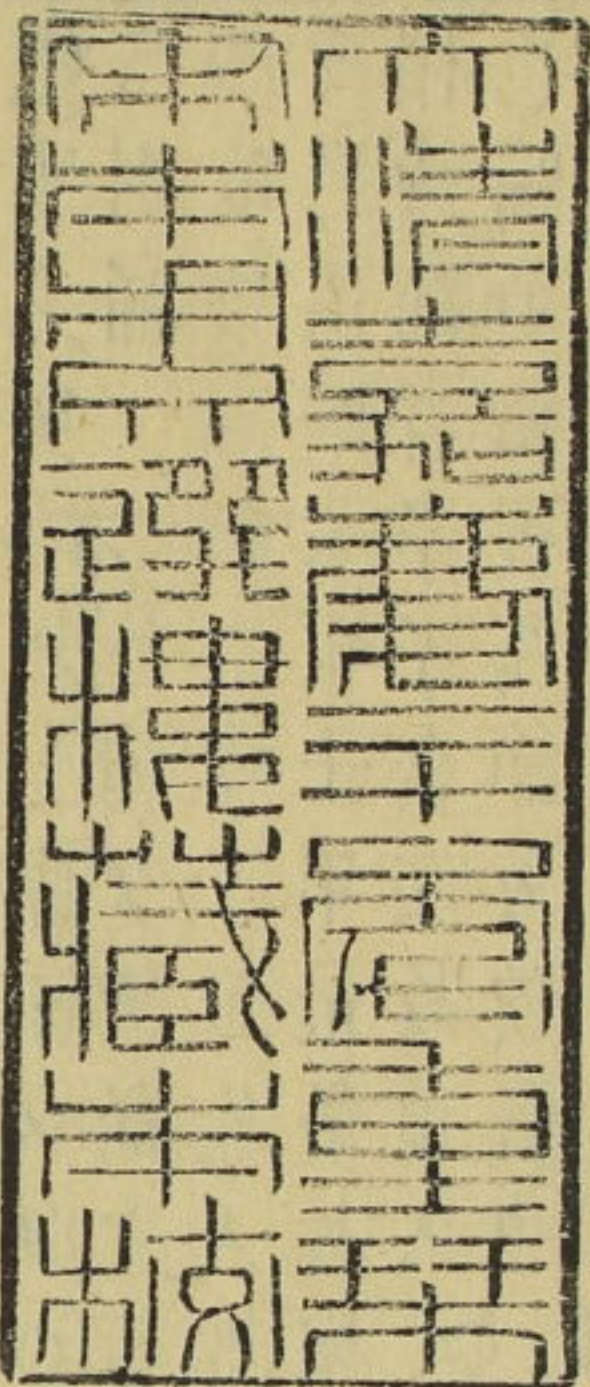
樂而在心猶未忘能歡徙月之樂極○君於士有賜亦

歡也哀殺有漸是以樂亦隨之也

帑幕之小者所以承塵湯之則張於殯上大夫以上幕人職供焉○帑音亦共音恭本亦作供疏君於士正義曰賜惠賜也帑者幕之小者也大夫以上喪則幕人職供之也士唯君恩賜之乃得有帑也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八

禮記注疏卷第八



江西南昌府學棗

禮記注疏卷八技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檀弓上

子柳之母死節

請粥庶弟之母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釋文出請鬻云本又作粥注同正義本作粥

子柳至貧者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而鄭注周禮云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無而字

案鄭此者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者作旨

足枝長八分閩監毛本作足此本足誤兄盧文弨云足枝長八分下志有間廣二分四字

文曰大泉直十五貨泉閩監毛本同浦鐘云五十字誤

今世謂之笮錢是也閩監毛本同惠棟校宋本笮作竿

契刀無縷而錯刀用金縷之閩監毛本縷作鏤

君子曰謀人之軍師節

利己亡眾閩監毛本同岳本嘉靖本同衛氏集說亡作忘考文引古本同

弁人有其母死節

此誠哀也閩監毛本同岳本嘉靖本同衛氏集說作謂誠哀也

夫禮為可傳也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無也字正義本有

夫聖人禮制閩監毛本同惠棟校宋本禮制作制禮衛氏集說亦作聖人制禮

可以制禮閩監毛本同惠棟校宋本制禮作禮制衛氏集說亦作可以禮制也

叔孫武叔之母死節

舉者出戶出戶祖石經同宋監本岳本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閩監毛本上戶字作尸誤石經考文提

要云上出戶謂舉尸者下出戶謂武叔斂者舉尸出戶而武叔猶冠隨以出戶急思括髮乃投其冠忽遽失節之甚宋大字本南宋巾箱本余仁仲本劉叔剛本俱作舉者出戶出戶祖

媼生戍子不敢閩本同監毛本戍作成

踊無筭閩監毛本筭作算。按士喪禮正作算是正字

男女奉尸夷于堂閩監毛本夷作俛衛氏集說同。按作俛與士喪禮合

將斬衰者雞斯將括髮者去笄閩監毛本同許宗彥校本依鄭注括髮上增齊

衰者素冠五字

扶君節

皆平生時贊正君服位者閩監毛本同岳本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浦鐘云生字衍從續

從母之夫節

以同居生總之親可

閩監毛本同岳本嘉靖本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總下有麻字

此皆據總麻正衰

閩監毛本同浦鐘從續通解作此皆據總麻之正者

喪事節

縱讀如摠領之摠

宋監本閩本岳本嘉靖本同監本摠作摠毛本作總衛氏集說作總釋文云依注作摠案九經字樣云摠說文作總經典相承通用

吉事欲其折折爾

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釋文出折折考文云古本折折作提提案廣韻十二齊折字下引禮記亦作折折

安舒貌詩云好人提提

閩監毛本同岳本嘉靖本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安舒貌上有提提

爾三字衛氏集說安舒上有折折二字是衛氏增成非本書所有釋文於經出折折云大兮反注同則知注當作折折字引詩作好人折折後人以詩本提提易之遂致釋文注同二字懸而無薄正義標起止作提提又云初來之時提提然從詩本作也

謂大疾

閩監毛本同岳本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按宋本大作太下大舒同釋文出謂大云音泰一音他佐反案大兼有他佐音則字不當作太也

吉事雖有行止往之時

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無行字續通解同。按無行是也

喪具節

衣亦漸制

閩監毛本作漸衛氏集說同此本漸誤斬

喪服節

惠棟按云喪服節食於有喪節宋本合為一節

蓋有夫婿受我之厚而重親之

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浦鐘云重而字誤倒

從續通解按非也下云欲一心事於厚重是約此句義非此句本如此

曾子與客立於門側節

以為不可發凶於人之館閩監毛本同岳本嘉靖本同衛氏集說無之字考文引宋板古

本同

曾子至弔焉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

曰反哭於爾次者閩監毛本同惠棟校宋本無者字

故曾許其反哭於汝次舍之處閩監毛本同惠棟校宋本曾下有子字

其賓亦在東門北面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東門作門東考文引宋板同

孔子曰之死而致死之節

木不成斲閩監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毛本斲作斲釋文同岳本作斲石經關

有鐘磬而無簣虞監本同岳本嘉靖本同石經鐘字同簣虞字闕閩本亦作虞鐘作鍾衛氏集說同毛

本鐘字同虞作簣注放此疏同。按依說文當作虞从虍象形其下足隸省作虞从竹者非

是不知之事閩監毛本如此此本之事二字倒

而致此死之者之意閩監毛本同惠棟校宋本死下無之字

非人所知也惠棟校宋本此下另行標禮記正義卷第十終記云凡二十一頁

有子問於曾子節惠棟校宋本自此節起至君於士節止為第十一卷卷首題禮記正

義卷第十一

問喪於夫子乎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釋文出問喪云問或作聞考文云古本

問作聞案正義云冀有所異聞也又云汝曾聞失位在他國之禮於孔子否乎據此則正義經文本作聞喪正義又云問喪謂問失本位居他國禮也此二問字皆當作聞否則岐出

有子至貧也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次于楊州

閩本同惠棟按宋本監毛本揚作陽

亦隨夫子之前後

閩監本如此此本前字重毛本前作先

嚮宋不嚮楚

閩監毛本同孫志祖云宋應作衛

陳莊子死節

繆公召縣子而問焉

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縣作懸下同

束脩之問不出竟

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同衛氏集說同釋文竟音境考文引古本竟作境。按竟

正字境俗字

焉得而弗哭

閩監本同石經同岳本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足利本同考文引古本無而字毛本同弗作勿

並非

論哭鄰國臣之法

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按宋本論作記

成子當生襄子班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當作常

仲憲言於曾子節

或用人器

閩監毛本作或岳本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此本或誤成

仲憲至親乎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此以下是原憲所說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無原字

周人爲之致惑

閩監毛本作惑此本誤惑

故用恭敬之器仍貯食送之

惠棟按宋本作仍貯食此本仍貯食三字闕閩監毛

本同

說二代既子

閩監毛本作了此本誤子

尋周家極文

惠棟按宋本作尋此本尋字闕閩監毛本同

若是無知

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是作示

以夏后氏尤古故也

監毛本作古此本古誤苦閩本同

公叔木節

春秋作成

閩本同岳本同衛氏集說同監毛本成誤成疏同考文引古本春秋下有傳字非也正義引春秋經不引傳可知無傳字

公叔木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子游至狄儀之間

也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無此廿二字

注木當為朱至十四年奔魯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無為朱十四年五字

注疑所服也親者屬大功是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作注疑所至功是

同母異父昆弟之服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同上有為字衛氏集說同

互說也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互作元

子思之母節

子思至慎哉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論為出嫁母之喪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無嫁字衛氏集說同

縣子瑣曰節

縣子瑣曰

閩本同嘉靖本同監本作瑣石經同岳本同衛氏集說同毛本誤瑣瑣釋文出子瑣云息果反依字作

瑣考文云古本作瑣

縣子至父也

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

后木曰節

后木至亦然

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

曾子曰節

曾子至失也

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

依禮小斂之奠設於東方

閩監毛本同惠棟校宋本依作用盧文昭云用疑周

小斂奠所以在西方

閩監毛本惠棟校宋本奠上有之字衛氏集說同

縣子曰節

縣子至古也

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

當記時失禮多尚輕細

閩監本同毛本當記作記當

子蒲卒節

子蒲至改之

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

杜橋之母之喪節

宮中無相以為沽也

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相下有

君子二字案正義云故時人謂其於禮為麓略使經文有君子二字正義安得僅以時人申說之是孔氏所見本亦無君子二字也

杜橋至沽也

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

宮中不立相侍

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浦鐘校侍改導

夫子曰節

夫子至以弔

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

子游問喪具節

有無惡乎齊

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考文引宋板同閩監毛本無作亡衛氏集說同釋文出有亡云皇如

禮記注疏卷八校勘記
字無也一音無下同知此處亦作亡字也石經考文提要曰坊本作有無案上稱家之有亡下苟亡矣俱作亡此作無歧出

斂首足形 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首作手正義本作首石經考文提要

宋大字本余仁仲本劉叔剛本至善堂九經本皆作首

還葬 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葬下有而無擲三字案正義本無

子游至者哉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不設碑繹不設碑繹不備禮 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無下不設碑繹四字

司士賁節

汰哉叔氏 閩監毛本同岳本嘉靖本同石經作汰衛氏集說同釋文出汰哉此本疏中亦作汰

司士至許人 閩監毛本同毛本作司士賁至禮許人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宋襄公節

宋襄至實之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若夏后氏專用明器 惠棟按宋本作若衛氏集說同此本若誤則閩監毛本同

周人兼用明器人器 閩監毛本作明此本明誤闕

孟獻子之喪節 案此本此節讀贈上有一○閩本同是另為一節監毛本去○故渾為一

節惠棟按云孟獻子節宋本分讀贈下另為一節齊召南云讀贈下當自為一節注下應有疏而無之刊本遂接孟獻子節而誤錄其疏於下

司徒旅歸四布 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作司徒敬子使旅

歸四方布案正義中屢言敬子猶是皇侃熊安生舊語設經中無此則疏豈空言讀書臆錄續編云經注並無敬子字正義何為反覆申辨向疑經文有脫譌而未能決今讀古本為之釋然考文如此類亦所謂披沙揀金也

旅下士也

閩監毛本作下岳本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此本下誤卜

司徒使下士歸四方之賻布

閩監毛本同岳本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之賻布作之賻賻者布也足利本同但無也字

曾子言非禮祖而讀贈

惠棟按宋本如此宋監本同此本言非二字闕祖字同閩監毛本非作喪祖作祖岳本作非禮祖嘉靖本同衛氏集說二句倒置惟非字不誤祖亦作祖考文云古本作曾子言非也禮祖而讀贈宋板足利本同但無也字案考文之宋板即惠棟所按之宋本今惠棟作祖考文作祖疑祖誤也

主人之吏

考文引宋板同嘉靖本同岳本閩本監毛本吏作史衛氏集說同

論喪不貪利之事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喪上有因字衛氏集說同

故歸還之也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無也字衛氏集說同

成子高寢疾節

觀其意

閩監毛本同岳本嘉靖本同衛氏集說意下有也字考文引古本同

遣慶封之族

閩監毛本同岳本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遺上有慶字族下有也字

謂不墾耕

閩監毛本同岳本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不下有可字釋文出不墾是陸氏所見本亦無可字也

成子至我焉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子夏問諸夫子曰節

案此本此節賓客至上有一。閩本同是另為一節也監毛本去。故渾為一節齊召南云賓客至以下當亦自為一節刊本因無疏誤接上節盧文弨云賓客至一段當另起在疏後自為一節

子夏至衍爾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國子高節

反覆也閩監毛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校宋本覆作復宋監本岳本同考文引古本同釋文出反復

非周禮閩監毛本同岳本嘉靖本同衛氏集說禮下有也字考文引古本同

國子至之哉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

欲其深邃閩監毛本作深衛氏集說同此本深誤經

言不可封壤種樹也惠棟校宋本作可衛氏集說同此本可字闕閩監毛本作當非

孔子之喪節

封築土為壟閩監毛本作封岳本嘉靖本同此本封誤北

坊形旁殺平上而長閩監毛本作上岳本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此本上字闕

其形旁廣而卑閩監毛本同岳本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旁下有殺字

斬板謂斷其縮也惠棟校宋本作其宋監本岳本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釋文出斷其此本其誤莫閩監毛本同

三斷止之旁殺閩監毛本同岳本同衛氏集說同嘉靖本止誤正惠棟校宋本止作上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釋文出上之云時掌反下以上同

孔子至乎哉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

徧用三王禮子夏謂葬聖人閩監毛本同惠棟校宋本禮下有而字考文引宋本禮作而下屬與惠棟校不同

而下又述昔聞夫子見四封之異者閩監毛本作異此本異誤其
以赴遠觀之意閩監毛本同許宗彥校赴作副

馬駸鬣之上閩監毛本同惠棟校宋本駸作鬣衛氏集說同盧文弨云駸是說文新附字疑本借

駮字不當改

正用一日之功 按正疑止字之譌

但形旁表漸斂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表作表是也續通解同

不與元葬墳同無足怪也 惠棟按宋本如此此本元誤也作者也誤同閩監毛本元作原

婦人不葛帶節

婦人不葛帶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不變所重 閩監毛本作重衛氏集說同此本重字闕

有薦新節

有薦新如朔奠 惠棟按宋本無此六字

若士但朔而不望 閩監毛本作士此本誤王衛氏集說亦作士

既葬各以節

既葬至服除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池視重霽節

如堂之有承霽也 惠棟按宋本同岳本嘉靖本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閩監毛本堂作屋

池視重霽 惠棟按宋本無此四字

而生時既屋有重霽以行水 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無而字浦鐘按云而衍字

而在車覆鼈甲之下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在作於衛氏集說同

君卽位節

歲壹漆之 惠棟按宋本同石經同宋監本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儀禮經傳通解同考文引古本足利

本同閩監毛本壹作一石經考文提要宋大字本余仁仲本
劉叔剛本至善堂九經本皆作壹。按經傳因壹與一同音
假借爲一字學者遂分別一二字作一書專壹字作壹說文
从壺吉聲壹乃俗作字也

虛之不合

閩監本同岳本嘉靖本同毛本合作令衛氏集
說同考文引古本同釋文出不合云力政反本
又作合正義云虛之不合也令善也一本爲虛之不合者
謂不以蓋合覆其上然則正義本當亦作令與釋文同今
作合注與疏不相謀當由附合注疏時所據注本不同毛
本改從令是也衛氏集說令下有也字考文引古本同案
正義則也字亦當有

君卽至藏焉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復楔齒節

復楔至赴者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用桷細柱亾人之齒令開

閩監毛本作桷衛氏集說同
此本桷誤

不辟戾也

閩監毛本作辟衛氏集說同此本辟字闕

飯者飯食也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食作含衛氏集
說同案作含是也

謂襲斂遷尸之時

閩監毛本作尸衛氏集說此本尸誤
展

及又加著新衣也

閩本同惠棟按宋本同監毛本及作
乃非衛氏集說刪乃字亦非

猶稱孝子名也

惠棟按宋本作稱續通解同此本稱字
闕閩監毛本作書非

君復於小寢節

君復至四郊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喪不剝奠也與節

喪不至也與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爲有祭肉也

閩監毛本作肉衛氏集說同此本肉誤也

小斂既奠于尸東

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作既斂奠于尸東。按集說是也。

祝受巾巾之

閩監毛本作祝衛氏集說同此本祝誤況

設如初巾之

閩監毛本作設此本誤投

既殯旬節

惠棟按云既殯節宋本合下朝奠日出二旬為一節

木工宜乾腊且豫成

毛本作豫成岳本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此本豫成二字闕閩監本同考

文引古本且豫成作且以豫成也

材椁材也

閩監毛本作椁岳本嘉靖本同此本椁誤祖考文引古本作材椁柩材也正義本無柩字

既殯至明器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此一節論葬禮

惠棟按宋本同衛氏集說同續通解同閩監毛本葬誤喪

須豫備之事

惠棟按宋本作備衛氏集說同此本備字闕閩監毛本誤暴

朝奠日出節

惠棟按宋本父母之喪以下為一節

父母至及也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練練衣節

黃之色卑於纁

閩監毛本同岳本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釋文出於薰云本又作纁正義作纁

麤裘青豨裘

閩監毛本同岳本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按宋本豨作豨

練練至可也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黃拾裏也

閩本同監毛本拾作拾是也衛氏集說同

裏用黃而領緣用緜者

閩監本同衛氏集說同毛本緣下用誤中惠棟按宋本無下用

字

小祥男子去葛經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葛作首衛氏集說同案首字是也

謂父母喪菅屨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按宋本無母字續通解同案儀禮喪服為父菅屨父卒為母與父在為母皆疏屨此言菅屨當無母字為是

無絢屨頭飾也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無絢下有絢者二字考文引宋板無絢下有者絢二字此亦與惠按不同

鹿色近白惠棟按宋本作色近續通解同此本色近二字闕閩監毛本作鹿皮色白非

裘上未有裼衣閩監毛本作未此本誤夫

二染謂之練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按宋本二作一與爾雅合

然麤裘用青豸為裘閩監毛本作裘此本誤裘

有殯節

有殯至皆弔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天子之棺節

凡棺因能濕之物閩監毛本同岳本因作用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案集說

論天子諸侯以下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無諸侯二字

屬六寸大棺八寸也閩監毛本如此此本上寸誤中下寸誤十

唯樽不周閩監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按宋本唯作惟毛本唯誤雖考文引宋板作唯

上有杭席故也閩監毛本杭作抗惠棟按宋本衛氏集說同。按作抗是也

縱束者用二行也閩監毛本作也衛氏集說同此本也誤之

或有作髹字者惠棟按宋本作作此本作誤惟閩監毛本同

案喪大記君大棺八寸閩監毛本作案此本案誤宰

則樽之厚也

閩監毛本作厚此本厚誤游

天子之哭諸侯也節

時人閒有弁經

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按宋本間作聞岳本嘉靖本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續通解間有作聞著

天子至樂食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今哭諸侯

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按宋本哭作

天子之殯也節

菽本以周龍輔加樽而塗之

閩監毛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按宋本加作如

宋監本岳本同續通解同案作如是也正義云象樽之形正申此如字之義○按穀梁傳九年疏引作如

天子至禮也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謂用木菽棺而四面塗之

此本用誤困閩監毛本不誤惠棟按宋本菽作叢下亦題

湊菽木同

畢塗屋者

閩監毛本作畢此本畢誤塗

四面盡塗之也

閩監毛本作塗此本塗誤畢

唯天子之喪節

唯天至而哭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位就同姓之中

閩監毛三本同惠棟按宋本位作但是也衛氏集說同

魯哀公節

誅其行以爲謚也

閩監毛本同岳本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重誅字宋監本

作誅累其行以爲謚也按左傳哀十六年正義引禮記注誅累也累列生時行迹讀之以作謚

尼父因其字以為之謚閩監毛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

作且無一字宋監本同考文引古本與宋本同足利本與

岳本同段玉裁云且字見儀禮者四見禮記者三見公羊

傳者三疏家多不得其解今案說文且薦也凡承藉於下

日且凡冠而字祇有一字耳必五十而後以伯仲故下一

字所以承藉伯仲也言伯某仲某是稱其字單言某甫是

稱其且字若韓非子於孔子單言尼蓋五十以前事也此

注家且字之說也其說甚詳不可備錄又云檀弓注且字

俗本譌作其字今本左傳哀十六年疏引譌作目字宋本

禮記注疏譌作且一字三字惟南宋禮記監本及慶元本

左傳哀十六年疏作且字不誤

魯哀至尼父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稱字而呼之尼父也惠棟按宋本作呼此本呼字闕閩

國亾大縣邑節

哭於大廟三日閩監本同石經同岳本嘉靖本同衛氏集說

以喪歸也閩監毛本同岳本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

引古本足利本喪下有禮字

國亾至后土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亾失也監毛本作亡此本亡誤云閩本同

亾失土邑也閩監毛本作土此本誤土

孔子惡野哭者節

周禮銜枚氏監毛本作銜岳本嘉靖本同此本銜誤御閩

掌禁野叫呼歎呼於國中者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下

呼作鳴宋監本岳本嘉靖本

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衛氏集說作掌

中者無野字作踣鳴字與周官經合釋文出叫呼

孔子惡野哭者惠棟按宋本無此六字

未仕者節

稅謂遺于人

閩監毛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于作於惠棟按宋本于作子宋監本同岳本同考文引

古本足利本亦作予是人下有物字非正義皆云謂以物遺人也是足利本所據補也

未仕未尊

閩監毛本如此此本未仕誤夫任

亦當必稱父兄以將遺之

閩監毛本作稱此本誤類

士備入節

嫌主人哭

毛本作嫌岳本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此本嫌字闕閩監本同

士備至夕踊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雖先入即位哭

閩監毛本作位衛氏集說同此本位誤布

而相待踊者

惠棟按宋本作而此本而字闕閩監毛本作必非

祥而縞節

祥而至月樂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其祭朝服縞冠是也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祭下有也字衛氏集說同

君於士節

幕人職供焉

閩監毛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岳本供作共釋文出共焉云本亦作供。按供正字

共假借字

君於士有賜帑

惠棟按宋本無此六字

賜惠賜也

惠棟按宋本作惠此本惠字闕閩監毛本惠作恩衛氏集說同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八終

惠棟按宋本此行題禮記正義卷第十一終宋監本題禮記卷

第二經五千四百二十二字注五千三百二十字嘉靖本題卷終經五千二百一十九字注五千三百六十五字

禮記注疏卷八校勘記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九

檀弓下第四疏

正義曰案鄭目錄云義同前篇以簡策繁多故分為上下二卷

禮記

鄭氏注

孔穎達疏

君之適長殤車二乘公之庶長殤車一乘大

夫之適長殤車一乘

皆下成人也自上而下降殺以兩成人遣車五乘長殤三乘下

殤一乘尊卑以此差之庶子言公卑遠之傳曰大功之殤小從上。適丁麻反下及下適室同長殤丁丈反下及注同下式羊反乘繩謚反下及注同皆下戶嫁反殺色疏君之至戒反遣棄戰反差初佳反又初宜反遠于萬反疏一乘。君者五等諸侯也今此謂諸侯及卿大夫之子送葬遣車之數。君長殤也車三乘者遣車也葬柩朝廟畢將行設遣奠竟取遣奠牲體臂臠折之為段用此車載之以遣送亡者故謂之遣車然遣車之形甚小周禮巾車云大喪飾遣車鄭云使人以次舉之以如墓也又雜記遣車視牢具置于四隅鄭云四隅

禮記注疏卷九

樽中之四隅以此而推故知小也所以必須遣車者雜記云
大饗既饗卷三牲之俎歸于賓館父母而賓客之義所以載牲體送之也
也是言父母方將遠去亦如賓客之義所以載牲體送之也
但遣車之數貴賤不同若生有爵命車馬之賜則死有遣車
送之諸侯七乘大夫五乘士三乘也今此所明惟諸侯既七乘降
殺宜兩則國王宜九乘士三乘也今此所明惟諸侯既七乘降
未宜兩則國王宜九乘士三乘也今此所明惟諸侯既七乘降
九乘若適子成人則應七乘在長殤而成人則應五乘中殤從上
亦五乘下殤三乘也若有國王庶子成人則應五乘中殤從上
殤三乘下殤三乘也若有國王庶子成人則應五乘中殤從上
也○公之庶長殤車一乘也若有國王庶子成人則應五乘中殤從上
子若成人乃三乘而長殤則一乘也若有國王庶子成人則應五乘中殤從上
上若成人乃三乘而長殤則一乘也若有國王庶子成人則應五乘中殤從上
子成三人乘長殤降二故一乘也若有國王庶子成人則應五乘中殤從上
及庶殤並不得也案下注云人臣賜車馬乃得有遣車今大夫
命始賜車馬然諸侯大夫再命而賜車馬不合有遣車今大夫
適子長殤得有遣車約鄭注雜記云則士無遣車者謂諸侯之士及天子
命得有車馬之賜而云士無遣車者謂諸侯之士及天子

士下士也但喪禮質略天子之臣與諸侯之臣命數雖殊喪
禮不異故鄭云大夫以上乃有遣車文主天子大夫其實兼
諸侯大夫也鄭以士無遣車者文主諸侯之士其實亦兼天
子中下士也諸侯大夫之賜者雖為大夫之身五乘不得及子
車得及子若不得長殤車一乘則大夫之身五乘不得及子
經云大夫之適長殤車一乘則大夫之身五乘不得及子
為晏子大儉故舉國君及大夫之身五乘不得及子
橫生異意無所證據熊氏非也雜記云遣車視牢具則遣車
一乘當苞一個士無遣車既夕禮記云遣車視牢具則遣車
禮之義若服虔之意視牢具者視饗餼牢具故襄二十五年
崔杼葬莊公下車七乘服注云正義曰君是三公之尊今庶子言
此異也○注庶子至從上等之上又同三公之尊今庶子言
夫以上皆有君號公則庶子也此有公同三公之尊今庶子言
公就其尊號是早遠於庶子也此有公同三公之尊今庶子言
文無所對嫡與稱公故喪服云公子嫡子是也又鄭引喪服
傳云大功之喪中從上者證此遣車亦中從上也又鄭引喪服
服是生人所著哀念死者車亦生者中從上也又鄭引喪服
殊皆緣生者中實童幼故從於下盧植以其瓦棺聖周之
屬本為死者中實童幼故從於下盧植以其瓦棺聖周之

從下非 ○公之喪諸達官之長杖
其宜 ○公之至長杖 ○正義曰此一節論臣為君杖法公者
服 疏 五等諸侯也諸者非一之辭達官謂國之卿大夫士
斬 君命者也既被君命故稱達官也既達於官而貴有其職
此對不達者為長杖云長也若遭君喪則備服衰杖故云諸
達官之長杖也不云衰從可知也 ○注謂君至服斬 ○正義
曰不達於君謂府史之屬也賤不被命是不達於君也不服
斬衰但服齊衰三月耳故喪服齊衰三月章有庶人為國君
鄭云不言民而言庶人庶人或在官者案彼注即是達
者也皆是凡謂庶人在官者若其近臣闈寺之屬雖無爵命
但嗣君服斬則亦服斬與此異也故喪服斬衰章云公士大
夫之眾臣為其君布帶繩屨傳曰近臣君服斯服矣鄭注云
近臣闈寺之屬若大夫之臣雖不被命於諸侯得為大夫之
君服斬與杖但眾臣降 ○君於大夫將葬弔於宮
其帶屨用布帶繩屨耳 ○君於大夫將葬弔於宮
及出命引之三步則止 以義奪孝子宮殯 如是者
三君退 退去也三命引 朝亦如之哀次亦如之 弔君

不必於宮朝喪朝廟也次他日賓客所受大門外舍 疏 君
也孝子至此而哀君或於是弔焉 ○朝直遙反注同 疏 於
至如之 ○正義曰此一節論君弔臣之禮君於大夫之喪將
至葬時君必親往弔於殯宮謂就殯宮以弔孝子弔禮既畢
及其柩引出殯宮之門孝子號慕攀轅柩車不動君奪孝子之
情命遣引之引者止柩住君又命引之引者止柩住君又命引
之情故且止柩住君又命引之引者止柩住君又命引之引者
便引之者或來弔參差早晚不必恒在殯宮或當朝廟明日
將發之時亦如柩出殯宮命引之引者止柩住君又命引之引
朝亦如之君弔或晚不及朝廟引之引者止柩住君又命引之引
平生待賓客次舍之處孝子哀其平生次舍之處停柩不行
君於是始弔弔畢君命引之使行如上來之事故云哀次亦
如之 ○注宮殯至在路 ○正義曰知此是殯宮者以下云朝
及哀次以朝廟殯及出大門哀次之事此文在其前以事前後
故知是殯宮也云出謂柩已在路者對宮中未行今已出殯
門將往嚮廟謂之在路賀場以路謂載柩之車義亦通也 ○
注退去至九步 ○正義曰鄭嫌退謂遂巡且退故云退去也
云三命引之凡移九步者以禮成於三故知凡為九步鄭必
分明言九步者以經上云引之三步則止下云如是者三恐

別更爲三通前爲四卡存二步之嫌故明言九步也九步既
停孝子更須有事君即退○注君弔至弔焉○正義曰君於
大夫恩義或有厚薄或弔有早晚故云君弔不必於宮也宮
謂殯宮也從上可知也知朝是喪朝廟者朝與哀次相對故
知朝廟也柩之朝廟今日至廟明日乃去此弔謂明日將去
之時故有命引之云次他日賓客所受大門外舍也者以觀
禮諸侯受次舍于廟門外明大夫大門外亦有賓客無次
位在門東孝子必哀門西賓次者以平生門東待賓客無次
孝子見門西張次之哀而哀故云哀次云君或於弔焉者
以君弔正禮當於殯宮或於朝祖廟無門外君弔之禮○五
君來弔或晚有邂逅於是弔焉故云或是不定之辭○五
十無車者不越疆而弔人氣力始衰○疆居良反
本又作疆下越疆同

疏

五十至弔人○正義曰此一節論衰老不許徒行遠平
路遙遠弔人又悲感哀○季武子寢疾嶠固不說
戚恐增衰恐故不許也

齊衰而入見曰斯道也將亡矣士唯公門說

齊衰

季武子魯大夫季孫夙也世爲上卿強且專政國人
事之如君嶠固能守禮不畏之矯失俗也道猶禮也
○嶠居表反嶠固人姓名說他活反本亦作

亦善乎君子表微

時無如之何佯若
善之表猶明也
及其喪也會

點倚其門而歌

明己不與也點字皙曾參父○點多
忝反倚于綺反徐其綺反皙星麻反

季武至而歌○正義曰此一節論季武子無禮嶠固正之事
武子魯之執政上卿時人畏之如君入其門皆說衰唯
嶠固不說齊衰而入見武子謂武子曰我所以著齊衰而入
者以此著齊衰之道將亡絕矣以時人畏爾入門者皆說齊
衰故此著齊衰入大夫之門其道將絕又語武子若依正禮
士唯入公門乃說齊衰而入大夫之門不合說也言將亡者
其時嚮餘大夫之門猶有著齊衰者故云將亡者未絕
之辭武子既得嶠固之言心雖悲恨身既寢疾無奈之何乃
佯言若美之汝之細雅君子乃能表明之善者若失禮顯著凡
人皆知若失禮微細雅君子乃能表明之善者若失禮顯著凡
微汝能知之是乃倚武子之門而歌明已不與武子故無哀戚
慕嶠固之直乃倚武子之門而歌明已不與武子故無哀戚

○注季武至禮也。正義曰知是上卿專政者左傳文云國
人事之如君者入君門說齊衰今入武子之門亦說齊衰是
與君同也此謂不杖齊衰若杖齊衰雖入公門亦不說之具
在下曲禮疏云蟻固能守禮不畏之矯失俗也者謂失禮風
俗矯而正之據鄭此言則矯固人之姓名其字從虫若矯正
之字從矢熊氏云或有人矯武子固陋對文不知一何甚也
注時無至善之。正義曰知非實善云佯善者其實善則尋
常不合說齊衰故知佯若善矯固也心實不善而佯善之是
無如之何凡外貌為陽內心為陰實無內心但有外貌者謂
之為陽故史記韓非說難云陽收其身而實疏之陰用其言
而顯棄之是也此陽或言佯者字相假借義亦通也。○注點
字哲曾參父正義曰此史記仲尼弟子傳文彼文點字作箴
○大夫弔當事而至則辭焉辭猶告也擯者以主人
有事告也主人無事則
為大夫出。擯必刃反本又作償同。弔於人是日不樂
後放此為于偽反下亦為為之變同。婦人不越疆而弔
君子哀樂不同日子於是日哭則不。人於外行弔之日不飲酒食肉焉以全
哀也弔於

葬者必執引若從柩及壙皆執紼示助之以力
車曰引棺曰

有拜者往謝雖朋友州里舍人可也謂無
主後弔曰

寡君承事示亦為
執事來主人曰臨君辱臨其臣之喪
臨如字徐力鳩反

君遇柩於路必使人弔之君於民臣有
父母之恩大夫之

喪庶子不受弔不以賤者為
有爵者主疏大夫至受弔。正義
曰此一節論弔哭之

禮各依文解之。大夫弔者謂大夫弔士也當事當主人有
大小斂殯之事也。大夫尊來弔士則孝子應出下堂迎之若
正有事而至則孝子遣人辭告之道有事不得出也。注辭
猶至夫出。正義曰此出者正謂出之於庭不得出門外以
男子之事自堂及門故也。若未小斂以前唯君命出故士喪
禮云唯君命出鄭注云大夫以下時來弔祿不出始喪哀戚
甚在室是小斂以前不為大夫出也。正當小斂之節大夫來
弔則辭之以有事斂畢當踊之時延大夫而入絕踊而拜之

或大夫正當斂後踊時始來則亦絕踊拜之故雜記云當袒
大夫至雖當踊絕踊而拜之注云尊大夫來至則拜之不待
事已也若士來弔雖當斂不告以有事畢踊後引士入然
後拜之故雜記云於士既事成踊襲而后拜之是也此云不
當事則為大夫出於士雖不當事則不為之出然士喪禮既
小斂以後主人將襲經於西階遂拜賓大夫特拜士旅之得出拜
士者以主人將襲經於序東因降階而拜之非故為士而出
拜之不當事為大夫出謂出迎至庭若大夫退則出送于門
外故士喪禮賓出主人拜送于門外鄭注云廟門外也廟門
謂殯宮門也婦人不越疆而弔人此是凡弔之法婦人無
外事故不越疆而弔人。弔於葬者必執引柩車索也弔
葬本為助執事故必相助引柩車也。若從柩及壙皆執紼
者及至也。紼引棺索也。凡執引用人貴賤有數若其數足則
餘人不得遙行皆散而從柩也。至壙下棺窆時則不限人數
皆悉執紼是助力也。注示助至壙者。正義曰引者長遠
之名故在車車行遠也。紼是撥舉之義故在棺棺唯撥舉不
長遠也云從柩羸者羸餘也從柩者是執引所餘羸長者也
何東山云天子千人諸侯五百人大夫三百人立五十人羸
數外也。喪公弔之必有拜者。喪謂諸侯臣之喪公來親
弔或遣人來弔喪家雖無主後必有以次疏親而往拜之以

謝其恩疏親亦無雖死者朋友及同州同里及喪家典舍之
人而往拜之可也此以無後故許他人拜謝若其有後主人
故自當親拜是以既夕禮云主人乘惡車鄭注云拜君命是
也。弔曰寡君承事者此是君來語擯者使傳君來之辭也
弔為助事故雖君之尊亦稱承事也。主人曰臨者主人辭
謝之曰君屈辱降臨某之喪文稱寡君者應是弔他國之臣上
承公弔之下則是已國之臣稱寡君者以其示欲供承喪家
之事故謙言寡君如何不淑是也。君遇柩於路者君於其臣當
禮君使某弔如何不淑是也。君遇柩於路者君於其臣當
特弔於家故喪大記於大夫及士皆親弔之又禮譏蕢尚受
弔及杞梁之妻不受野弔是也。其或卑小之臣及庶人之等
君不豫知其喪造次遇柩於路既而民之臣以民為主亦兼微小
故鄭荅張逸謂行而遇之謂凡民也。雖以民為主亦兼微小
臣君不豫知其喪故此云兼臣也。大夫之喪庶子不受弔
者不受弔者謂不為主人也。適子主喪受弔拜賓若適子或
有他故不在則雖庶子不敢受弔明已卑辟適也言大夫庶
子不受弔則士之庶子得受弔也言不。○妻之昆弟為
受弔不可以賤者為有爵者喪主也。○妻之昆弟為

父後者死哭之適室

以其正也

子為主袒免哭踊

親者主之。夫入門右。北面辟正主。辟音避。下辟難同。使人立于門

外告來者狎則入哭。狎相習知者。使色吏反。又如字狎戶甲反。父在

哭於妻之室。不以私喪于尊。非為父後者哭諸異室。

有殯聞遠兄弟之喪哭于側室。嫌哭。無側室哭

于門內之右。近南者為之變位。近附近之近。同國則往哭之。無喪

外疏。妻之至哭之。正義曰。此一節論哭無服者之事。適

其正故也。故姊妹之夫為之哭於適室之中庭也。子為主

者。子已子也。甥服舅總故命已子為主受弔拜賓也。袒免

哭踊者冠尊不居肉袒。上必先免。故凡哭哀則踊。踊必先袒

袒必先免。故袒免哭踊也。夫入門右者。夫謂此子之父。即

哭妻兄弟者也。言夫者。據妻之為喪也。鄭注。知此北面者。鄭

推子既為主。在阼階下西嚮。父不為主。若又西嚮。便似二主

故入門右。而北面示辟。為主之處也。鄭又所以知父必北面

者。曾子問云。衛靈公弔季康子。魯哀公為主。康子立於門右

北面。辟主人之位。故鄭知此當北面。辟主人之位也。而禮本

多將鄭注。北面為經。文者非也。案古舊本及盧王禮亦無北

面字。唯鄭注云。北面耳。廣蔚亦謂非經文也。使人立于門

外告來者。以門內有哭。則鄉里聞之。必來相弔。故主人所

使人出門外告語來弔者。述所哭之由。明為主。在子不關已

也。狎則入哭者。若弔人與此亡者。曾經相識。狎習當進入

共哭。父在哭於妻之室者。此夫若父在則適室。由父故。但於

妻室之前而哭之。亦子為主。使人立于門外也。故鄭注云。不

以私喪于尊。非為父後者哭。諸異室者。案奔喪禮。妻之黨

哭。諸寢此哭於適室及異室者。寢是大名。雖適室及妻室。異

室。揔皆曰寢。此云子為主。祖免哭踊。則夫入門右亦哭踊。知

者以其上文申祥之哭言。思婦人倡踊。故知夫入門右亦哭。踊

兄弟之喪謂異國也。所以同國則往哭，異國則否。○子張

者以其已有喪，殯不得嚮他國，故鄭云喪無外事。○子張

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或曰齊衰

不以弔，以其無會子曰我弔也與哉。於朋友哀痛

非若凡弔。○疏禮之事。○注以其至非之。○正義曰言曾子

與子張無服不應往哭，故或人。○有若之喪，悼公弔

焉。悼公魯哀公之子游擯由左。擯相角喪禮者喪禮

當如詔辭而皆由右，相是善子游正之孝經說曰以身

擯角。○擯必忍反。注同相息亮反。下同詔音照。角音又

有若至由左。○正義曰此一節論擯相之法，在主人曰擯在

客曰介。○注擯相至擯角。○正義曰庾蔚云相主人以禮接

賓皆謂之擯，亦無當於吉凶。鄭以為相角喪禮據此事而言

之，大宗伯注出接賓曰擯，入詔禮曰相。云喪禮廢亡時人以

為此儀，當如詔辭而皆由右，相是善子游正之者，少儀云詔

辭自右，鄭云為君出命也。立者尊右，案立者尊右若已傳君

之詔辭，詔辭為尊，則宜處右。今擯者宜右也。若於喪事則惟

賓主居右而已，自居左而當時禮廢，言相喪亦如傳君詔辭

已自居右。子游知禮故推賓居右，已居左也。云孝經說曰以

身擯角者，引孝經說證擯是相角也。孔子身為君作擯角故

論語云君召。○齊穀王姬之喪。穀當為告聲之誤也。王

使擯是也。○穀音告。魯莊公為之，大功或曰由魯嫁故為

之服，姊妹之服或曰外祖母也，故為之服。○春秋

周女由魯嫁，卒服之，如內女服，姊妹是也。天子為之無服，嫁

於王者之後，乃服之。莊公齊襄公女弟文姜之子當為舅之

妻，非外祖母也。外祖母又小功也。○為疏齊穀至之服。○

論諸侯為王姬著服之事，案莊二年秋齊王姬卒，齊來告魯

云王姬之喪，魯莊公為之，大功或人解之云王姬周女也，命

魯為主，由魯嫁比之魯女，故為之服。出嫁姊妹之服更有或

人解云王姬為莊公外祖母，故為之著大功之服，此或人之

言，乃為二非也。王姬是莊公舅妻，不得為外祖母，是一非假

令為外祖母，正合小功不服大功，是二非也。○注王姬至夫

人。正義曰案莊公十一年王女共姬為齊桓公夫人，知此王姬非齊桓公夫人者，以桓公夫人經無卒文，是不告於魯。襄公夫人莊二年經書王姬卒，是來告魯，此言齊告王姬之喪，故知是襄公夫人。注春秋至服之。正義曰春秋莊二年齊王姬卒，穀梁傳云為之主者卒之也。案莊元年秋築王姬之館于外，下云王姬歸于齊，是由魯嫁也。喪服大功章君為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著大功之服，王姬既比之內女，故服大功也。云天子為之無服者，以尊卑不敵，故也。若嫁於王者之後，天子以賓禮待之，則亦大功也。其女反為兄弟為諸侯者，亦大功，以喪服女子出嫁為兄弟大功，故也。案喪服云女子子為父後者，期謂大夫士之妻有往來歸宗之義，故喪服傳云婦人雖在外，必有歸宗曰小宗。鄭答趙商云，自其家之宗言宗及小宗，故知是大夫士也。諸侯夫人父母卒，無復歸寧之理，故知諸侯夫人為兄弟為諸侯者，但大功耳。不得服期，熊氏以為服期非也。案服小記云與諸侯為晉兄弟者，服斬卑賤降等，雖不為臣猶服斬衰，與此別也。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且曰寡人

重耳辭難出奔是時在翟就弔之。重直龍反注及下皆同難乃且反翟音迪木又作狄

且曰寡人

聞之亡國恒於斯得國恒於斯

言在喪代之際雖吾

子儼然在憂服之中喪亦不可久也時亦不

可失也孺子其圖之

勸其反國意欲納之喪謂亡失位孺穉也。嚴魚檢反本亦作儼同喪息浪反注及下皆同孺如樹反後同穉直吏反本又作稚同以告舅犯

舅犯重耳之舅狐偃也字舅犯曰孺子其辭焉喪人無寶仁親以

為寶

寶謂善道可守者仁親親行仁義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為利

欲反國求為後是利父死而天下其孰能說之孺子其辭焉

也解公子重耳對客曰君惠弔亡臣重耳身喪

父死不得與於哭泣之哀以為君憂

死之謂何或敢有他志以辱君義

謝之。與音預。父疏。晉獻至君義。

正義曰此一節論公子重耳不因父喪以取國之事各依文
解之。且曰至圖之。使者弔重耳重耳受弔禮已畢使者
出門則應遂還賓館使者方須致穆公之命以勸重耳故言
且曰言且者非特弔耳且者兼有餘事使者且更言曰稱穆
公之命言寡人聞前古以來失亡其國恒於此喪禍交代之
時得其國家亦恒在於此交代之時言此喪禍交代之際是
得國失國之機求之則得不求則失雖吾子儼然端靜在憂
戚喪服之中無求國之意然身喪在外亦不可久為言辛苦
也得國之時亦不可失言當承也欲使重耳從其言故云孺
子其圖之。父死至君義。言父身死亡謂是何事正是凶
禍之事既是凶禍豈得又因此凶禍以有為已利欲求反國
必其如此而天下聞之其誰解說我以爲無罪公子重耳用
舅犯之言出而對客既敘其弔意又謝其欲納之言君惠弔
亡臣重耳此一句是敘其弔意言身喪父死不得在國與於
哭泣之哀以爲君之憂慮欲納於我既謝其恩又道不可之
意言以父死謂是何事豈復敢悲哀之外別有他志以屈辱
君之義事乎言已無他志不敢受君勸以反國之義也稽顙
言義者宜也穆公之意以重耳反國爲宜故云義也稽顙
而不拜哭而起起而不私他志謂私心。稽子音啓顙桑黨反

顯以致命於穆公

使者公子繫也盧氏云古者名字相配顯當作顯。顯依注音鞮呼

遍反徐苦見反使色穆公曰仁夫公子重耳夫稽

顙而不拜則未爲後也故不成拜哭而起則

愛父也起而不私則遠利也。夫音符疏至遠

利也。正義曰此穆公本意勸重耳反國重耳若其爲後則
當拜謝其恩今不受其勸故不拜謝穆公以其不拜故云未
爲後也所以稽顙者自爲父喪哀號也凡喪禮先稽顙而後
拜乃成今直稽顙而不拜故云不成拜也今既聞父死勸其
反國之義哀慟而起若欲攀轅然故云哭而起則愛父也以
其愛父故起若欲攀轅既哭而起不私與使者言必無心反
國是遠利也鄭注知在翟弔之及使者公子繫者並國語文
云繫弔重耳而退弔公子夷吾於梁如弔重耳之命夷吾見
使者再拜稽首起而不哭退而私於公子繫曰里克與我矣
吾命之以汾陽之田百萬丕鄭與我矣吾命之以負蔡之田
七十萬亡人苟入埽除宗廟定社稷且入河外列城五言亡
人之所懷案國語之說夷吾則穆公美重耳之言皆是形夷

吾而 ○帷殯非古也自敬姜之哭穆伯始也

起 穆伯魯大夫季悼子之子公甫靖也敬姜穆伯妻文伯歎之母也禮朝夕哭不帷。歌昌燭反。疏始也。正義曰此一節論哭殯不合帷殯之事。注穆伯至不帷。正義曰知穆伯是季悼子之子公甫靖者。世本文知敬姜是文伯歎之母者。下文云文伯之喪。敬姜晝夜哭。又國語云。敬姜自績。文伯諫之。是也。朝夕哭。不帷。是雜記文。以孝子思念其親。故朝夕哭。時乃褻徹其帷也。今敬姜之哭。穆伯以辟嫌之。故遂朝夕哭。不復徹帷。故下文云。穆伯之喪。敬姜晝哭。與此同也。案春秋文十五年。公孫敖之喪。聲已不視帷堂而哭。公孫敖亦是穆伯。此不云聲已之哭。穆伯始者。聲已。是帷堂非帷殯也。聲已哭在堂下。怨恨穆伯。不欲見其堂。故帷堂敬姜哭於堂上。遠嫌不欲見夫之殯。故帷殯。案張逸答陳鏗云。敬姜早寡。晝哭以辟嫌。帷殯。或亦辟嫌。表夫之遠色也。○喪禮哀戚之至也節

哀順變也君子念始之者也 始猶生也念父母 疏

喪禮至者也。正義曰此一節記人總論孝子遭喪所為哭。踊復魄飯含重主殯葬反哭之事各依文解之。喪禮哀戚

之至也者言人或有禍災雖或悲哀未是哀之至極唯居父母喪禮是哀戚之至極也既為至極若無節文恐其傷性故辟踊有節筭裁節其哀也故下文辟踊哀之至有筭為之節文也所以節哀者欲順孝子悲哀使之漸變也故下文云溫哀之變也所以必此順變者君子思復盡愛之道也念父母之生已恐其傷性故順變也 復盡愛之道也

有禱祠之心焉 復謂招魂且分禱五祀庶幾其精氣之反。禱丁老反。一音丁報反。祠音詞。

望反諸幽求諸鬼神之道也 鬼神處幽闇望北

面求諸幽之義也 鄉其所從來也禮復者升屋

復盡至義也。正義曰始死招魂復魄者盡此孝子愛親之道也非直招魂又分禱五祀冀精氣之復反故云有禱祠之心焉言招魂之時於平生館舍求魂欲反又於五祀禱請求之復與五祀摠是祈禱故云禱祠之心焉以摠結之又解復魄之時冀望魂神於幽闇而來所以望諸幽者求諸鬼神之道也言鬼神處在幽闇故望幽以求之又解望幽所在北方是幽闇復者北面求鬼神之義。注復謂至之反。正義曰招魂者是六國以來之言故楚辭有招魂之篇禮則云復冀

精氣反復於身形分禱五祀者既夕禮文直言乃行禱者謂
非直招魂兼有分禱俱是求神之義言分遣其人以禱五祀
五祀博言之拜稽顙哀戚之至隱也稽顙隱之
耳士唯二祀

甚也
隱痛也稽顙之時先為稽顙而後拜者哀戚之至痛就拜與稽顙二事之中稽顙為痛之甚此拜稽顙拜文在上以周禮言之將拜稽顙或可下文殷周並陳此云拜稽顙或舉殷禮故先言拜也
飯用米貝弗忍虛也
注隱痛。正義曰釋詁文也。

不以食道用美焉爾
尊之也食道養米貝美飯用至焉爾。正義曰死者既無所知所以飯用米貝不忍虛其口既不忍虛其口所以不用飯食之道以實之必用米貝者以食道養米貝美尊之不敢用養故用米。美善焉爾飯食人所造作細碎不絮故為養也。米貝天性自然為美凡含用米貝案喪大記云君沐梁大夫沐稷士沐梁又以所沐之米以飯之故士喪禮祝漸米于堂又云祝受米奠于貝北主人左扱米實于右是飯用沐米也則是諸侯用梁大夫用稷士用梁士用梁者謂天子之士諸侯之士用稻故士喪禮云

銘明旌也
音名旌音精。銘以死者為不可別也
已故以其旗識之
不可別形貌不見。別已彼列反注同本或無己字非識式至反皇
如字
愛之斯錄之矣敬之斯盡其道焉耳
謂重

重主道也
始死未作主以重主其神也重
殷主綴重焉
綴猶聯也殷人作主而聯

其重縣諸廟也去顯考乃埋之。綴周主重徹焉。周人
丁劣反又丁衛反。聯音連。縣音玄。綴周主重徹焉。周人
徹重。疏。銘明至徹焉。正義曰。案士喪禮為銘各以其物
埋之。王常諸侯建旂孤卿建旛大夫士建物則銘旌亦然。但
以尺寸易之。案士喪禮。士長三尺大夫五尺諸侯七尺天子
九尺。從遣車之差。以喪事略故也。若不命之士。則士喪禮云
以緇長半幅。長一尺。經末長終幅。長二尺。揔長三尺。愛之
斯錄之矣。○愛之斯錄之者。謂孝子思念其親。追愛之道。斯
此也。故於此為重。以存錄其神也。○敬之斯盡其道焉。耳者
謂於此設奠。盡其孝養之道焉。耳。鄭以下文有重及奠。故以
此一經為下。張本故云。重與奠也。此愛之斯錄之矣。及奠之
斯盡其道焉。耳。亦得揔焉。於明旌之義。故士喪禮為銘之下
鄭注引此。愛之敬之二事。以解節旌以義得兩通。故鄭彼此
二解。○重主至徹焉。○言始死。作重猶若吉祭。木主之道。主
者。吉祭所以依神在喪。重亦所以依神。故云。重主道也。○殷
主。綴重焉。者。謂殷人始殯。置重于廟。庭作虞主。訖則綴重。縣
於新死者所殯之廟也。○周主重徹焉。者。謂周人虞而作主。
而重則徹去。而埋之。故云。周主重徹焉。但殷人綴而不即埋。
周人即埋。不縣於廟。為異也。○注始死未作。至練主。用栗。○

正義曰。案士喪禮云。士有重無主。而此云。重主道者。此據天
子諸侯有主者言之。卿大夫以下無主。春秋孔悝為禘主。鄭
駁異義云。孔悝祭所出。君故有主。云重既虞而埋之。乃後作
主。者。謂既虞之後。乃始埋重。埋重之後。乃始作主。案天子九
虞。九虞之後。乃埋重。重與柩相近。故公羊云。虞主用桑。謂虞
祭之末也。左傳云。祔而作主。謂用主之初。俱是喪主。其義不
異。故異義公羊說。虞而作主。左氏說。天子九虞。十六日祔。而
作主。謂喪主許慎。謹案左氏說。與禮同。鄭氏不駁。則是從左
氏之義。非是。虞祭之日。即作主也。故此注云。埋重之後。乃作
主也。其卒哭之祭。已用主也。必知然者。以卒哭日成事。以吉
祭易喪祭。故知與虞異也。○注。殷人至埋之。○正義曰。知縣
之廟者。周主重徹焉。明殷之作主。重不徹焉。主之與重。本為
死者入廟。重既不徹。故知重隨死者。縣於廟云。去顯考。乃埋
之者。謂今死者。世世遞遷。至為顯考。其重恒在死者。去離顯
考。乃埋其重。及主。以其既遷。無復有廟。故顯考謂高祖也。其
遷早晚。左氏以為三年喪畢。乃遷廟。故僖三十三年左氏傳
云。烝嘗禘於廟。杜服皆以為三年禘祭。乃遷此廟。鄭則以為
練時。則不禘。而遷廟。主故鄭注。士虞禮。以其班祔之下。云。練
而遷廟。又注。魯人廟用。由謂始禘時。鄭必謂以練者。以文二
年作僖公主。穀梁傳云。於練焉。壞廟。壞廟之道。易檐可也。改

塗可也。范甯云：親過高祖，則毀其廟。以次而遷，將納新神，故示有所加。是鄭之所據。其主之狀，范人云：正方穿中央，達四方。天子長尺二寸，諸侯長一尺。注：周人至埋之。正義曰：案既夕禮，將葬，甸人抗重，出自道左。道左倚之，鄭注云：重既虞將埋之，是鄭埋重於門外之道左也。若虞主亦埋之於祖廟門外之道左，案異義載禮及公羊，說虞主所藏無明文。鄭駁之云：一說埋之於廟北，隔下左氏說。虞主所藏無明文，鄭駁之云：案士喪禮，重與柩相隨，之禮，柩將出，則重倚於道左。柩將入於廟，則重止於門西。虞主與神相隨，之禮，亦當然。練時既特作栗，主則入廟之時，祝奉虞主於道左。練祭訖，乃出就虞主而埋之。如既虞埋重於道左，是鄭奠以素器以生者，既練埋虞主於廟門之道左也。

有哀素之心也

哀素言哀痛無飾也。凡物無飾曰素。

唯祭祀之禮主

人自盡焉爾，豈知神之所饗，亦以主人有齊

敬之心也。

哀則以素敬，則以飾禮。由人心而已。齊側皆反。

疏。奠以至心也。

論虞祭之後，及卒哭練祥之祭，故云：此等祭祀之禮，既見親終於主人，自盡致孝養之道焉。爾豈知神之所饗，須設此祭所以設之者，亦以主人有齊敬之心。若親存，然故設祭亦如生存之有齊敬。今死亦齊敬，故云亦也。注：哀則至以飾。正義曰：哀則以素謂葬前敬則以飾，謂虞後故士虞禮不用素器也。知經中祭祀非尋常吉祭者，以上下所論皆是喪事，不應吉祭。廁在其間，其實吉祭。主人亦有齊敬之心也。

之節文也。

筭數也。辟踊，媿亦反。疏

義曰：撫心為辟跳。

躍為踊，孝子喪親哀慕至，慙男踊，女辟，是哀痛之至極也。若不裁，限恐傷其性，故辟踊有筭為準。節文章準節之數其事。不一，每一踊，初死三日，三踊，九跳，都為一節。士舍死三日而殯，凡有三踊，初死三日，三踊，九跳，都為一節。士舍死三日而殯，斂大斂，又踊，凡三日，為三踊也。大夫五踊，舍死四日而殯，初死日一踊，明日三踊，又為三踊也。大夫五踊，舍死四日而殯，又一踊，至四日，大斂，朝不踊，當大斂時，又一踊，凡四日，為五踊。諸侯七踊，舍死日六日，而殯，初死日一，明日一，又至三日，日小斂，朝一，當小斂時，又一日，四日，無事，一，五日，又一至六日，朝不踊，亦當大斂時，又一日，六日，七，踊，周禮王九踊，舍死日

八日而殯死日一明日襲一其間二日為二至五日小斂為二其間三日又二至八日大斂則其朝不踊也大斂時又一凡八日九踊故云為之節文也故雜記云公七踊大夫五踊士三踊鄭注云士小斂之朝不踊君大夫大斂之朝乃不踊也袒括髮變也愠哀之變也去飾去美也袒

括髮去飾之甚也有所袒有所襲哀之節也

疏袒括至節也。正義曰言袒衣括髮者是孝子形貌之變也悲哀愠恚者是孝子哀情之變也去其尋常吉時服飾也者是其華美也孝子去飾雖有多塗袒括髮者就

去飾之中最為甚也孝子悲哀理應常袒何以有所袒有所襲時者表明哀之限節

哀甚則袒哀輕則襲 **弁經葛而葬與神交之道**

也 接神之道不可以純凶天子諸侯變服而葬冠素弁以葛為環經既虞卒哭乃服受服也雜記曰凡弁經其衰

後袂。括觀闕反愠庾皇紆粉反積也又紆運反恚恚也徐又音鬱去羌呂反下及注去樂去桃荊並同衰七雷反侈袂昌氏反下 **疏**注接神至侈袂。正義曰葬時居喪著喪冠

麻經身服衰裳是純凶也又尋常弁經以麻

為環經今乃去喪冠著素弁又加環經用葛不以麻故云交神之道不可以純凶云天子諸侯變服而葬以下云有敬心焉以日月踰時故敬心乃生大夫與士三月而葬敬心未生故知天子諸侯也云冠素弁以葛為環經者素謂素帛為弁故鄭注周禮司服云弁如爵弁而素不云麻是用素帛為以葛受服也者以受服者無文故鄭解不定喪服注天子諸侯既虞大夫士卒哭乃受服此云卒哭乃受服是不定喪服以大夫以上卒哭與虞其月不同士虞與卒哭同在一月故解為大夫以上卒哭與虞士卒哭受服皇氏云檀弓是本當言既虞與喪服注會云卒哭者誤也引雜記其衰後袂者證既服弁經其衰亦改案喪服衰袂二尺二寸祛尺二寸則葬時更制其衰袂三尺三寸祛尺八寸是改喪服之衰也熊氏皇氏等並為錫衰皇氏又引鄭說稱鄭冲云小記曰諸侯弔必皮弁錫衰則此弁經之衰亦是弔服也案喪 **有敬心焉** 時服改葬尚服總麻今葬服錫衰其義疑也 **疏**注大夫至踰時。正哀衰而敬生敬則服有飾大夫士 **疏**義曰案鄭箴膏肓云三月而葬未踰時。衰所追反 **疏**義曰案鄭箴膏肓云人君殯數來日葬數往月大夫以上殯皆以來自數則大夫并死月四月而葬云未踰時者謂未踰一時假令四月而死

七月而葬是未踰越夏之一時也非如春秋之踰年也若以爲踰年言之則三月死至四月是亦踰時穀梁傳云古者行役不踰時豈三月行不至四月即須反故知不然也

周人弁而葬殷人啣而
周弁殷啣俱象祭冠而疏注周弁至同也。正義曰素禮同也。啣况甫反。士冠禮周弁殷啣夏收王制云夏后氏收而祭殷人啣而祭周人弁而祭此弁既對啣故知俱象祭冠

室老爲其病也君命食之也
尊者奪人易也歡也。歡徐昌悅反一音常悅反爲其于僞反下注爲父母爲有也。正義曰此一節論尊者奪孝子情之法歡者親喪三日之後歎粥之時主人亡者之子主婦亡者之妻室老家之長命食疏飯也若非三者雖復歎粥致疾病君不命食之以其賤故也其士之主主人主婦君不命也喪大記主婦食疏食謂既殯之後此主婦歎者謂未殯前故問喪云鄰里爲之糜粥以飲

反哭升堂反諸其所作也
親所行禮之處。處昌慮反下同。

主婦入于室反諸其所養也
親所饋食之處。養徐羊尚反。疏

反哭至養也。正義曰謂葬窆訖反哭升於廟所以升堂者反復於親所行禮之處行禮者謂平生祭祀冠昏在於堂也。主婦反哭所以入於室反復於親所饋食供養之處此皆謂在廟也故既夕禮主人反哭入于室注云反諸其所養也下始云遂其所作也又云主婦入于室注云反諸其所養也下始云遂適殯宮故知初反哭在廟也下云反哭之弔也亦謂在廟也

反哭之弔也哀之至也反而亡焉失之矣於
是爲甚
哀痛甚。殷既封而弔周反哭而弔。封當爲窆。窆下棺也。封依注。疏注封當至棺也。正義曰知非既音窆彼驗反下同。然且殷既不爲墳故知封當爲窆。孔子曰殷已慤吾從周。慤者得哀之始未見其甚。慤。疏注慤者至其甚親之平生行禮之處今反哭於廟思想其親而不見故悲哀爲甚墳者非親存所在之處今樞暫來至此始有悲哀未是

甚極今弔者於此而來 葬於北方北首二代之達

哀情質慤故云慤也 禮也之幽之故也 北方國北也 首手又反 疏 正義曰上之訓

往下之語助言葬於國北及北首者鬼神尚幽闇往詣幽 冥故也殯時仍南首者孝子猶若其生不忍以神待之 既

封主人贈而祝宿虞尸 贈以幣送死者於壙 疏 既

至虞尸。正義曰既封謂葬已下棺鄭不破窆字者從上可 知也云主人贈而祝宿虞尸者謂主人以幣贈死者於壙之

時祝先歸宿戒虞尸案既夕禮主人贈用制幣玄纁 束帛也案士虞禮記云男男尸女女尸是虞有尸也 既反

哭主人與有司視虞牲 省其牲 有司以几筵

舍奠於墓左反日中而虞 所使奠墓有司來歸乃 虞也舍奠墓左為父母

形體在此禮其神也周禮家人 疏 有司至而虞。正義曰 此謂既窆之後事也 有

也奠置也墓道嚮南以東為左孝子先反脩虞故有司以几

筵及祭饌置於墓左禮地神也言以父母形體所託故禮其

地神以安之也反日中而虞者反謂所使奠墓左有司歸也

虞者葬日還殯宮安神之祭名必用日中者是日時之正也

士虞禮云日中而行事注云朝葬日中而虞君子舉事必用

辰正也再虞三虞皆用質明案周人尚赤大事用日出故朝

葬也。注所使至為尸。正義曰鄭恐奠墓有司未歸即非

於墓左反日中而虞是奠墓者迴反日中而虞引周禮家人

凡祭墓為尸者證葬畢奠墓案周禮家人為尸謂 葬日虞

祈禱不同者以言凡祭墓凡者非一諸祭皆是 葬日虞

弗忍一日離也 離力智反下同 是月也以虞易

奠 虞喪 卒哭曰成事 既虞之後卒哭而祭其諱蓋曰

成 疏 注既虞至為成。正義曰既虞祭之後至於卒哭其

唯雜記及此有卒哭成事故鄭約之為解又稱蓋以疑之以

二哭漸就於吉故云成事祭以吉為成故也其虞與卒哭尊

卑不同案雜記士三月而葬是月而卒哭大夫三月而葬五

已疏卷九

月而卒哭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又雜記云內此天子
 七月而葬九月而卒哭雜記又云諸侯七虞大夫五士三謂
 之虞者鄭注士虞禮云虞安也所以安神虞皆用柔日故十
 者鄭注士虞禮云柔日陰陰取其靜最後一虞用剛日陽也
 虞記云二虞卒哭他用剛日鄭注云諸侯七虞然則天子九虞也
 其動謂動而將祔廟也雜記云諸侯七虞然則天子九虞也
 士三虞卒哭同在一月初虞已葬日而用柔第二虞亦用柔
 日假令丁日葬葬日而虞則已日二虞後虞改用剛則庚日
 三虞也故鄭注士虞禮云士則庚日三虞三虞與卒哭相接
 則壬日卒哭也士虞禮云明日祔於祖父則祭明日祔也士
 之三虞用四日則大夫五虞當八日諸侯七虞當十二日天
 子九虞當十六日最後一虞與卒哭例同用剛日大夫以上
 卒哭者去虞相校兩月則虞祭既終不得與卒哭相接崔氏
 解既正禮得終其虞後卒哭之前剛日雖多不須設祭以正
 禮成也故此下云不忍一日未有所歸也謂不成正禮赴葬
 赴虞是也崔又一解虞後卒之前不可無祭亦以剛日接之
 恐此解非也

是日也以吉祭日易喪祭
 以豉反徐音亦

明日祔于祖父
 祭告於其祖之廟。祔音附

其變而之吉祭

也比至於祔必於是日也接不忍一日末有

所歸也末無也日有所用接之虞禮所謂他用剛

正義曰上云虞卒哭及祔皆據得常正禮此經所云謂不得
 正禮故謂之變以其變常禮也所以有變者或時有迫促或
 事有忌諱未及葬期死而即葬者即喪服小記所云赴葬者
 赴虞者三月而後卒哭彼據士禮而言速葬速虞之後卒哭
 之前其日尚餘不可無祭謂之為變其既虞之後變禮而之
 吉祭也之往也既虞往至吉祭其禮如何既虞比至於祔以
 來必於是日接謂於是三虞卒哭之間剛日而連接其祭謂
 恒用剛日所以恒用剛日接之者孝子不忍使親每一日之
 間無所歸依。注末無至成事。正義曰虞禮所謂他用剛
 日者此經所云變者虞禮謂之他也案士虞禮云三虞卒哭
 他用剛日哀薦日成事鄭注云他謂不及時而葬者喪服小
 記曰赴葬者赴虞者三月而後卒哭則虞與卒哭之間有祭
 事者亦用剛日其祭無名謂之他者假設言之耳如鄭此言
 虞禮謂之他此經謂之變其義一也皆據速葬速虞者而言
 之云其祭祝曰哀薦日成事雖所行三事虞卒哭及他之下
 鄭意惟屬於他故引來為注其依時葬及虞者後去卒哭雖

遠其間不復祭崔氏一解云雖依時葬虞後至卒哭仍以剛
日接其義恐非也喪服小記云赴葬者據士故云三月而卒
哭此經亦據士故云比至於祔必於是日也接若大夫以上
赴葬赴虞之後為接祭至常葬之月終虞之祭日乃止其祝
亦稱哀薦
云成事焉
神之人情
○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執戈惡之
也 為有凶邪之氣在側君聞大夫之喪去樂卒事而往未
期音基 襲也其已襲則止巫去桃茢桃鬼所惡茢莠可掃不
祥。茢音列徐音例杜預云黍穰也鄭注周禮云莠帶惡鳥
路反注及下注同凶邪似嗟反下注同茢音完莠大彫反。
所以異於生也 生人無。疏 君臨至生也。正義曰
禮君謂天子臣喪未襲之前君往臨弔則以巫執桃祝執茢
又使小臣執戈所以然者惡其凶邪之氣必惡之者所以異
於生人也若往臨生者但有執戈無巫祝桃茢之事今有
巫祝故云異於生也。注君聞至桃茢。正義曰君聞大夫
之喪去樂卒事者昭十五年公羊傳文言而往未襲也是鄭
意所加之言也公羊直云去樂卒事鄭必知往者以下云柳

莊之卒衛侯不脫祭服而往明其王有大臣之喪亦當然也
以聞喪即往故知未襲也云已襲則止巫去桃茢者襲謂死
之明日則止巫門外去桃茢祝代巫而入又小臣執戈鄭知
然者案喪大記大夫之喪將大斂君往巫止于門外祝先入
又云士喪禮亦如此又士喪禮大斂而往巫止于廟門外祝
代之小臣二人執戈先二人後此皆大斂之時小斂及殯更
無文明與大斂同直言巫止無桃茢之文喪大記雖記諸侯
之禮明天子亦然故云已襲則止巫去桃茢也此經所云謂
天子禮故鄭注士喪禮引檀弓云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執
戈以惡之所以異於生也皆天子禮也諸侯臨臣之喪則使
祝代巫執茢居前下天子也以此言之知此文據天子禮也
鄭注士喪禮云諸侯臨臣之喪則使祝代巫執茢亦謂未襲
以前也若已襲之後亦去之與天子同是天子未襲之前
臨臣之喪巫祝桃茢執戈三者並具諸侯臨臣喪未襲之前
巫止祝執茢小臣執戈若既襲之後斂殯以來天子與諸侯
同並巫止祝代之無桃茢案士喪禮君弔之時當大斂之節
而鄭注云巫祝桃茢執戈天子禮也使祝代巫執茢諸侯禮
也以當大斂之時而解為未襲前者以士喪禮未襲之前君
無親弔今大斂君來巫止門外故鄭以未襲之前解天子諸
侯之異必知襲後無桃茢者案喪大記大斂雅有巫止之文

無桃菊之事故注云此已襲則止巫去桃菊下云荆人使公親遂巫先拂柩時荆王以襲二十八年十二月死至明年正月則殯來已久得有始行襲禮巫先拂柩者彼云襲者謂加衣於殯非為尸加衣故下云拂柩及左傳云夜殯而禭是既殯也公以楚人無禮於已故公用天子未襲之前君臨臣喪之法以巫祝桃菊也 ○喪有死之道焉

言人之死有如鳥獸死先王之所難言也 聖道焉 之狀鳥獸之死人賤之

不明說為人甚惡 疏 喪有至言也 ○正義曰此一節論先

之難乃且反 疏 王恐生者惡死者之事言人之喪也

有如鳥獸死散之道焉先王之所難言也散 ○喪之朝也

之義若言其死散則人之所惡故難言也 朝謂遷柩於廟 ○朝

順死者之孝心也 直遙反注及下皆同 其哀離

其室也故至於祖考之廟而后行殷朝而殯

於祖周朝而遂葬 疏 喪之至遂葬 ○正義曰此一

之朝也者謂將葬前以柩朝廟者夫為人子之禮出必告反

必而以盡孝子之情今此所以車載柩而朝是順死者之孝

心也然朝廟之禮每廟皆朝故既夕禮云其二廟則饌於廟

廟下云降柩如初適祖則天子諸侯以下每廟皆一日至遠

祖之廟當日朝畢則為祖祭至明日設遺奠而行 ○其哀離

其室也者謂死者神靈悲哀離其室故至於祖考之廟辭

而後行殷人尚質敬鬼神而遠之則為神故云朝而殯於

祖廟周則尚文親雖亡歿故猶若存在不忍便以神事之故

殯於路寢及朝廟遂葬夫子不論二代得失皆合當代之禮

無所是非以此言之則周人不殯於廟按僖八年致哀姜主

傳云不殯于廟則弗致也則正禮當殯於廟者服氏云不薨

於寢寢謂小寢不殯於廟廟謂殯宮鬼神所在謂之廟鄭康

成以為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故殯 ○孔子謂為明

於廟杜預以為不以殯朝廟未詳孰是 器者知喪道矣備物而不可用也

神與人異道則不相傷 哀哉死者而用生者之器也不始於用殉子

哉 始幾也殺人以衛死者曰殉用其器者漸幾於用人 其

有之

芻靈束茅為人馬謂之靈者神之類○芻初拘反

明器之道也

言與明器同

孔子謂為芻靈者善謂為備者不仁殆於

用人乎哉

備偶人也有面目機發有似於生人孔子善古而非周○備音勇

疏

孔子善古而非周○備音勇
哉○正義曰此一節皆記者錄孔子之言善古非殷周之事故云孔子謂夏家為明器者知死喪之道焉以孝子之事親不可闕故備其器物若似生存以鬼神異於人故物不可用孔子既論夏家之事是又言殷代之非故云可哀哉殷之送死者而用生者之祭器不始於用生人為殉乎哉殆近也謂近於用乎生人為殉所以近者以生人食器而供死者似若用人而殉死人故云近也既言殷代之事將言周代用偶人為非禮故先言明器芻靈後論偶人之事故言其曰明器神明之也死者之物還可用塗車芻靈即明器之物一類自古帝王所制而有之此則豈不可為用故云明器之道也記者記錄孔子之言又說孔子臧否古今得失以其語更端故重言孔子謂古之為芻靈者善謂周家為備者不仁不近於用生人乎哉言近於用生人所以近者謂刻木為人而自發動與生人無異但無性靈智識故云近此云用人前言用殉

殉是已死之人形貌不動與器物相似故言用殉此云用人者謂用生人入壙今備者形貌發動有類生人故云用人上文云塗車芻靈此不言塗車直云芻靈者以其束茅為人與備者相對故不取塗作車也○注備偶至非周○正義曰謂造作形體偶類人形故史記有土偶人木偶人是也云孔子善古而非周者古謂周以前虞以後故上云虞氏瓦棺始不用薪明虞氏以來始有塗車芻靈言非周者謂周為備人如鄭康成之意則周初即用偶人故冢人職言鸞車象人司農注云象人謂以芻為人康成注引此謂為備者不仁是象人即備人也其餘車馬器物猶為塗車芻靈故校人大喪飾遣車之馬及葬埋之鄭注云言埋之則是馬塗車之芻靈是偶人之外猶有塗車芻靈之制雖或用木無機械發動偶人謂之備者皇氏云機械發○穆公問於子思曰為舊君

反服古與

仕焉而已者穆公魯哀公之曾孫○為于子

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

君反服之禮也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

退人若將隊諸淵毋為戎首不亦善乎又何

反服之禮之有言放逐之臣不服舊君也為兵主來

直媿疏穆公至之有○正義曰此一節論不為舊君著服

反而巳者也注云謂老若有廢疾而致仕者兼服其母妻其二

大夫在外其妻長子為舊國君注云在外待放已去者傳云

妻言與民同也長子言未去也注云妻雖從夫而出古者大

夫不外娶婦人歸宗往來猶民也長子去可以無服此則大

待放未去者傳曰大夫去君掃其宗廟言其以道去君而猶

未絕也注云以道去君為三諫不從待放於郊未絕者言爵

祿尚有列於朝出入有詔於國若已絕則不服也以此言之

凡舊君若年老致仕退歸在國不仕者身為之服齊衰三月

并各服其母妻也若三諫不從待放已去而絕者唯妻與長

子服之已則無服若待放未去爵位未絕身及妻子皆為之

服然則去仕他國已絕之後不服舊君而雜記云違諸侯之

大夫不反服則違諸侯之諸侯反服得為舊君服者雜記所

云謂不便其居或辟仇讎有故不得在國者故孟子齊宣王
問孟子云禮為舊君有服何如斯可為服矣孟子對曰諫行
言聽膏澤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疆送至彼國
明其無罪其所往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此之謂三有禮
焉如此者得為舊君反服矣與雜記同鄭注此云仕焉而已
者取喪服第一條謂年老致仕在國者鄭必以第一條解之
者以穆公所問為舊君之反服宜問喪服正禮故以第一條
致仕者解之其實亦兼三諫未絕及有故出在他國者故下
子思云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是也云穆公魯哀公
之曾孫者案者案世本云哀公生悼公靈靈生元公嘉嘉生
穆公不衍是也○注言放逐之臣不服舊君也○正義曰言
放逐之臣者解經中今之君子進人退人不能以禮也如此
者不服舊君謂三諫不從去而已絕及不能三諫辟罪逃亡
言放者則宣元年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是也言逐者則
春秋諸侯大夫言出奔是也○悼公之喪季昭子問於孟敬子

曰為君何食悼公魯哀公之子昭子康子之曾孫名敬

子曰食粥天下之達禮也吾三臣者之不能

敬強敬子武伯之子名捷○捷在接反

敬言出奔是也

敬言出奔是也

敬言出奔是也

敬言出奔是也

居公室也四方莫不聞矣

言鄰國皆知吾等不能居公室以臣禮事君也

三臣仲孫叔孫季孫也

勉而為瘠則吾能毋乃使人疑夫

不以情居瘠者乎哉我則食食

存時不盡忠喪又不盡禮非也

孔子曰喪事不敢不勉。瘠徐在益反夫音扶食食上如字下音嗣。

○衛司徒敬子死

司徒官氏公

子夏弔焉主人未小斂經而往子

游弔焉主人既小斂子游出經反哭

皆以朋友之禮往而

異 子夏曰聞之也與曰聞諸夫子主人未

改服則不經

疏 衛司至不經。正義曰此一節論弔者主人改服乃改服之事。注皆以

至人異。正義曰此唯云經鄭知是朋友者凡弔者主人成服則客乃服弔經今此隨主人主人始小斂未成服而已便出著經故知有總之恩隨主人變如五服親也又至小斂出經反哭與子游前弔弔朋友同也前子游云帶經故知是

朋友此下不云帶知是朋友者凡弔則應弁經環經之屬也此雖不云帶凡單云經則知有帶猶如喪服云苴經檀弓為師二三子皆經而出及朋友 ○曾子曰晏子可謂知

禮也已恭敬之有焉

言禮者敬而已矣

有若曰晏子一

狐裘三十年遣車一乘及墓而反國君七个

遣車七乘大夫五个遣車五乘晏子焉知禮

言其大儉備下非之及墓而反言其既空則歸不留賓客有事也人臣賜車馬者乃得有遣車遣車之差大夫五諸侯七則天子九諸侯不以命數喪數略也个謂所包遣奠牲體之數也雜記曰遣車視牢具。遣奔戰反乘繩證反个古賀反焉於虔反大音泰或他佐反 曾子曰國無道君子恥

盈禮焉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

時齊方奢 疏

曾子至以禮。正義曰此一節論晏子故為矯之是也 非禮以矯齊之事。有子者孔子弟子有若

也聞曾子說晏子知禮故舉晏子不知禮之事以拒曾子也
孤裘貴在輕新而晏子一狐裘三十年是儉不知禮也遣車
一乘者其父晏桓子是大夫大夫遣車五乘其葬父唯用一
乘又是儉失禮也。及墓而反者及墓謂葬時也禮之於孝
子贈幣辭親辭親畢而親情賓客應是送別別竟乃反于時
晏子寔竟則反賓客並去又是儉失禮也。國君七個遣車
七乘大夫五個遣車五乘者此更舉正禮以證晏子失禮也
個謂所包遣奠牲體臂臠也折為七段五段以七乘五乘遣
車載之今晏子略不從禮數是不知也。晏子焉知禮者條
失事已竟故此并結晏子焉知禮也。注言其至非之。正
義曰大儉解三十年一狐裘并及墓而反也偏下解一乘也
下謂其子及凡在已下者也大夫五乘適于三乘今其父自
用一乘則其子更無是偏下也。注及墓至牢具。正義曰
經唯云及墓而反鄭知不以及墓而反而云既窆則歸者晏
子雖為儉約不應極未入壙則歸故云既窆也云不留賓客
有事也者案既夕禮乃窆主人哭踊無筭襲贈用制幣玄纁
束拜稽顙踊如初卒袒拜賓主婦亦拜賓實出則拜送藏器
於旁加見藏苞筭於旁加杭席覆之加杭木實土三主人拜
鄉人乃反哭今晏子既窆贈幣拜稽顙踊訖則還不復拜賓
及送賓之事故云不留賓客有事也云人臣賜車馬者乃得

有遣車者案士喪禮無遣車諸侯之士一命曲禮云三賜不
及車馬故諸侯之士無遣車也若諸侯大夫雖未三命以其
位尊故得有遣車知天子遣車九乘者案雜記諸侯七月而
卒哭天子則九月而卒哭今諸侯七乘故知天子九乘也云
諸侯不以命數喪數略也者案大行人上公九乘侯伯七乘
子男五乘今摠云七乘是不以命數喪事略也引雜記云遣
車視牢具者以證經個與遣車數同故云是牢具也故雜
記注云天子大牢包九個諸侯亦大牢包七個大夫亦大牢
包五個士少牢包三個案既夕禮苞牲取下體鄭注前脰折
取臂臠後脰折取脰是一牲取三體士少牢二牲則六體凡
分為三個一個有二體然大夫以上皆用大牢牲有三體凡
九體大夫九體分為十五段大夫以上皆用大牢牲有三體凡
為二十一體凡七包天子分為二十七段凡九包蓋尊者所
取三體其肉多卑者雖取三體其肉少鄭又云天子遣奠用
馬牲其取个未詳也此遣奠所包皆用○國昭子之母
左胖以其喪禮反吉士虞禮載左胖也

死問於子張曰葬及墓男子婦人安位
子齊

夫子張曰司徒敬子之喪夫子相男子西鄉

婦人東鄉

夾姜道為位夫子孔子也。相息亮反下注同鄉許亮反下皆同依古洽反一音類姜徐

音賤音義隱云羨車道

曰噫毋

噫不寤之聲毋禁止之辭。噫本又作意同于其反毋音無

我喪也斯沾

斯盡也沾讀曰覘覘視也國昭子自謂齊之大家有事人盡視之欲人觀之法其所

為。斯音賜沾依注音覘勅廉反

爾專之賓為賓焉主為主焉

專猶司也

婦人從男子皆西鄉

非也疏國昭至西鄉。正義

曰此一節論葬之在壙男女面位之事。曰噫毋者止于張也子張既相以男子西鄉婦人東鄉而昭子不悟禮意乃曰噫毋得如是男子西鄉婦人東鄉既止于張又自言我居喪也既是齊之大家斯盡也人盡來覘視於我當須更為別禮豈得以依舊禮專猶同也爾當同此婦人與男子一處若婦女之賓為賓位焉與男子之賓同處婦女之主為主位焉與男子之主同處於是昭子家婦人從男子皆西鄉同

伯之喪敬姜晝哭文伯之喪晝夜哭孔子

曰知禮矣

喪夫不夜哭嫌思情性也

文伯之喪敬姜據其牀

而不哭曰昔者吾有斯子也吾以將為賢人

也

蓋見其有才藝

吾未嘗以就公室

未嘗與到公室觀其行也季氏魯之宗卿

敬姜有會見之禮。行下孟反見賢遍反下文不敢見同今及其死也朋友諸臣

未有出涕者而內人皆行哭失聲斯子也必

多曠於禮矣夫

內人妻妾。夫音扶下同本亦有無夫字者

疏矣夫

正義曰此一節論喪夫不夜哭并母知子賢愚之事。斯子也必多曠於禮矣夫。正義曰斯此也曠猶疏薄也言此子平生為行必疏薄於賓客朋友之禮故賓客朋友未有感戀為之出涕者此不哭者謂暫時不哭故上云晝夜哭是也案家語云文伯歎卒其妻妾皆行哭失聲敬姜戒之曰吾聞好外者士死之好內者女死之今吾子早夭吾惡其好內聞也二三婦共祭祀者無加服孔子聞之曰女智莫若公父氏之婦知禮矣與此不同者彼戒婦人而成子之德此論子之惡

各舉一邊。○季康子之母死，陳褻衣。褻衣非上服。陳之將以斂。敬

姜曰：婦人不飾，不敢見舅姑。將有四方之賓

來，褻衣何為陳於斯？命徹之。言四方之賓嚴於舅姑，敬姜者康子

從祖母。從才用反。疏。注：敬姜者康子從祖母。正義曰：案世本悼

肥世本又云：悼子統生穆伯，靖靖與意如是。親兄弟意如是。康子祖穆伯，是康子祖之兄弟，敬姜是穆伯之妻，故云康子

從祖也。○有子與子游立見孺子慕者，有子謂

子游曰：予壹不知夫喪之踊也。予欲去之久

矣，情在於斯，其是也夫。喪之踊猶孺子之號慕。去羗呂反。號戶刀反。子

游曰：禮有微情者，節哭有以故興物者。衰經之制

有直情而徑行者，戎狄之道也。哭踊無節，衣服無制。徑古定

反。禮道則不然。與戎狄異。人喜則斯陶，陶鬱陶也。陶徒刀反。陶

斯咏。咏謳也。咏音詠。謳音謳。木亦作嘔。烏侯反。咏斯猶，猶當為搖聲之誤也。搖謂身動搖也。秦人

猶搖聲相近。猶依注作搖音。遙近附近之近。猶斯舞，手舞。舞斯愠，愠猶怒也。愠

斯戚，戚憤也。愠斯戚，紆運反。此喜怒哀樂相對本。或於此句上有舞斯愠一句，并注皆衍文。憤扶粉反。志一

瑞。戚斯歎，歎吟息。吟本或作吟。魚金反。歎斯辟，辟拊心。辟婢亦反。撫心也。辟

斯踊矣。踊躍。躍羊灼反。品節斯斯之謂禮，舞踊皆有人節乃成禮。

死斯惡之矣，無能也。斯倍之矣，無能，心謂之無所復能。惡烏路反。

倍音佩。下同。復扶又反。是故制絞衾，設萋萋為使人勿惡

也。絞衾，尸之飾。萋，萋棺之牆飾。周禮：萋作柳。絞衾，尸交反。下音欽。萋音柳。妻所甲反。始死，脯

醢之，奠將行，遣而行之，既葬而食之。將行將葬也。葬也。

有遺奠食反虞之祭也。食音嗣注同謂虞祭也。素。有見其饗之者也。自上。

世以來未之有舍也。為使人勿倍也。舍猶廢也。音捨。

故子之所刺於禮者亦非禮之訾也。訾病也。音似。

疏。有子至訾也。正義曰此一節論子游言制禮有節。

反。疏。有子至訾也。正義曰此一節論子游言制禮有節。

游曰予壹不知夫喪之踊也。言我專壹不知夫喪之踊也。何須有節直似孺子慕者其事足矣。予欲去此踊節其意久矣。

斯此也。言孝子之情在於此。小兒直號慕而已。其是也。夫但如小兒其事。即是。何須為哭踊之節。子游乃對之曰。禮有微情者。微殺也。言若賢者喪親。必致滅性。故制使三日而食。哭踊有數。以殺其內情。使之俯就也。何屑云哭踊之情。必發於內。謂之微。微者不見也。有以故與物者。興起也。物謂衰經也。若不肖之屬。本無哀情。故為衰經。使其觀服。思哀起情。企及也。引由外來。故云與物也。然衰經之用。一則為孝子至痛之飾。二則使不肖之人企及。今止說與物。以對微情之故。有直情而徑行者。戎狄之道也。謂直肆已情。而徑行之也。無哭踊節制。乃是戎狄之道。禮道則不然者。然猶如是也。言中。

國禮道則不如是夷狄也。人喜則斯陶者為明。踊次節而踊由心哀。故此以下極言哀樂之本也。喜者外竟會心之謂也。斯語助也。陶者鬱陶鬱陶者心初悅而未暢之意也。言人若外竟會心。則懷抱欣悅。但始發俄爾。則鬱陶未暢。故云斯陶也。爾雅云鬱陶。繇喜也。何屑云陶懷喜未暢。意也。孟子曰鬱陶以思君。陶斯咏者咏歌咏也。鬱陶情轉暢。故口歌咏之也。咏斯猶者。搖動身也。咏歌不足。漸至自搖動身體也。猶斯舞者。舞起舞也。搖身不足。乃至起舞。足蹈手揚。樂之極也。舞斯愠者。愠怒也。外竟違心之謂也。凡喜怒相對。哀樂相生。故若舞而無節。形疲厭倦。事與心違。故所以怒生。怒生由於舞極。故云舞斯愠也。故曲禮云樂不可極。即此謂也。何增云樂終則愠起。非始之愠相連繫也。愠斯戚者。戚憤恚也。怒來戚心。故憤恚起也。此句對喜斯陶也。戚斯歎者。歎吟息也。憤恚轉深。故因發吟息也。此句對陶斯咏。歎斯辟者。辟撫心也。歎息不泄。故至撫心也。此句對咏斯猶。辟斯踊矣者。撫心不泄。乃至跳踊。奮擊亦哀之極也。此句對猶斯舞也。品節斯斯之謂禮者。品階格也。節制斷也。斯此也。此之謂於哀樂也。若喜而不節。自陶至舞。俄頃不愠。生若怒而不節。從戚至踊。踊極則笑。故夷狄無禮。朝頌夕歌。童兒任情。俛啼欵笑。今若品節。此二塗使踊舞有數。有數則久長。故云。

記疏卷九

此之謂禮如鄭此禮本云舞斯愠者凡有九句首末各四正
明哀樂相對中央舞斯愠一句是哀樂相生故一句之中有
舞及愠也而鄭諸本亦有無舞斯愠一句者取義不同而鄭
又一本云舞斯蹈斯愠益於一句凡有十句當是後人所
加耳亦不得對而虛禮本亦有舞斯愠之一句而王禮本又
長云人喜則斯循循斯陶既與虛鄭不同亦當新足耳。人
死斯惡之矣者以上明辟踊之節以下明飾喪以奠祭之事
人死斯惡之者以人身既死形體腐敗故惡之故倍之以其
恐惡之故制絞紼衾設萎妻以飾之故使人勿惡也以其恐
倍之故始死設脯醢之奠以至於葬將行之又設遣奠而行
送之既葬反哭設虞祭以食之雖設奠祭未曾見其死者而
饗食之也既不饗食自世以來未之有舍此奠祭而不為
者也所以設奠祭者為使人勿倍其親故也禮意既然而不可
無節故子之所譏刺於禮有踊節者亦非禮之病害也言哭
踊有節正是禮之所宜非禮之病上有若見孺子之慕唯譏
哭踊有節不譏絞衾奠祭之事子游祗應答以辟踊即止今
更陳絞衾脯醢之事者以有若之意欲直同孺子生者不節
其哀死者不加其飾故子游既言生節哀遂說死者加飾備
言禮之節制與
夷狄不同也

○吳侵陳斬祀殺厲

厲祀神位有屋樹者厲疫病吳侵陳以

魯哀元年秋
○疫音役

師還出竟陳大宰嚭使於師夫差

謂行人儀曰是夫也多言盍嘗問焉師必有

名人之稱斯師也者則謂之何

大宰行人官名也夫差吳子光之子

盍何不也嘗猶試也夫差修舊怨庶幾其師有善名。還音旋竟音境大音泰注及下文注大宰大帥大史大廟大傅皆同嚭普彼反使色吏反夫差音扶下

伐者不斬祀不殺厲不獲一毛

獲謂係虜之二毛鬢髮斑白。斑伯

今斯師也殺厲與其不謂之殺厲之

師與

欲微切之故其言似若不審然正言殺厲重人。與音餘下及注有此與同

曰反爾地

歸爾子則謂之何

子謂所獲民臣

曰君王討敝邑之罪

又矜而赦之師與有無名乎

又微勸之終其意吳楚僭號稱王

疏

吳侵至各乎。正義曰此一節明征伐不合斬祀殺厲之事。各依文解之。注吳侵至年秋。正義曰知者案左傳吳伐楚使召陳懷公懷公朝國人而問焉曰欲與楚者右欲與吳者左陳人有田從田無田從黨逢滑當公而進曰楚未可棄吳未可從陳懷公遂不從吳子光之召至今夫差克越乃脩先君之怨秋八月吳侵陳脩舊怨是其事案哀六年吳伐陳鄭知非六年者稱伐不云侵哀元年經雖不見傳云吳侵陳與此文同俱云侵故為哀元年。夫差至之何。夫差既見陳大宰嚭來謂行人之官名儀曰是夫也多言夫謂大宰嚭言是大宰嚭也博聞強識多有所言蓋何不也嘗試也何不試就問焉我脩先君之怨而與此師必有善名在外衆人稱此師也則謂之何欲令行人儀以此辭而問大宰嚭也。注大宰至之子。正義曰據周禮有大宰卿一人又有大小行人故知大宰及行人皆官名此大宰嚭與吳大宰嚭名號同而人異也云夫差吳子光之子者世本及吳世家文也。古之侵伐者不斬祀不殺厲不獲二毛。此謂以至勝攻至暴用兵如此若兩軍相敵則不然左傳云雖及胡耆獲則取之大宰嚭特舉古之善以駭吳師之惡。注正言殺厲重人。正義曰以其殺人故重於斬祀若其不殺直拘囚人而已則輕也故穀梁傳云苞人民歐牛馬曰侵斬樹木壞宮室曰伐

是侵輕而伐重也。師與有無名乎者既反地歸子其事既善師豈有無善名乎言必有善名也與是語辭。注又微勸之終其意。正義曰上以微切之謂譏斬祀殺厲今復勸之反地歸子故言又也。因吳王反地歸子則云師有善名是微勸之也終其意者上譏切斬祀及殺厲是初有其意欲吳哀矜既得吳哀矜則云師有善名是終竟其欲哀矜之意。

顏丁善居喪 魯人始死皇皇焉如有求而弗

得及殯望望焉如有從而弗及既葬慨焉如

不及其反而息

從隨也既憊貌。慨。疏。顏丁至而息皆愛反憊皮拜反。正義曰此一節論孝子居喪哀殺有漸之事。始死皇皇焉如有求而弗得者皇皇猶彷彿如所求物不得上檀弓云始死充充如有窮謂形貌窮屈亦彷彿求而不得之心彼此各舉其一。及殯望望焉如有從而弗及者謂殯後容貌望望焉如有從而弗及人後行而不及之上檀弓云既殯望望焉如有從而弗及亦同也但始死據內心所求殯後據外貌所求故此經始死求而不得據內心也上檀弓云既殯求而不得據外貌也。既葬慨焉如不及者謂既葬之後中心悲慨然如不復所及

既不可及。其反而息者上殯後云從而不及似有可及之
理既葬慨焉如不及謂不復可及所以文異也上檀弓云既
葬皇皇如有望而不至此謂既葬慨焉如不及亦同也此始
死皇皇者是皇皇之甚故云如有求而弗得上檀弓云既葬
皇皇是輕故云望而不至此既葬則止不說練祥故葬後則
慨然上檀弓葬後更說練祥故云練而慨然祥而廓然但親
之死亡哀悼在心初則為甚已後漸輕皆有求而不得望而
不及但所據有淺深耳殯後雖據外貌亦猶哀在內心但稍
輕耳故鄭注上檀弓云皆哀悼在心之貌

○子張問曰書云高宗二年

不言言乃謹有諸

時人君無行三年之喪禮者問有
此與怪之也謹喜說也言乃喜說

則民臣望其言久
謹音歡說音悅下同

仲尼曰胡為其不然也古者

天子崩王世子聽於冢宰二年

冢宰天官卿貳
王事者三年之

喪使之
聽朝

疏

子張至三年。正義曰此一節論世子遭喪冢
宰聽政之事。言乃謹者尚書無逸云言乃雍

雍謹字相近義得兩
通故鄭隨而解之

○知悼子卒未葬

悼子晉大夫
荀盈魯昭九

年卒。知
音智下同

平公飲酒

與羣臣燕平公晉
侯彪。彪彼蚪反

師曠李調

侍

侍與君飲也燕禮記曰請旅侍臣
李調如字左傳作外嬖嬖叔

鼓鐘

樂作也燕禮
實入門奏肆

夏既獻而樂闋獻君亦
如之。闋古宥反止也

杜蕢自外來聞鐘聲曰安

在

怪之也杜蕢或作屠蒯。
蕢古怪反注蒯同屠音徒

曰在寢

燕於
寢

杜蕢入寢

歷階而升酌曰曠飲斯又酌曰調飲斯又酌

堂上北面坐飲之降趨而出

三酌皆罰。曠飲於
鵠反下飲斯飲之飲

曠飲調飲
寡人皆同

平公呼而進之曰蕢曩者爾心或開

予是以不與爾言

曩也謂始來入時開謂諫爭有
所發起。曩乃黨反嚮本亦作曩

同許亮反爭
爭鬪之爭

爾飲曠何也曰子卯不樂

紂以甲子
死桀以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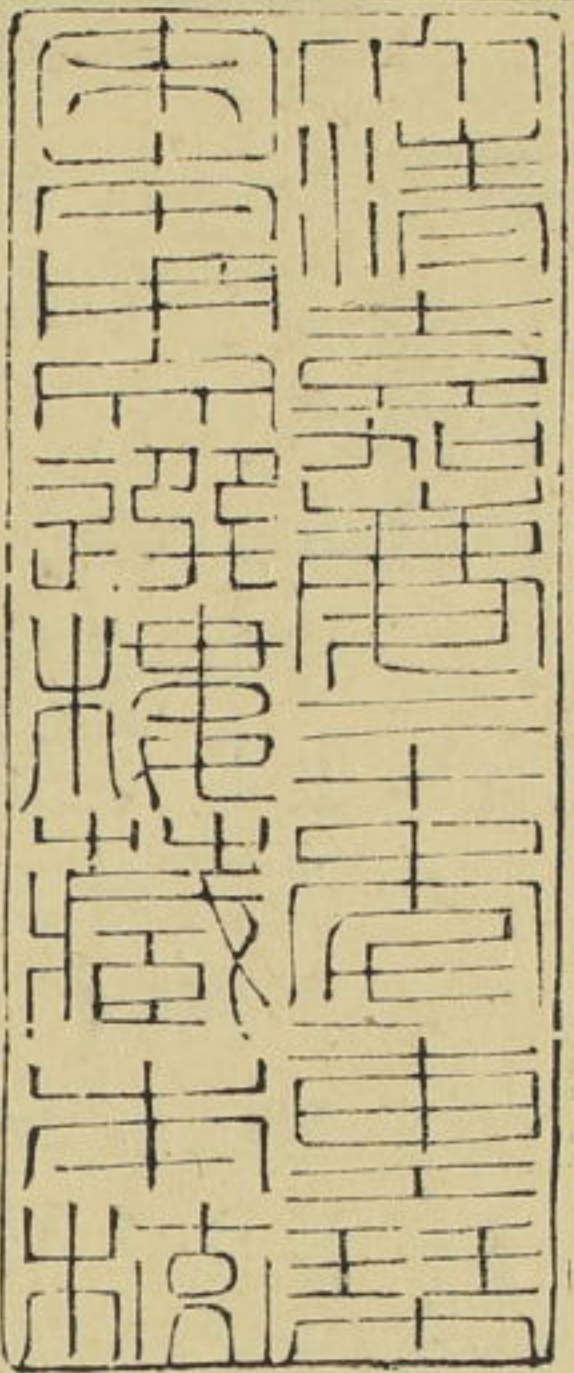
卯亡王者謂之疾日不以舉樂為吉事所以自戒懼。子卯
不樂如字賈逵云桀以乙卯日死受以甲子日亡故以為戒

之心或開發於子望汝有諫是以不與汝言。注紂以甲子死桀以乙卯亡。正義曰案尚書時甲子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又史記云兵敗紂自焚而死是紂甲子死也案昭十八年二月乙卯周毛得殺毛伯過而代之葢弘曰毛得必亡是昆吾稔之日也詩云韋顧既伐昆吾夏桀同誅昆吾既乙卯而亡明桀亦以乙卯被放也鄭司農注春秋以為五行子卯自刑非鄭義也今所不用也。斯其為子卯也大矣者言棹子喪在堂此比其為子卯之忌大矣言棹子之喪大於子卯。為一飲一食忘君之疾是以飲之也者調是君之變褻之臣臣當規正君過唯欲行燕會貪求一飲一食忘君違禮之疾而不諫是以飲之。非刀匕是供又敢與知防者賈言調是君之變褻臣也當規正君憂疾言已身是宰夫亦當規正於君若非因刀匕是共又敢與知防諫之事皇氏云非不也杜賈言各憂其事宰夫不以刀匕是共乃又敢與諫爭越官侵職是以飲也。注舉爵至得之。正義曰知揚解是舉爵於君以上云平公曰寡人亦有過焉酌而飲寡人即云杜賈洗而揚解故知舉爵於君案燕禮獻君之後行酬之初賈者謂燕禮大射凡舉爵皆為賤此云揚解鄭云揚舉也揚作禮云賤故鄭云賤送也揚騰義得兩通但此云杜舉揚訓為

舉故揚近得之此謂舉為得也。公謂至杜舉。公謂侍者云我死之後則必無廢棄此爵恒當留之為後鑒戒當時在未獻之前故又語侍者云至于今既畢獻之後此所揚之解是謂之杜舉表明此爵實杜賈所舉。注畢獻獻賓與君。正義曰知獻君與賓者與杜賈此事舉爵在燕禮之初賈主既入得杜賈之言不可即廢唯獻君與賓燕事則止皇氏以為至於今謂記錄之人至於今為記之時謂之杜舉春秋云晉侯飲酒樂膳宰屠蒯趨入請佐公使尊許之而遂酌以飲工曰女為君耳將司聰也辰在子卯謂之疾日君徹宴樂學人舍業為疾故也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也弗聞而樂是不聰也又飲外嬖嬖叔曰女為君目將司明也服以旌禮以行事事有其物物有其容今君之容非其物也而女不見是不明也亦自飲曰味以行氣氣以實志志以定言言以出令臣實司味二御失官而君弗命臣之罪也案春秋與此小異亦所問不同或二文互相足也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九

禮記注疏卷第九



江西南昌府學棧

禮記注疏卷九按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九

惠棟按宋本禮記正義卷第十二

檀弓下第四

君之適長殤節

大功之殤小從上

闕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小作中宋監本岳本嘉靖本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案作中是也正義可證

君之至一乘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及天子中士下士也

闕監毛本作天此本天誤大

文主天子大夫

監毛本作主衛氏集說同此本主誤王闕本同下文主諸侯之士同闕監毛本作牢此本誤年

上公饗餼九牢

嫡與稱公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與作亦

公之喪節

公之至長杖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君於大夫節

君於至如之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至平生待賓客次舍之處

閩監毛本作賓此本賓誤殫

十有二步之嫌

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十有作有十

五十無車者節

五十至弔人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所以時不許越疆而弔人者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時作特

恐增衰恐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下恐作惡衛氏集說同

季武子寢疾節

明已不與也

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惠棟按宋本已作己是也衛氏集說同宋監本亦作己

季武至而歌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論季武子無禮矯固正之事

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無禮作強僭

故此著齊衰入大夫之門

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無齊字衛氏集說作著衰入大

夫之門亦無齊字

彼文黠字作箴

閩本同監本作箴毛本誤箴

大夫弔節

辭猶告也

閩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按宋本同宋監本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監毛

本告誤去

大夫至受弔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時來弔襚不出

閩監本同毛本時誤待與儀禮士喪禮注不合考文引宋板作時

及喪家典舍之人

閩本同惠棟按宋本同衛氏集說同監毛本舍誤舍

當特弔於家

閩本同惠棟按宋本同衛氏集說同監毛本特誤時

妻之昆弟節

妻之至哭之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禮女子適人者

惠棟按宋本同衛氏集說同閩監毛本子字重○按重子字是也

為昆弟為父後者不降

衛氏集說同閩監毛本弟下有之字與儀禮喪服合

冠尊不居肉袒上

衛氏集說同宋本亦同閩監毛本袒下有之字考文云宋板肉作內誤

必先免故凡哭哀則踊

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必先免作必先去冠而加免非

述所哭之由

惠棟按宋本作由衛氏集說同此本由誤市閩監毛本作事非也

申祥之哭言思

閩監本同衛氏集說同毛本祥作詳

子張死節

子張至與哉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以其至非之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作以其無服非之

有若之喪節

有若至由左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則惟賓主居右

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惟作推衛氏集說作則推賓居右續通解同

齊穀王姬之喪節

齊穀至之服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為齊桓公夫人 閩監毛本作桓此本桓作相下非齊桓公夫人者同

喪服大功章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喪上有案字

案服小記云 閩本同惠棟按宋本案下有喪字此本喪字脫耳監毛本改案作喪非也

晉獻公之喪節

亡國恒於斯得國恒於斯 閩毛本同石經同監本作恒岳本作恒嘉靖本作恒衛氏集說同

雖吾子儼然在憂服之中 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石經儼字闕釋文出儼

然云本亦作儼正義本作儼

孺穉也 岳本同嘉靖本同閩監毛本穉作穉衛氏集說同釋文出穉也云本又作稚考文引古本作孺猶穉也○按穉稚古今字

疏晉獻至君義 此節疏在以辱君義之下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云晉獻至君義

疏文一則在下節則遠利也之下

他志謂私心 此五字在起而不私之下惠棟按宋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閩監毛本移置上以辱君義

之下又私字惠棟按宋本作利宋監本同岳本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續通解同

稽顙至遠利也 惠棟按宋本無此六字

埽除宗廟定社稷 惠棟按宋本作埽除此本埽除誤婦祭閩監毛本誤歸祭按考文但云宋

板歸作埽不云祭作除非

帷殯節

帷殯至始也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案張逸荅陳鏗云 閩本同惠棟按宋本同監毛本鏗誤鑑

喪禮節 惠棟按云喪禮節復盡愛節拜稽顙節飯用節銘明旌節奠以節辟踊節袒括節弁經節有敬節歆主人節反哭節反哭之弔節孔子節葬於節既封節既反哭節葬日節是日節殷練節宋本合為一節

喪禮至者也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復盡愛之道也節

禮復者升屋北面 此本此下與釋文相接處脫一。

復盡至義也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拜稽顙節

稽顙者觸地無容 閩監毛本同岳本同衛氏集說同嘉靖本者作首考文引古本容作答下有也字按答字非也

正義曰孝子拜賓之時 惠棟按宋本無正義曰三字

飯用米貝節

飯用米貝 閩監毛本作貝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此本貝誤貝注疏同

正義曰死者既無所知 惠棟按宋本無正義曰三字

故用米美善焉爾 閩監毛本同浦鐘按米下補貝字

祝淅米于堂 閩監毛本作淅此本淅誤淅

祝受米奠于貝北 閩監毛本作貝北此本貝北誤貝此

故士喪禮云稻米一豆 閩監毛本作云此本誤元

大喪共飯玉含玉 閩監毛本如此衛氏集說同此本上玉誤玉

何休注公羊云 閩監毛本如此此本云字誤在公上盧文弼按刪云字疑依北宋本

大夫以碧

閩監毛本碧作璧盧文弨云本書作大夫以碧

又禮緯稽命徵

閩本同考文引宋板同監本徵誤微毛本同脫緯字

含以貝

閩監毛本作以貝此本以貝誤此具

銘明旌也節

神明之精

閩監毛本同嘉靖本同惠棟按宋本精作旌宋監本岳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引是利本同

不可別形貌不見

惠棟按宋本岳本宋監本嘉靖本同閩監毛本可誤見衛氏集說作不可別謂形貌不見也考文引古本足利本亦作不可別

謂重與奠

閩監毛本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釋文出重與奠也云本作重與奠與考文引古本謂

重與奠下有也字正義云故云重與奠也疑正義本與釋文本本同無謂字有也字

虞主用桑

閩監毛本作用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此本用誤羽

周主重徹焉

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石經考文提要云坊本重徹二字倒置案

陳澧集說本作徹重誤也宋大字本宋本九經南宋巾箱本余仁仲劉叔剛本俱作重徹

銘明至徹焉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作銘明旌也

正義曰按士喪禮

惠棟按宋本無上三字

愛之斯錄之矣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無此六字

亦得總焉於明旌之義

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作亦得總為明旌之義

以解節旌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節作銘是也

猶若吉祭木主之道

閩監本同毛本本誤本衛氏集說亦作木考文引宋板同

春秋孔悝為禘主

監毛本如此此本悝誤理禘誤禘閩本禘亦誤禘

重與柎相近

閩監毛本柎作柎

謂虞祭之末也

閩監毛本作祭此本誤際

俱是喪主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喪作桑

祔而作主謂喪主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喪作桑

以卒哭日成事

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日作日

故顯考謂高祖也

閩監毛本同浦鐘云故衍字

其主之狀范人云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人作甯

奠以素器節

正義曰奠謂始死至葬之時

惠棟按宋本無正義日三字

遂論虞祭之後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論上有廣字衛氏集說同

於主人自盡致孝養之道焉爾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無於字

哀則至以飾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作哀則以素敬則以飾

辟踊節

有筭

閩監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衛氏集說同毛本筭作算注同疏同

正義曰撫心為辟

惠棟按宋本無正義日三字

袒括髮節

正義曰言袒衣括髮者

惠棟按宋本無正義日三字

弁經葛而葬節

天子諸侯變服而葬冠素弁

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天上

有故字衛氏集說冠上有故字皆以意增正義云云天子諸侯變服而葬者是天上無故字也云冠素弁以葛為環經者是冠上無故字也

正義曰葬時居喪

惠棟按宋本無正義曰三字

故云交神之道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交作接與注

檀弓定本

閩監毛本作定此本定作足

歆主人主婦室老節

正義曰此一節

惠棟按宋本無正義曰三字

反哭升堂節

正義曰謂葬窆訖

惠棟按宋本無正義曰三字

反哭之弔也節

封當至棺也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作封當為窆窆下棺也

知非既封土為墳者

閩監毛本作土此本土誤土下實十三同

葬於北方節

正義曰上之訓往

惠棟按宋本無正義曰三字

既封節

贈以幣送死者於壙也

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幣下有帛

字

既封至虞尸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作既封主人贈無下正義曰三字

主人贈用制幣元纁束帛也

閩監毛本同浦鐘云帛衍文按浦鐘云衍文與既夕

禮合然疏家正不必拘也

既反哭節

正義曰此謂既窆之後事也

惠棟按宋本無正義曰三字

言以父母形體所託惠棟按宋本作託此本誤註閩監毛本在亦非

案周人尚赤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案作蓋

葬日虞節其辭蓋曰同閩監毛本辭作辭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

又雜記云內此天子七月而葬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無又雜記云四字內作約衛氏集說同

則大夫五虞當八日閩監本同毛本大誤六考文引宋板作大

大夫以上卒哭者去虞相校兩月閩監本同毛本校作校無者相二字。按毛本全書皆作校避所諱也

崔又一解虞後卒之前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卒下有哭字是也

是日也節

虞禮所謂他用剛日也閩監毛本同岳本同惠棟按宋本也作者嘉靖本同考文引足利本

其變至歸也。閩監毛本如此此本變誤安也上脫歸字無。惠棟按宋本無下正義曰三字

即喪服小記所云赴葬者惠棟按宋本作所云衛氏集說同此本所云二字闕閩監毛本作篇云按篇字非也

哀薦日成事閩監毛本日作曰下哀薦日成事同

他謂不及時而葬者惠棟按宋本作謂衛氏集說同此本謂誤用閩監毛本同

至常葬之月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常作當

其祝亦稱哀薦云成事焉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云作曰衛氏集說云焉二字無

期而神之人情

惠棟按宋本此下標禮記正義卷第十
二終記云凡二十三頁

君臨臣喪節

惠棟按宋本自此節起至季康子之母
死節止為第十三卷首題禮記正義卷

第十三

為有凶邪之氣在側

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
集說同釋文出凶耶云下注同

則止巫去桃茆

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盧文弼云
足利古本巫下有祝字非案正義云祝代

巫而入又云巫止于門外祝先入是巫止而祝不止也足
利本非盧按是

君臨至生也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無巫祝執桃茆之事

閩監毛本作事此本事字闕

又云士喪禮亦如此

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無士字
盧文弼云或是無云字下又士喪

禮大斂而往似當作又大夫士既殯而君往焉

荆人使公親禭

監毛本作荆此本荆誤荆閩本同

喪有死之道焉節

監毛本作荆此本荆誤荆閩本同

喪有至言也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喪之朝也節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喪之至遂葬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孔子謂為明器者節

東茅為人馬

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
惠棟按宋本馬作焉宋監本同考文引古本

馬下有焉字釋文亦云東茅為人馬曰芻靈

謂為備者不仁

石經惠棟按宋本岳本宋監本嘉靖本閩本
同衛氏集說亦作仁監毛本仁誤二

殆於用人乎哉

閩本同監毛本殆上有不字石經同岳本同
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

有似於生人

閩本同宋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監毛本有字脫惠棟按宋本亦有有字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

孔子至乎哉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記者記錄孔子之言

閩監毛本下記作既考文引宋板作記衛氏集說無此記字按集說

是也

謂刻木爲人而自發動

惠棟按宋本亦作而自閩監毛本而自改面目非

穆公問於子思節

惠棟按云穆公節悼公節宋本合爲一節

退人若將隊諸淵

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石經隊作墜考文引古本同釋文出將隊云本又作墜

穆公至之有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以道去君爲三諫不從

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爲作謂與儀禮喪服注合

未絕者言爵祿尙有列於朝

閩監毛本作未此本未字闕

或辟仇讐

惠棟按宋本作讎此本讎誤雖閩監毛本作難亦非衛氏集說作或辟寇讎

案者案世本云

惠棟按宋本閩監毛本無案者二字是也

謂三諫不從去而已絕

閩監毛本作謂此本誤諫

悼公之喪節

母乃使人疑夫不以情居瘠者乎哉

閩本同石經同岳本同衛氏集說同監毛本母

誤母嘉靖本同

衛司徒敬子死節

衛司至不經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此雖不云帶凡單云經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無帶凡單云四字盧文弼云宋本脫四字非也

曾子曰晏子節

晏子一狐裘三十年

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石經三十合作卅

喪數略也

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喪數作喪禮足利本作喪數禮

曾子至以禮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大儉解三十年一狐裘

閩本同監毛本年一二字誤倒考文引宋板作年一

下謂其子及凡在已下者也

閩監本同毛本及誤反考文引宋板作及

藏苞箝於旁加杭席覆之

閩監本同毛本旁下有加折御之四字盧文弼云宋本無

此四字毛有之是也又閩監毛本杭皆作抗亦是也衛氏集說同下加杭木實土同

乃得有遣車者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無者字

一个有二體

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二下有个字

國昭子之母死節

夾羨道為位

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釋文夾本作俠

專猶司也

惠棟按宋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閩監毛本同司誤同岳本同浦鏗云司誤同疏內亦誤同

從六經正誤按

國昭至西鄉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專猶同也

監毛本同閩本猶字闕惠棟按宋本同作司盧文弼云下爾當同此同亦當作同

穆伯之喪節

惠棟按云穆伯節季康子節宋本合為一節

嫌思情性也

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思作私性作勝

內人妻妾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妾下有也字惠棟按宋本妾作室盧文弨云宋板古本俱作妻室不必從

穆伯至矣夫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女智莫若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按宋本若下有婦字案今家語本亦作女智莫若婦

季康子之母死節

褻衣非上服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足利本上作正

悼子紀生平子意如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紀作紀

有子與子游立節

陶鬱陶也閩本同監毛本鬱作鬱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疏同

舞斯愠愠斯戚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釋文出愠斯戚云此喜怒哀樂相對

本或於此句上有舞斯愠一句并注皆衍文正義本有舞斯愠一句并注其所稱鄭此禮本鄭諸本鄭又一本盧禮本王禮本綜論最為詳覈惠棟九經古義但據釋文而不及正義疎矣

哭踊之情必發於內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必作心續通解同

怒來戚心故憤恚起也惠棟按宋本亦作戚閩監毛本戚作觸

此之謂於哀樂也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謂下有禮生二字續通解同

俄頃不愠生閩本同監毛本不作而衛氏集說傾不作頃而是也考文引宋板同

朝殯夕歌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殯作殯衛氏集說同

明飾喪以奠祭之事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以作及衛氏集說同

故使人勿惡也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故作欲衛氏集說同

又設遣奠而行送之閩本同惠棟按宋本同監毛本遣誤遺衛氏集說無行字

故子游既言生節哀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生下有者字衛氏集說同

吳侵陳節

陳大宰嚭使於師

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石經嚭作詒下同

盍嘗問焉

閩監毛本同嘉靖本嘗作嘗衛氏集說同毛本作嘗石經作嘗岳本同注同

獲謂係虜之

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係作繫

正言殺厲重人

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正作止人下有也字

吳侵至名乎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雖及胡耆獲則取之

閩本作者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宋板同此本耆誤者字閩毛本同

直拘囚人而已則輕也

惠棟按宋本作則此本則字闕閩本同監毛本作故非

苞人民歐牛馬曰侵

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歐作毆

顏丁善居喪節

既憊貌

閩本同監毛本既作慨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

顏丁至而息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如所求物不得

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如下有有字

亦彷徨求而不得之心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心作意

行而不及之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之下有貌字

子張問曰節

則民臣望其言久

惠棟按宋本宋監本岳本嘉靖本同衛氏集說亦作言閩監毛本言誤長

仲尼曰

閩監毛本作尼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此本尼作尼案上尼父字不作尼此歧出

子張至三年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知悼子卒節

禮揚作騰宋監本岳本嘉靖本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騰作騰衛氏集說同下騰送也同段玉裁云說文佚送也佚即騰字騰非是

知悼至杜舉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揚作騰者

考文引宋板同閩監毛本騰作騰是也下揚騰義得兩通同餘俱不作騰

為後鑿戒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後下有世字續通解同

與杜蕢此事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與作以

春秋云晉侯飲酒樂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秋下有傳字

服以旌禮禮以行事

閩監毛本如此此本脫一禮字

禮記注疏卷九按勘記

